



溫瑞安 四大名捕探案系列 (卷一)

少年追命

溫瑞安 著



武侠小说系列简介

何家和

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的许多特色，以下是其中的五个方面：

（一）他在中国大陆、港、台、新、马及海外华人地区被誉为：“在金庸、古龙之后，唯一能为武侠小说创作“独撑大局的人”。

（二）他坚持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写作凡二十五年，同时也是把“通俗文学精致化”和“精致文学通俗化”的主将，所以，他的通俗（包括武侠）作品常在高质文学杂志中发表，其纯文学创作亦能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真正打破了严肃和通俗作品的禁区与隔碍。

（三）由于他原是一位诗人与散文家、文学评论者，之后才转而从事武侠创作，所以他大量运用新诗、现代诗的语言与意象于武侠小说中，且在作品里不断地运用和试验电影镜头、绘画构图、音乐节奏等技巧与手法，尝试为未来的武侠创作另辟蹊径。

（四）他的武侠小说在1992年正式风靡中国大陆，掀起了“温瑞安热”；1993年还卷起了“温瑞安旋风”，在短短一年之内，翻版、盗印、伪作推出超过120种。他的写作风格一新武侠小说原貌，在香港被称为“超新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则给称作“现代派武侠小说”，无论是什么名称，这一种讲究文字运用、注重文学技巧、重侠义情操、敢创新求变的，且把生平经历、身边人物、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武侠作品，皆统称为“温派武侠小说”。

（五）他出道极早，8岁时开始在大马、香港发表诗作，13岁开始主编刊物，16岁开始发表“四大名捕”系列的武侠小说，大学时代即在台湾创办诗社、文社、武术集团和杂志社，是目前唯一出生于马来西亚，成名于台湾，寄居于香江，红遍中国大陆，能兼写各种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迄今才刚届四十岁的武侠小说家。

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与特色，我们以严谨与期许的心情，有计划地向大家推介温氏武侠小说系列，分享这一份愉悦与殊荣。

事事无忧事事忧

铁手知道何平会出手的。

会向他出手的。

可是他绝对 / 根本 / 从未想到这时候向他出手的会是：

诸葛先生！

诸葛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揉身扑近，左手中食二指直取他双目，右手曲成豹掌，反托他鼠蹊，右足急蹴他左太阳穴，在袖如刀飞切他的咽喉。

——诸葛先生竟向他下辣手！？

（诸葛先生居然向他下的是毒手！？）

铁手长吸了一口气。

他立桩、开马、沉、吸气、收丹田。

但没有出掌。

也没有出手。

他不动。

不动如山。

只大喝了一声：

“开！”

映象立即破碎、淡去、然后幻灭。

诸葛先生仍微笑跌坐于伏虎罗汉之旁。他压根儿就没有动过。

铁手那一声大喝，喝碎了假象。

喝出了何平一剑刺来。

剑身弯曲。

如蚯蚓。

——这一把正是蚯蚓剑。

铁手空手接剑。

他接下了这一剑。

剑突然变了，软了。

剑缠在他手上。

剑变成了一条蛇。

毒蛇。

蛇就一口咬在他的手背上。

铁手又喝了一声：

“开！”

崩地一声，蛇破空飞去，半空化作一道弯曲的白光。

何平长天飞起，白光又落回他的手上。

他脸上出现了一种他那种人十分鲜见的狠色。

他一脚踹一尊罗汉。

那是一个怪罗汉。

他衣襟敞开，露出一个青面獠牙的人头，何平这一脚，竟把罗汉蹴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人扑向铁手，而且一头——不，两头——就向铁手撞了过去。

铁手双手一托，抵住了两个比铝铁还重的头颅。

这时候，何平已一连数脚，踢下了也踢“活”了几名罗汉：

一个罗汉，有东南西北四张脸，一张脸笑，一张脸哭，一张脸不哭不笑，一张脸又哭又笑。他乍哭乍笑的出拳递脚，攻向铁手。

一个罗汉，有一条极长极长的舌头，还有一条极长极长的尾巴，他的尾巴和舌头，成了他身上的两道鞭子，直向铁手砸来。

一名罗汉，肩下生的是一对脚，在走的是一双手，他就用双脚攻向铁手。

另一名罗汉，鼠蹊上长了一朵七色的花，花蕊有一方古鉴，朱红带青，竟万蕊飞出，印向铁手。

更有一名头陀，忽然撷下自己的头，飞砸铁手，而在断头处，竟长出了一把金色的雨伞来。

这样怪的打法和这样诡异的场面，换作别人，不吓死都会给扰乱得六神无主。

铁手只见招拆招，忽吐气扬声，默运玄功，双掌一催，大喝道：

“开！”

狂风乍起，宛若百十丈风火云雷，排山倒海，骇浪飘风，怒鸣突起，就在这刹间，他已一个箭步，直闯过十几名怪罗汉的围攻，离何平只一步之遥，掌出声扬：

“何平，你若要取我，先拿点真本领来！”

何平见几次施绝招，都迷他不倒，眼见已抢近身来，避已不及，只好接他一掌。

“格”的一声，何平的手臂折了，再“格”的一声，腿胫也断了，又同时“格格”两声，颈椎和腰脊一齐折断。

何平瘫软于地。

铁手也不愿下此重手，心里难过，同时也吃了一惊，就在这时，剑风到了。

自后而至。

剑只一招。

但有三十七抽二十九送。

这是何平的绝门刀法化为剑法的秘法。

这时候，铁手才发现瘫痪在地上的，只是一尊泥菩萨而已！

这骤变奇而急，饶是铁手步步为营，着着当心，但在稍错愕自己杀了人之际，何平的抽送刀法已化作绝毒剑影，连刺他背门、后脑、腰肋。

忽听诸葛先生一拍伏地虎头，叱道：

“羊！”

铁手当即醒领。

其实开和关，只一线。

——道是没有门的，所以谁都可以进去，但谁没有悟道都进不去；同样，因为没有门，所以任何地方随时都是入口。

铁手听了诸葛这一叱，乍然而悟，一时间，四大五蕴、三十六穴，同时封闭，回身瞪目，双手一合，拍住了剑。

何平连攻六十六剑，但有六十五剑，是剑尖到了铁手衣上半分之处，竟给一种无形的罡气生生托住，扎不进去，他正要把力量全聚于一剑之际，剑却已给挟住了。

铁手的手如铁。

剑刺不入铁的手。

也抽不出来。

何平知道自己若不弃剑，就危殆。

如果弃剑，这把“蚯蚓剑”仗以成名，是丢不得的。

就在这一刹间，何平想要施展当日自战僧处学得的“四十一仰五十七伏”。

然而同在一刹，铁手已放了手。

而且还心平气和的问：

“你要走了吗？”

何平只觉一阵血气翻腾，一时心浮意燥，强立步桩，但他居然还可以强敛心神，强抑体内浮躁气动，苦笑说了一句：

“这儿我还能留吗？”

铁手平和的问：“哪儿去？”

何平长吸一口气，“既杀不了，便随他去，反正处处无家处处家。”

铁手和平的道：“其实事事无优事事忧，如果不是先生一声喝破，我也可能抓不住你的千剑万剑。”

何平这时已然平伏，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我的千剑万剑只一剑，就算诸葛不来喝破，我的剑的杀力还攻不破你的真身。”

他惨笑道：“所以，我已尽力，但功败垂成，今晚，这儿，已没有我的事了。”

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他已尽力刺杀，但赢不了铁手，更毋论诸葛了。

所以现在没有他的事了。

而今只有梁自我了。

在铁手内心，也廓然分明：

诸葛先生在临行前，以一喝来让他破了关。

这一喝足以在他耳畔心里响彻逾恒。

无心就是第一关。

关常开。

开就是关。凳子徐徐降下。刚才梁自我一直是隔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现在呢？他正在拔刀。徐徐拔刀。刀声在高楼的夜里发出铮然金风。铁手在听。他却在听另一种声音。仿似雨来穿林打叶声，又似白鹭风过明月霜。——那是什么声音？就像多情的心坎里掠起一阵无情的涟漪。

太平门

只要活得很有力气，便连老都不怕.....苟活不如痛快死。

自欺欺人

拔刀。

一把精亮灿目的钢刀。

刀身上隐约镌着小字，刀气相映光中，明暗凹凸，影影绰绰。

磨刀。

他竟然就在诸葛先生和铁手面前磨刀。

没有磨刀石。

他的刀竟磨在左手膀子上，居然发出金铁交鸣之声。

他一面磨刀，一面望着铁手笑：

“怎么样？我的手比你硬吧？”

铁手道：“铁枝也比刀硬。”

楼高七层。

每一层都有窗户。

每一扇窗都竖着铁枝，三根。

刀光一闪。

甚亮。简直像冷电在楼里游走了一趟。刀仍在梁自我手里，像根本没拔过出来一样。他笑起来比刚才的神情更傲慢。铁手眼尖：铁枝仍在那里。

但其实已给削断。

三根都断。

一刀削断。

清脆俐落。

——虽然只是一刀，可是断法甚奇。

一断在上。

一断于下。

一从中砍断。

——一刀三断，而且是三种断法都不一样。

“但我的刀利。”

说着他又蓦地一笑。

“那是你的刀，”铁手道，“你的刀利与不利不关我事。”

“关的，”梁自我亮起了刀，往灯映处一照，“你看这些个名字。”

铁手眼利。

“‘太阳轰’谷凡谷，‘大地王’高更高，”铁手念刀上的字，“‘铁锤’查理、‘立地成魔’崔大左。”

梁自我傲然道：“你当然知道他们是谁，你不知道也可以去问诸葛老头。”

铁手点点头，道：“他们都是名人。”

诸葛先生抚髯道：“一流的武林高手。”

梁自我咧咀笑道：“他们都或死或败在我这柄刀下，我总共有廿八把刀，刀刀都刻了不少人的名字，我每击败一人，便刻上他们的名字，并且把刀放在冰库里，一年不用，以作纪念。”

他慷慨垂注的对铁手道，“你应该感到高兴：下一个，便是你的名字。”

诸葛先生跟铁手互相看了看。

诸葛眼也不霎的说：“你实在太荣幸了。”

铁手道：“我应该感到自豪。”

诸葛笑道：“年轻人总是爱打败前辈名人，要不然，也希望跟名人前辈的名字扯在一起：瞧，我有这么多朋友是威风人物，我还会差到哪里去！或者说：那些那么有名的人都是我手下败将，更何况是你！”

铁手道：“都是因为本身没有信心之故。”

诸葛说：“可是，如果一辈子都未尝过真正成功的滋味，你叫他信心打哪儿来？”

铁手理解：“所以，真正的满足是自足一些，减少过多的欲望，而不是拼命去达成欲求。”

“你们在说什么？！”梁自我怒道，“教训我？讽刺我？”

“我们为什么要教你训你？让你更聪明更厉害？”诸葛捋髯悠然，“你又不是我儿子。”

铁手也应和道，“一个人若要自欺欺人，那是他的快乐，谁也改变不了，问题只是：他也改变不了谁、任何事。”

梁自我愤怒了。

“你要为你的话付出——”

这话陡然而生。

陡然而止。

他就在话止的刹那出手。

他出手的时候并未掀下他头上的帷帽。

因为他骄傲。

他本来仍侧卧在两张凳子之上。

他的姿态很悠闲。

姿势也很夸张。

因为他的人很紧张。

——人最容易透露自己是否紧张的是眼神：在何平与铁手诡异莫测的短促交手里，梁自我的眼里已七度炸出既兴奋又难耐更浮躁的奇光。

他本来离铁手有十一尺。

铁手在一尊青脸獠牙、牛头马脸但手上却拈着一朵小小白花的罗汉像旁。

他的四尺后是诸葛。

诸葛跌坐。

左旁是栩栩如生，但形如枯槁、一双厉目却冷如寒电的伏虎罗汉。

伏虎罗汉右侧，则是何平。

他自知打不过铁手之后，他就安安静静的站在那儿，蚯蚓剑仍未入鞘，但他安份守己得就像一个做错了事正待大人来处罚的大孩子。

其实，他心中很分明：

蔡相爷下令“五大奇门”暗杀诸葛先生。他喜欢暗杀。暗杀是一种凄艳的行动，尤其是杀人和被杀者流出鲜血的时候，就像蜚人的蜈蚣，因为毒，所以才美；也像噬人的蝎子，因为致命，所以特别动人。

可是他明白，凭一己之力，未必杀得了诸葛。

因为他知道自己未必杀得了，所以不如率先出手；如果得手，自是大功；万一失败，因仇讎未结，只要一上来即叙长幼之礼，尚可全身而退。果然，他连诸葛都沾不上，已在铁手手

里吃了暗亏，他立即便撒手弃战，适可为止。

没想到，他一向以为骄傲自大、自视过高的梁自我，竟然也一定要跟他一道来。

——所以这看来狂妄自满的人并不简单，莫非他也跟我是同一般心思？（如果真是，倒要好好看看梁自我如何以他的“斩妖廿八”刀法决战铁手。）

（如果真的是，倒真要认真的看看“太平门”名震天下的轻功提纵术。）何平正要袖手旁观。

蓦然，他发现了一件事。

一件很恐怖的事。

月亮很好。

罗汉很好。

楼也好。

可是在这一刹那间，一向冷静、沉着、从容、脸慈心狠，外表清纯但身经百战的“孩子王”何平，他的心一如他的剑，一般弯曲起伏不定；他的手一如他的剑，冷而微颤。

（该不该通知诸葛先生呢？）

当何平决定“不”的时候，梁自我已出了手。

他挥刀扑向铁手。

他快得像全没动过。

铁手几乎是发现刀光竟已那么近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敌人也那末近。

他的双拳立即打了出去。

出拳一定要运动劲。

拳有拳劲。

掌有掌风。

更何况那是铁手的拳！

可是，拳一出，梁自我竟给拳风“吹”走了。

他似比一根羽毛还轻。

铁手的拳击空。

刀锋却自铁手脑后破空而至。

——他是何时到了自己背后的？！

铁手急一低头，双掌往上一托。

刀风险险自头上掠过去。

同时有两股大力，把刀势往上一抬。

梁自我情知这下自己中、下盘得亮在敌人眼前，他反应奇速，随着上掀之力，身形急纵而起，一下子，在这第七层楼高的柱、梁、椽、榻、檐、瓦、匾七个要点上轻轻一挂、或略略一点、甚只微微一幌，就闪过去了。

一片头巾飘然半空中。

铁手根本摸不清楚他在哪里，更休说要向他反击。

他的身形在偌大的楼里飘忽莫已、倏忽莫定，如不是在不同的地方还轻轻的借一借力，梁自我简直就像一个空中飘浮的人，像一缕空穴来的冷风。

梁自我轻弹刀锋。

他很满意。

满意极了。

——若要硬拼，他仍未必是铁手的敌手。

——但他凭着绝顶的轻功和绝世的刀法，已一刀砍下铁手头上一片袂褚巾。

单凭这一刀，他便可以回去作“交代”了。

铁手看着自己飘然落下的一片头巾，向如壁虎般贴在远壁上的梁自我苦笑道，“‘太平门’的‘空穴来风、有影无踪大法’？”梁自我撇着唇，只说：“说对了！厉害吧？”铁手拱手道：“佩服。”梁自我倨傲的拗下了唇角：“太平轻功，天下第一，你们要追我？还练八辈子吧！”忽听一个有锐气无内力的声音道：“如此轻功，自欺欺人，也自轻人！”

自气气人

话一说完，嗖的一声，人影一闪，白衣一飘，已掀了他头上的帷帽。
梁自我大吃一惊。
因为那人不是出手快。
而是身法快。
快得连他想都来不及想，对方已完成了一切动作。
——对方的轻功竟比他“想”还快！
他抬头，他要看来的是谁。
——这刹那间他几乎错以为来的是“太平门”总掌门人梁三魄！
只有他才有这般轻功！
他自己廿四岁已成为门内十二位值年副掌门人之一，与名震天下的“奇王”梁八公亦可并列，因而在轻功上，他只服一人：
“闪空”梁三魄！
如果是他来了，一幌身便摘下他的帽子，他也只好无话可说了。
可是不是他。
不是梁三魄。
而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脸白如月，月寒如刀，刀亮如他双目。
他的样子只有两个字：
清丽。
可怕的是，这人是浮在半空之中的。
一点也不错，这人的确是浮在半空之中的。
上不着屋顶。
下不着楼板。
这人完全在空中飘浮。
真的。
他。在。空。中。飘。浮。
——人怎么能在空中飘浮？
不需借力不需落地不需攀附不需倚靠……
更可怕的是：
这人齐膝以下的一双脚，竟是虚幌幌的——那是一对废了的脚！
一个残废的人，竟在空中掀下他的帽子，在半空中飞翔。并在空间里凝住不动！
梁自我骇然喝问：
“你是什么人？！”
那废了一双腿子的年轻人冷冷地道：“我叫成崖余，人称无情。”
——一个没有了双腿的人，轻功竟比他好，这是个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
梁自我挥刀。
他要把对方砍成廿八段！
——他本就是“斩妖廿八”梁取我的胞弟，但武功却高上太多了，原因是：他把梁取我用来谈情的时间全用来练刀法和习轻功！
——一个人要的只是胡胡混混不求出类拔萃的浑过去，只要把该学的都学应知的都知要做的尽量去做就可以了，但一个人要有出人头地登峰造极的

大成大就，就必须要把一些功夫从基础学起，深入礼根，下死功夫，成活学问，化腐朽为神奇才有望！

梁自我虽然自大。

狂妄。

但他确有斗志。

——斗志是普通人都死心时他仍不死心。

他要斗。

所以他一刀砍向无情。

——一个乍现便浮在空中十一尺的漂亮、优雅、忧悒如月的年轻人！

他的刀快。

刀光更快。

他最快的是轻功。

他飞斫那年轻人。

那年轻人却飞出了旧楼。

——铁枝依然完好，却不知他是怎么掠出去的。

楼外明月楼外愁。

那清丽的少年在月下更忧悒。

梁自我自敞开的大门急穿了出去，刀像饥渴一般的要吸这忧悒少年身上的血。

他追砍了个空。

那少年很有气质。

甚至只像一团气质。

——一缕捉摸不着的气质。

你有没有听过刀可以“砍断”、“斩散”、“劈倒”过气质？

没有。

所以梁自我又斫了个空。

只见那少年仍在月下。

温柔的月。

温柔的夜。

他在月下、夜里、半空中。

——竟然在楼外也一样“浮”在半空之中。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没有这等轻功！）

（怎么会有这种轻功！）

（人是人，怎么飞？！何况这人根本不“飞”，只是“浮”在半空之间，像一根羽毛，像一个泡泡！）

梁自我只觉打从背脊里嗖地窜上一股寒意。

他虚幌一刀，已倒翻穿掠，砍断铁枝，进了旧楼第七层，强自镇静，敛定心神，双足脚尖点立于那两张凳子上，刷地舞一趟刀花，喝道：“呔，你到底是人是妖——”

那人在楼外的半空问：

“你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轻功了吗？”

梁自我气得鼻子都白了：“这不是轻功，而是妖法！我有正气护身，宝

刀在手，就算砍你不着，你也休想沾得着我！”

无情听了之后，居然笑了起来：“你既然认为是妖法，我就再给点妖法你瞧瞧。”

他一扬手。

明月下，精光一闪，半空中，乍分两道，急射入旧楼。

梁自我眼明手快反应急，挥刀便挡——但挡了个空。

“嗤嗤”二声，倏地两张凳子一歪陡沉，梁自我对空中无情，全神贯注，一时不察，几乎跌了个仰不叉。

但他毕竟是“太平门”的高手。

他的身子一个恍惚，眼看就要跌趴在地上，但已一个鲤鱼打挺，立住桩子，还拦刀护身，双目紧盯丈外无情，这回气得个脸红耳赤。

然后他这才发现，两只凳脚已给打断。

——原来无情的暗器，取的不是他，而是凳脚。

——如果这暗器取的是他的性命，他可有本领招架得了？

梁自我也不知道。

他很气。

但已失去了信心。

——一个自信心太过膨胀的人，就是自大；自大的人其实最容易失去信心，因为他的自信是来自空泛的膨胀，并没有打从心里头扎根。

他生气的挥着刀，“好，我走，但我毕竟砍下了铁手的头巾。”

说到这里，“喀噔”两声，刀断成三截，他手里只剩下刀柄半尺来长的一截。

所以话没说完他就走。

——连刀也断了，他的信心也完全随刀而断。

——不走还留来作甚！

他不等何平。

甚至也不打一声招呼。

何平也好像事不关己的笑道：“他很生气。”

无情缓缓、袅袅、也平平的“飘”了进楼来：“他何止自欺欺人，同时也自气气人。”

何平道：“今晚倒是大开眼界，见识了两位捕爷的武功。”

铁手谦道，“我哪有什么武功，连头巾都给人削下来了。”

何平温文地笑道，“这可是铁爷不拿我当明眼人看待了，梁兄弟的那一刀就是铁爷双掌力一托时震折的，但要待在他空舞了数刀之后潜在刀里的内劲才发作出来，这种内功，连传说中也并没有听过。”

铁手温和的道，“哪里。我本来是要留他一个下台阶，但他不要，所以才折在这里。我的内力，比起少林正宗、武当柔劲，还是差上老大的一折，世叔教我的，我没学好，也没学会。”

诸葛笑道：“你还说没学好，未学会，但内力早已胜我了。”

何平诚挚的道，“我今晚得睹无情轻功暗器，铁手掌拳内力，就没有得幸看到诸葛先生的盖世神功。”

诸葛先生道，“武功？我老头子了，还动什么武？谈武论侠，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

何平笑说，“但愿我能万幸目睹，以慰平生。”

诸葛先生笑道，“世侄言重了，这儿没有武林争霸、擂台比武，夜深了，你回去吧。”

何平搔了搔头皮，“真的没戏可瞧了吗？”

铁手微笑向他拱手，其实是相送之意。

“没了？”

何平喃喃自语，样子像个天真不懂事的小孩子：

“有吧？”

又嘀咕道：“还有的吧？”

就在这时，惊变遽生！

诸葛先生已然受制！

他发现的时候身边的伏虎罗汉已用双手扣住他背上二十三处要穴，他正待闪躲、反击、挣扎，那人已大喝一声：

“临兵斗者皆阵裂于前！”

这雷似的一响，像地底喷着熔岩，天隙击下一道惊电，一道凄厉无比的杀气，把诸葛先生当堂震住。

也怔住了。

自 凄 凄 人

急变骤生。

大变倏然来。

连铁手和无情都给镇住了。

那“罗汉”也跟一般人一样，只有十只手指，但他以十只手指却一口气扣死了诸葛先生背部二十二处要害！

那个“伏虎罗汉”竟是活的人！

——他既是活的，只怕就得有人死！

因为这人的武功要比梁自我高。

出手比何平更毒。

他的年纪也比他俩都大。

诸葛先生两道法令向下弯，很用力的感觉也是很痛楚的表情。

他在痛苦时仍予人有力的感觉。

他长吸一口气，想开声，那枯瘦精悍的罗汉一发力，全身格格作响，像每一根骨骼，都要自肌肉里自行裂肤而出，亲自为本人执行决杀令一般。

他脸上有一种奇诡的笑容。

极之诡异，十分凄其。

铁手不敢上前。

无情没有上前。

——因为诸葛先生已落在这人的手里。

楼里本来书卷味很重，可是，现在突然统统消失。

只剩下了杀气。

连月色都不再柔和了。

月色凄其。

诸葛先生又长吸了一口气。

他伛偻着身子，吸气如长鲸。

那罗汉的神色更是凄厉。

诸葛先生再吸了一口气，像他胸臆里有三十二朵肺一齐狂索空气一般。

然后，他已可以说话了：

“你……是……雷……损……？”

那“罗汉”诡异凄厉的道：“是。”

他大概还想说下去。

但他只说了一个字，便不说了。

——为什么？

诸葛先生又吸了一口气。

他一吸气，身子不是膨胀，而是更瘦了。

“没想到，“江南霹雳堂”的人还是来了，而且派的还是东京主脉的“六分半堂”的总堂主；”诸葛叹道，“你的暗算术比“下三滥”和“太平门”都更高明。”

他又再吸气。

雷损已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只见他的十根指头在诸葛背肋之际狂舞乱颤，时缓时速。

诸葛又吸气的时候，整个人都瘪了下去。

雷损的脸色更诡秘。

神色更是凄怆。

“你的‘快慢九字诀法’，以凄厉伤人，但一旦凄伤不了人，就得伤己；”
诸葛道，“你扣的是我的死穴，但我的功力一向都聚在死穴上发动最强厉的反击。”

然后他又吸了一口气，胡子份外的银，头发分明的白，脸色也是。

接着他审慎的道：“得收手时且收手。”

雷损这时说话了：“拿起容易，放下难。”

话一说完，他突然放了手。

十指像着了魔似的弹动如拨急弦。

他凄然苦笑道：“但当放手时得放手！”

话一说完，他以右手拔刀。

刀一拔出，无情眼里，刀光如月，皓如银雪。

铁手所见，刀如铁，凄厉砭骨。

何平却看到一把弯曲的刀，像一条灰色而光滑的大虫。

三人都以为他要挺刀再战。

雷损眼也不霎，信手挥刀，刀光一闪，切下了自己的尾指、食指、无名指。

三指断。

刀光灭。

诸葛已挺起了身子，动容道：“好刀！”

雷损以右手点穴止血。

诸葛意犹未尽，赞道：“好刀法！”

雷损掏出金创药敷伤处。

诸葛叹道，“这应是‘不应’宝刀。”

雷损闭上了眼，运气调息。

铁手、无情、何平仍震愕莫已，一时未能回复过来。

诸葛抚髯。在等雷损：“你的指法也极好，可惜是按在我的死穴上。”

“我没料到到你已把要害全练成了反击力最强的所在；”雷损这时徐徐的睁开了眼，在这段的片刻间，他当机立断，放手、断指、止血、敷药、且已运气调息，“没办法，就算我收手得快，但你的内力已然回攻，渗入了我三指指尖第一节，我若不马上切断，就会一节骨骼撞碎另一节，直至全身无一骨头不碎为止。”

诸葛满口俱是称赞之色，“壮士断腕，高手断指，意思都是一样，反应却都不凡。”

雷损苦笑道，“我还是留着条命来杀你的好。”

然后他凄然的道，“不过今晚是杀不到的了。自凄凄人，好个诸葛，多蒙不杀，后会有期。”

话一说完，他一顿足，冲天而起，撞破屋瓦而去。

铁手和无情过去搀扶诸葛先生。

诸葛笑摇手。

然后他慈和的笑问何平：“你不走？还想再暗算一次？”

何平忙摇首，又摇手，“不了，我要看的都已经看到了——除非是尊主‘何必有我’亲自出手，不然，我看谁也杀不了先生的了。”

他向诸葛一揖，再向二人拱手。

然后他下楼。

一步一步的下楼。

一步步的离去。

一步也不轻浮。

待他远去后，诸葛第一句才说：“这年轻人日后是极可怕的对头……”

然后他一捂胸、一张口、哇地吐出了一口金血。

金色的血。

自妻妻人

诸葛先生毕竟是人。

他着了雷损的暗算，但他已把周身死穴要害练成气聚最强的所在，反折了雷损三根手指。

——只是，雷损的“快慢九字诀法”，确也非同小可。

诸葛先生的经脉也受了冲击。

受了伤。

——不知伤得重否？

这是铁手一路快马、离京三百里时仍思忖着、挂虑着的事。

“世叔便由你来照顾了；”临行临别，铁手对无情诚挚无比的道，“蔡京派了这么多高手来杀世叔，都不好对付，你要当心才是。”

无情道：“你的任务，我也听世叔说了。据悉惊怖大将军派唐仇和燕赵杀凤姑和长孙光明，‘四大凶徒’更是没有一个好惹的。你记住了：赵好小气，唐仇狠毒，燕赵狂妄，屠晚凄厉，如果以一对一，尚可一战，但你要对付他们四人，得联合冷四和崔三的力量，或可不败，但也难以取胜——除非他们四人先自乱阵脚。不过四大凶徒，有的只凶不恶，不一定都要铲除。”

“听着了，”无情虽比铁千年轻许多，但铁手对这位“小大师兄”一向都是心悦诚服不已，“你有没有锦囊或是蜡丸赠我，以解我在遇危时之困？”

无情笑了。

他笑的时候很好看。

像化蝶飞去，翩翩笑意。

像涟漪在水里开花漾去，水花。

像啄碎同时的小鸡，破蛋而出。

像冷血。

——冷血的笑意也如岩石上的开花，不过无情更凄美些，似云破月现，冷血却似云散日出。

“我没有锦囊、蜡丸、千年参，你也没有秘笈、要诀、藏宝图，世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我没有。我也研究术数，只作为统计推算，自有理趣，可惜此多了解些天地宇宙间的运行流转，但却不想预知自己前程路。如果有命，一早天定，我先知道了又有何用？走一条早已熟知的一木一石的路，又有何兴趣可言？如果我能改变命运，那就没有命运这回事了，我又何必信？如果我知道我一辈子就只能坐在轿子里、轮椅上，也许我一早便放弃不练轻功了。”

“大师兄言重了。对了，忘了恭喜师兄，原来已练成绝世轻功‘流风所及’，可以凌空飞渡了！”

“我还没练成哩！我只是看《唐人传奇》中，有描写抛绳飞空、凭空去来的轻功提纵术，便下苦功研究寻索其理，加上世叔的引导，便发现了一些窍妙：例如人在水里，出力挣扎，便会下沉，若任由水势，则尚能略浮，其实在空中，只好神舍意守，加上我少了别人一双腿的缺点可以转化为优势，倒是练就一些纯粹是吓唬人的轻功，正如唐人和昆仑奴以绳技掩人耳目，说穿了不值一晒，待冷、崔二位师弟回来时，才一并说予你们当笑话听。说来，我的轻功要真正与追命老三相比，还得差上一截呢！”

“所以我不跟老三比跑得快！”

铁手笑道，他一直都觉得大师兄很苦，很孤独，很悒悒不乐，他便常逗他开心；因为有这种心意，他常常忘了自己年纪其实要比师兄长，老是找无情说笑。

“我没有锦囊妙计，就算有，也不敢模仿世叔的作法。要是真正尊敬一个人，便可以跟他学习，但不要模仿他，他辛辛苦苦，一手创立的事物，给人一抄就抄袭掉了，多不公平！从来只听过模仿人的人最后失去了自己，没听说过模仿人的人终于成了天才。”无情跟这“二师弟”也特别谈得来，因为他有一切他没有的“东西”：他有雄浑的内力，他有宽阔的肩背，他有方正的俊脸，他有宽宏的气量，他有温厚的胸襟，他有宽广的阅历……但无情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些，“我只有一句口诀，是世叔要我转达给你听的，他说，你如果遇难时，就不妨拿‘去夏正好轻衫笑’这一句诗来好好寻思。”

他微笑又道：“他老人家说：有你受用的了。”

铁手喃喃地重覆了几次：

“去夏正好轻衫笑。”

却不懂是什么意思，只好反覆咀嚼、沉吟。

无情见他这般神情，便说：“也许时机未到，所以一时参不透。”

铁手问，“世叔他老人家可好些了？”“他仍在养伤，不能送你了。”无情也忽想起一事，正色道，“对了，我忘了告诉你，‘青花会’老会主‘嫁拳娶掌’杜怒福，此人自创苦修的一种神功，就叫做“自妻妻人”，很是厉害。”

“自妻妻人？哈！”

“唔？”

“我只想到梁自我。”

“不，他那只是自欺欺人，但“自妻妻人”大法却不可不觑，他看来伤己，其实是伤人；貌似攻己，实是攻人。”

“这倒是一门怪武功。”

“世上有的是先把自己人害得一穷二绝，把自家人杀得一清二光，把自己所作恶事推得一干二净，然后才再来重事建设、施舍、恩照。对这些人而言，自由和权利，绝对是他赐予才算；谁敢自行争取，他就杀谁。”无情寒脸厉色的道，“我比不上世叔，他人情豁达；我也不如你，你为人温厚。对我而言，平生只服有才有为者；对于有钱人，我看不起，他们算啥？赚几个钱就当神拜，铜臭毕竟不是花香，为富无道，有钱无识，我当他们是一堆堆的垃圾！对于有权人，我瞧不上，他们是什么东西？只会抓着权力不放，也不怕人鞭尸三百！有权无知，掌权不仁，我当他们是一只只王八！像世叔他，只要活得很有力气，无钱无权，只要天地良心，自在逍遥，便连老都不怕！谁杀世叔，我就杀他！就算是蔡京，我也血债血偿，必要时，我就算是吞掉一颗太阳，又恁地？当然，做人太凄厉只会气坏自己，我也不能带整个世间跟我前进，但一个人太软弱，太没骨气，那就苟活不如痛快死！”

他说到这里，情绪稍微平伏，但脸色依然煞白发寒，只见他苦笑道：

“也许这是一个无父无母断腿人的偏见吧：但就算是偏见我也要当苍穹中的烟花，而不只是一只“彭”一声就完了的炮仗。”

他用手搭着铁手的肩膀，涩声道，“所以我羡慕你，你温厚；我向往老三，他滞洒；我喜欢老四，他坚定。我……我不能。”

铁手明白。

无情很少说这么多的话。

大师兄很少这样说话。

他外表冷傲，但内心激情。

（冷血外观剽悍，但心却热情。）

所以他激动。

（冷四弟也常冲动。）

因而才在他临行前说出这一番话。

（——老大和老四多相似但又多不同啊！）

——自己，还有三师弟、四师弟都奉令出京，对付凌惊怖，就只有大师兄，因一双脚行动不便，只有留守东京。

（难怪大师哥内心激荡了。）

“大师兄，谢谢你的教诲；”铁手诚挚的道，“如果没有你在世叔的身侧，我们师兄弟中谁都不放心离京。”

“刘芬是富人。他已享受大半辈子了，我不会为了他去夺金梅瓶；至于对付蔡京这种人，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以牙还牙，以杀止杀——所以，就算我这两腿子便当，世叔也不会让我去办这事儿的。”无情仿佛悟出了铁手此际心中所思，点点头，道，“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程婴杵臼，鞠躬尽瘁，无怨无悔，各尽其力。人生在世，能及锋而用，便可以无憾了。”

他拿出一朵花，给铁手：

“这是世叔交给你的，”他的目光触及了花，充满了柔和，比美丽女人的双眸还显出更多离愁，“必要时，它也许可以换得一口金梅瓶。”

铁手觉得这花儿似曾相识。

“这是拈花罗汉手上的花，”无情笑道，“原就在你的旧楼上。”

“说起旧楼，我真惭愧。”铁手赧然道，“连雷损这样的敌人潜了进去我都不知道，还连累世叔受了伤……”

“世叔却很开心，他伤了雷损三指；”无情道，“他说：要是这时候伤不了雷总堂主，日后恐怕就伤不了他了。”

“好一个世叔！”

“好一个雷损！”

“好一口瓶子！”

“好一朵花！”

“这朵花；”无情温柔的看着那朵在铁手指间的花，“叫做‘梦幻空花’。”在铁手日夜兼程，去京五百里的路上，还想起了他和无情的对话。

自 栖 栖 人

赶了七百里路的铁手，在未到“七分半楼”的三个要塞上，遇上了三个人，然后在泪眼山脚下，遇见了一个人。

前句看似不通，其实是说得通的。

赶了七百里路的铁手，没理由只遇上三个人。但事实上，这七百里路途上，只有三个人是令识多闻博的铁手暗自惊心，为之骇疑的。

既然是前句说是遇上三个人，后面又说遇上一个人，难道前面三个不是人，或最后那个是鬼不成？其实是：前面三个是男的，后面一个是女的，同样使铁手怵目惊疑。

“七分半楼”前三个要镇是：

苦泪乡

大车店

越色镇

“七分半楼”就建在“泪眼山”上。在脚下老远，就看到山顶斜悬着一道飞瀑、两口池潭，远远看去，像一对带泪的眼。更远处的火山，喷发浓烟稠雾。

泪眼山脚下有一处久久饭店。

明白了这些就很容易明白铁手遇上的事。

和他遇上的人。

午时三刻廿七分三十一瞬十五刹（“分”，“瞬”、“刹”皆为诸葛先生特别推算出来的“琐碎时间”，认为如此才更精确的把握时间，尤其是当诸葛排命盘演天文之时，同年同月同日甚至同时同刻生的人的确太多，难以将术数推算准确，故再分计出分瞬刹来《一刹间约有一弹指的六十份之一，一瞬即一弹指，一分则有六十弹指，》四大名捕则沿用了这种计时方式）。

铁手策马路经苦泪乡。

离苦泪乡约两里三碑之处，他看到一间屋子。

一栋会走的房子。

房子在走。

一点也不错。

会走的房子。

房子自己当然不会走。

偌大的房子会走，是因为人在拉动。

拉房子的人，就像长江三峡的纤夫一样。

但“纤夫”只有一个。

他几乎是背着他的房子走的。

一个人用四根幼儿臂粗的麻绳拉动一整座房子，在烈日下行走，——他把自己当牛不成？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莫非是疯了不成？

房子以木板和砖块、茅草砌成，满壁贴满了裸女。

裸女画得很漂亮。

很圣洁。

拉房子的人脸黑，发黑，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但牙极白眼极白，顶上戴了一顶火红色的僧帽，整个人在烈日下就像一块烧着了的煤炭。

更特别的是：

屋顶上有一头牛。

——他不是牛，他背的才是牛。

牛上有一只斑鸠，黑身黄嘴咕溜眼。

凡他过处，人人都跪倒当堂，膜拜不已。

纤手大奇。

他问当地的人：

——他是什么人？

——他不是人。

——不是人？

——他是神。

——神？

——他是“狂僧”。

——狂僧？梁癡？！

——他不出山已达十一年，却不知何事惊动他的圣驾，路经此地，真使苦泪乡也沾了佛气圣光。铁手心中惊疑，只见“狂僧”每走九步，即向天大吼一声：

“天不容人！”

再走九步，又向天狂吼一声：

“人不容天！”

又行九步，向天长啸：

“人不容人！”

他和那顶屋子已渐渐远去：

“天人不容！”

语音咆哮犹自传来。

他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这样拖着间满是裸女画的大房子走？

秋

时正秋。

仲秋的凉意带着虎舐的热气。

正是“秋老虎”。

左边是禾。

——早稻。

右边是火。

——火燎。

右边的已收割，农夫们正放一把大火，把禾秆烧掉。

左边的稻禾一片金黄，风过稻动，一面热热的热风，像人与人斗争时喷出的热浪；禾穗之间厮磨婆婆，似极战场上的厮杀拚搏。

这儿是大车店。

门口有大车。

水车。

水车引入了水，水灌溉稻田。

下午的大车店，赶路（也赶在那狂僧前面）的铁手，却不想住宿。

他只要歇一歇，喝几口水。

他坐下来，要了一点水。

——没有水。

要就没有，买就有。

——真是无“水”不行舟。

他只好“付账”。

——还真不便宜。

他喜欢喝水，一天喝很多水。他跟三个师兄弟都不一样。

冷血喜欢大口吃肉，一日无肉不欢。

无情不喜欢吃肉，只爱吃蔬菜、水果，有时还吃花。

追命什么都吃，对吃素有研究，但最喜爱的还是喝酒。

诸葛则爱吃辣，“我的点子，”世叔曾笑说，“八成都是给辣出来的。”

他自己则不然。他爱喝水。只喜欢喝水，他认为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最清的、最好喝（吃）的东西。

——世叔就有这点本领：把四个徒弟都培植成不同样式、性情，随他们性格去自由自在的发挥成长。

就像无情喜欢思考，冷血爱打架，追命老爱开玩笑，自己则好交友读书……

想到“书”字，他就看见一个女子，捧着一大叠的“书”，走了进来。

女子穿花衣。

花得像生命都在她衣衫上开透了。

女子很美。

美得像把生命一时间都盛开出去了，明朝谢了也不管。

女子很香。

搽很多粉。

——乡间里突然出现这等女子，把人都看直了眼。

铁手也不例外。

他只觉蹊跷。

接着下来，却更不可思议了。

另一个女子进来，抱了琴。

再一个女子进来，捧了数十画卷。

又一个女子进来，在桌上独自下子。

然后进来的女子，正在诵诗。

女子都美。

都扑粉。

很香。

一下子，这乡野路店里，有诗，有画，有音乐，还有许多美女。

和酒。

酒

铁手先看到酒坛子，再看到那人进来的。

因为那人一面走进来，一面捧着一埕酒痛饮。

——好酒量！

那人喝完了这一埕，随手一抛，咣啷一声，他又拍开泥封，再饮一坛。

——铁手马上想起追命。

但追命没有这人那么大的排场。

绝对没有。那人进来之前、之后、身左、身右，都围绕着花衣女子，有的撒花遍地，有的载歌载舞，有的撒娇不已，有的相互调笑，都很欢悦，很

开心，很香，很美。

那人熊背虎腰，粗眉大眼，满络胡髭，身長八尺，浓眉虎目，进退生风，且听他一面喝酒一面狂歌当哭。

衣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唏嘘

歌声豪。

歌意壮。

歌动听而人悲豪。

然后他们看见了外面秋收的大火。

于是那些女子欢呼，狂舞，有的拔剑，有的拔刀，有的拂琴，有的沏茶，有的吟诗，有的飞天，一起也一齐的在大车店之外，在近黄昏无限好的暮日下，庆舞欢歌了起来，跟火焰烧在干秆上一般热烈，手足交击一样劈拍的响，跟火光冲天而起一般狂烈，她们的双眼里都狂烧着生命的亮光。

那豪壮悲歌的人手一挥，脚一蹬，酒坛子也一路载歌载舞的滚入火海焰涛里。

酒洒的地方火光烘地一亮，像炸了什么。

她们全都欢悦的畅呼起来。

她们围绕着他跳舞，一面痛饮狂歌。火烧得像爱的狂欢。她们像经历一种极过瘾的自杀。铁手看得出来。她们崇拜那人。——那个悲歌慷慨高大豪壮的汉子。他心里默数：一、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廿九、三十、三十一！他知道来的是谁了！他偷偷的自后绕了出去。翻身上马。在那些人狂欢狂舞中悄悄的打马而去。“……念天地之悠悠……”的悲怆歌声犹隐隐传来，渐渐远去。他必须要赶在这些人之前抵达“七分半楼”。——三十一个女子！他一定要避过他和她们。——因为那汉子一定是他。他是谁？“（神手）大劈棺”：燕赵——还有他那三十一位死士。他的“红粉知己”。

燕赵来了。

——唐仇还会远吗？

铁手的原则是：他赶归赶，但决不鞭马。

——人为了赶路常打死了马，跑坏了马匹，累毙了坐骑，那是件自私而残忍的事。

他不愿这么做。

——畜牲也是“人”，它们也有生命，它们只是不像人那么聪明，懂得驾驭它们，而它们也只是不懂得反抗罢了。

欺负畜牲的人本身就是畜牲。

他策骑赶至越色镇，太阳已经下山了，入暮时家家户户点起了白色带灰的灶烟，铁手看在眼里，心中像那渐暗的窗边点上了一盏灯：

——不知何时我流浪的岁月才告终结……

——我何时才有个温馨的家……

——家里会有我所爱的女子，正为我点上一盏灯，照向我归来的梦程……

哎。

纵是江湖浪子、武林汉子，也难免偶尔有这般醉人的遐思。

所以他停了下来。

住了下来。

睡了下来。

夜凉如水。

月如狗。

一只白狗。

因为有云，也有雾，由于靠近泪眼山的飞瀑之故，已开始有水气空凉，一街迷雾，小镇如梦，月给打湿了，像趴在苍穹的一只白毛绒绒的狗。

铁手正在榻上，未眠。

他想起燕赵出没时的香味和美女——看来，这好汉是爱女人和喜欢香味的。

就在这时，他听到街外有钉凿声。

——这么晚了，谁在打铁？

月光下，上身赤裸，黑背朝天。

背上纵横着几个大疤痕。

光头，顶上又有一个大疤痕。

腰畔横掖了一把铜销藏刀。

在月亮下的影子很愤怒。

上前看他的脸容很慈和，在笑，但右脚足踝上绑拖着一块大石。

笑的时候血盆大口，牙龈有血。

他用锤凿打在石板上，砰砰崩崩，碎石飞溅，发出老大的垦花，有蓝红青绿紫，然后一个黄色的，像地缝里闪上来的电。

他在刻字。

刻。

唵嘛呢叭咪吽

他在墙上刻。

树干也刻。

茅厕上亦刻。

现在他正在青石板地上刻。

——月亮照着他的背，近处一看，原来那几个疤痕正是刻了唵嘛呢叭咪吽之字。

碎石片打在他手上。

星火溅到他额上。

他毫不在乎。

他嘴里哼着歌。

歌低幽。

歌声怪异。

村民都来看他。

而且都向他吐口水，男女老幼都一样。

铁手不禁骇问：

“为什么？”

“吐口水是尊敬他。”

“为什么不用别的方式？”

“他只许人用这种方式膜拜他。”

“那么，他是谁呢？”

“你不是本地人？”那村民不屑的看着他，“连“疯圣”都不知道？”

“蔡狂？！”

铁手惊动之余，只见老村长俯首向正在“越色镇”的石碑上刻上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的汉子恭敬的问：

“圣主，你为什么来？”

“我还没来。”

“你要到哪里去？”

“我去过了。”

“你在唱什么歌。”

“驱鬼歌。”

“我们村里的人能帮你什么？”

“你们帮帮自己吧。”

“你刻的是什么字？”

“唵嘛呢叭咪吽。”

“那是什么意思？”

“万佛之本，六字真言。”

“我们有人看见狂僧在前三村赶来。”

“吓？”

“他是赶来和你会合的吧？”

“他是他，我是我。”

“那么，他背后为何背着间房子呢？”

“你背后也背着东西，你没看见吗？”

“什么？”

“我倒看见了，人人都背着，你背的是人命，他背的是钱，这厮背的是名，那厮背的是田……只不过，梁癩背的是一间自栖栖人的房子，而我……”

他仰首望月。

月在中天明。

但不甚亮。

他的眼光像在月华上镌字：

“而我……只是渡人……救人……救人……渡人……”

这时，铁手已静悄悄的离开了客店，溜了出来。

他决定不骑马。

因马已太累。

他把马偷偷送给了向他探询的村民。

他决定要在蔡狂刻完字之前动身。

他决意要夜上泪眼山。

上山容易下山难。

——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不避凶虎者，猎夫之勇也。

（明知“狂僧”梁癩和“疯圣”蔡狂还有“大劈棺”燕赵及其三十一死士都来了，我还是得上七分半楼泪眼山——我算是什么？侠者之勇？还是愚者之勇？）

铁手苦笑。

他仍逆风而行。
逆山势而上。

自行闯过

他以激越胸襟逆走。

这时候，他自然想起冷血。

——一个喜欢以激烈迎风的少年。

谁不曾少年过。

真正的少年岁月少年事，应该要自行闯过自行路。

——就像少林弟子闯下少林。

他夤夜上山，却发现月夜里，还有一条影子，像一抹梦色，飞上了山头。

铁手很有点奇。

——这是谁呢？怎么像一道梦影？

他追上前去。

可是那影子的轻功甚好。

这时候，他念起了追命。

——要是他在，向来与流水行云同渡，跟落霞孤鹜齐飞。

铁手轻功虽然并不如何，但他元气雄长，奔到半山，那影子已慢了下来，他已越追越近。

月下，分明是个窈窕女子。

也不知怎的，许是因为太瘦，还是因为太秀，她穿起劲装，也令人觉得衣袂飘飘。

她的前身和后身，微微发亮，似她的心就是明月一般。

——她是谁呢？

——难道也是要夤夜潜上七分半楼？

这女子突然停步。

回身。

铁手一闪身，躲入一丛黄麻黑影后。

月光映在那女子脸靛上，特别亮。

原来她颊上有泪。

泪数行。

她的样子有一种出尘的倦意，揉合了出奇的柔弱，还掺和了出神的秀气。

就像一颗无色而发亮的宝石。

——这时他忆起了无情：无情也有这般气质。

“你是谁？”

她问，然后幽幽的说：

“是你吗？”

语音里只有柔弱，而没有敌意。

铁手一怔，寻思：敢情她错以为了。

“怎么你老是躲开我？”那女子悠悠的说，“你一早要是跟我朝了面，事情不是不会落到这地步了吗？”

她在月下真像一缕幽魂。

连魂魄也这般无力。

幸好还带着一点晶亮。

她虽吹弹得散，但却有点通体透明。

“你出来也好，不出来也好：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女子幽幽的说，

“ 我来是告密的—— ”

铁手觉得自己不能也不该再听下去了。

他马上站了出来。

拱手，抱拳，一揖，唱喏：“ 在下铁游夏，无意冒犯冒充，惊扰之处，尚祈恕罪。”

那女子的双耳突然通红。

透红直转面颊。

她的皮肤像很薄。

她连害臊都那末无力。

但她胸脯之间却似有什么事物亮了那末一下。

铁手一下子报出了姓名来历，实在令她一惊再惊，可是，对方不待她道出心里头的秘密，就大大方方的亮相，又让她连忿恨都失去了由来。

当这男子一朝相的时候，在月下像是猛从黄麻地里猛然长出来似的，那一股气派，像已吸尽了日月精华，昂然立于天地之间。

不过，当她听到来人竟是“ 四大名捕 ” 中的铁手时，她立时变了脸。

脸还是红的。

——害羞和怒忿时都一样。

她总是太易脸红。

——他是来抓她的。

所以她立即一仰腰身。

月华照在柔和也平和的胸脯上。

然后发出一道极强烈的光华来。

光华反射黄麻丛里铁手所处身之地。

铁手乍见那道源自于月来自于少女的胸脯的强光，猛然一省，叫道：“ ‘ 小相公 ’ ？！ ”

他猛喝一声，双手一圈，硬硬用罡气把那道晶光兜住，往 后一送，轰的一声，黄麻地里竟着火了一大片。

——电火还是月火？

火焰发出银亮的淡蓝色。

像月色。

铁手叱道：“ 李镜花！ ”

他对像月和梦色的女子诧异。

敬请造反一次

做人应该要多记恩义少记仇的。

痴

在月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尤其是在美丽的月光下。

铁手以他无形罡气把李镜花聚合月华之芒的精气，反掷在黄麻丛中。

哄的一声，黄火乍起，转成蓝焰，先是烧了一片，然后是焦了一大片。

在月下，苦泪乡后迤邐的山道上，那个背拖一屋一牛一斑鸠的披发人，突然仰首望天，就瞥见那一抹蓝锭似的烟火，他张大了口，却极小声的吐了一句：

“是‘小相公’的‘残痕桃花镜’。”

在月下，越色镇的竹林边，那头戴火红僧帽赤裸背膊的人，忽然停止在竹上刻经，猛抬头，一道蓝火冲上了天，他手把铜销古刀，噫了一声：

“是铁游夏的‘一以贯之神功’。”

大车店的禾火已熄。

只剩焦风刮来的秆烬和余烟。

舞已不再跳了。

马在栏里低鸣。

夜幕低垂，原本的狂欢都成静息。

蓝光一如无声的电，像月亮不甘寂寞的，在无尽苍穹处亮了一亮，予人凄凉而静止的感觉。

他在房里与女子下棋。

他背着窗口。

他没有回头看窗外。

他只见跟他对奕的女子脸上蓝了一蓝。

——分明的是：朱色的唇在那一刹间紫意了起来。

他“哦”了一声，原要下那一着子的手便顿在半空，沉吟道：“铁手和李镜花都先我们而上泪眼山了。”

跟着他便下了那一着子，道：“不过，没有用的，她已经先去了‘七分半楼’。”

然后他用一双虎目深情的注视对奕女子的手：“小千，你的手指真漂亮。”他轻柔万般的执着女子的手。

小千靛上浮起浓艳。

“小唐姊姊的手才漂亮哩。”小千娇羞里仍自抑不住悦色，“主人刚才说的就是小唐姊姊吗？”

燕赵忽然沉下了脸：“你千万不能叫她做小唐姊姊，叫她小唐，知道吗？否则，会有杀身之祸的。”

女子轻声呼痛：“你握痛我的手了。”

燕赵只沉声问：“你听到了没有？”

小千明眸里孕含了泪光，委屈的点头，服从，但问：“……可是，为什么呢？”

燕赵沉重的道：“她是个永远也不肯老，永远也不能老，永远也不可以老的女子。叫她姊妹，就是说她年纪比你大。”

女子点着头，泪也失去了平衡溜滴下颊颌去了。

说着长叹，这才放了手。

然后离开奕盘，负手看月。

月色皎洁，像在煎苦药汁般的夜穹里的一颗糖，凝住了许多愁。

（唐仇，唐仇。）

（你是个不会老的女子。）

（你是个不能老的女子。）

（你是个不老的女子。）

就在燕赵负手望月，有些痴了之际，在泪眼山下，铁手看着月华下的李镜花，也有点痴了。

他在离京之前，曾得到从诸葛先生所提供的最新资料：

李镜花，女，绰号“小相公”，擅使“吞吐桃花掌”，中掌者伤处如花开；身怀法宝“残痕桃花镜”。

她一直苦恋着一个人，那就是李国花。

李国花，绰号“大相公”，苦练“开谢血花劲”，着掌者伤处如开绽血花；并练成“燕盟”绝技：“麻雀神指”。

据说李国花也一直痴恋着李镜花，但不知为何，他们俩人却一直未得结合。

原本，李镜花是梁癡教出来的弟子，而李国花是蔡狂的弟子，两人是恰好姓“李”，但份属“花”字辈。早年，两人尚未分别加入鹰、燕二盟之前，曾联袂闯荡江湖过，两人行侠仗义、好勇斗狠，好作“相公”打扮，所以人称李国花为“大相公”，他爱男扮女妆；李镜花则喜反串男妆，人称“小相公”。

后来，二人发生越越，各投入“鹰盟”、“燕盟”。

李国花很快的就升为“燕盟”三大祭酒之一，与余国情、宋国旗并列。

李镜花也在“鹰盟”中迅升至“三祭酒”之一，与司徒藕、欧阳线并称。

这情形一直维持到“久必见亭”的血案之前。

惊悚大将军野心勃勃，先后灭了豹盟、鹤盟、龙虎会、多老会、采花帮，生癖帮发发可危，难图振作；凌落石对鹰、燕、鹤三盟是志在必得，而且指明要取“金梅瓶”，诸多恐吓、挑衅，制造事端。

“燕盟”盟主凤姑情知以一己之力，对抗不了“大连盟”的侵略，所以她马上作了三个措施：

一，她跟“鹤盟”长孙光明和“青花会”杜怒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为首尾呼应，壮大实力。

二，她准备把“金梅瓶”赠予大将军。没有了这口贝，使大将军的进侵少了口宝，而且，也如了他的意，或许可以暂作卵存。

三，她派得力亲信李国花到“大连盟”去，为大将军效命，与此同时，梁取我已逃离了“燕盟”，听说也加入了与大将军敌对的集团，凤姑顺此叫李国花监视“斩妖廿八”梁取我的去向。

凤姑原与梁取我另有一番爱恨，暂此不表。但第三项计划才开始实行，便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使凤姑只好加强第一项，断然取消第二项了。

原来“大相公”李国花追踪梁取我到了“久必见亭”，进入拐子何家后，他便回到“将军府”，向“一楼一”的燕盟总部飞鸽传书，同时，他也发现梁取我和阿里妈妈真的是两情相悦、缠绵缱绻，他想起自己和李镜花的痴恋苦情，更不忍心拆散好鸳鸯，便如实向凤姑相报。

不料，李国花一走，李镜花暗里跟踪个郎，见他老是在“久必见亭”勾

留不去，便疑心他对徐娘半老的阿里妈妈或是小家碧玉的猫猫姑娘有什么图谋，所以还留在当地观察。

这一来，就撞上了屠晚执行大将军的决杀令。

她见屠晚连猫猫也要杀，侠气一生，便给“大出血”屠晚发觉了。

屠晚以“问号之椎”伤了她。

她也回了屠晚一朵血花，落荒而逃。

这一战，使大将军必须要杀李镜花灭口。

李国花人在“朝天山庄”，得悉此事，因怕李镜花迟早要落在大将军手里，于是提出“将功赎罪”之法，他冒充李镜花负伤向上太师求医，布好了局，以图引出“大连盟”、“天朝门”和“朝天山庄”里的卧底。

他以为自己这样做，一可以使大将军放过了李镜花，二可使凌惊怖不再怀疑“燕盟”的忠诚。所以他纵然再委屈、不愿，也只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一次。

谁知弄巧反拙，从中杀出了个大笑姑婆。

大笑姑婆用反间计，在李国花擒住“卧底”追命之际重创了他，使“大相公”错以为：这是大将军布局要杀他，并借他来得罪四大名捕，使诸葛先生派系跟“燕盟”结下深讎。

李国花负伤逃逸，回到“一楼一”，报告凤姑：凤姑一听，玉颜大怒。她本来就一向不值“大连盟”所为，委曲求全，也只为一时之计，而今既是这样，凌惊怖已显狼子野心，便不再虚与委蛇，立即秣马厉兵，准备跟“大连盟”的人决一死战。

李国花这一逃，却使李镜花要为他设法补救。李镜花生怕大将军会一怒之下，歼灭燕盟，格杀李国花，她便向大将军求情，并言明只要大将军不杀“大相公”，她目睹“久必见亭”屠晚行凶一事，便决不对外人言。

大将军却要她再答允一事：她得里应外合，灭掉“鹰盟”。

李镜花对“鹰盟”的感觉跟李国花对“燕盟”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燕盟”的凤姑一手把李国花栽培出来，李国花也一向很崇拜凤姑，必要时，他是不借舍身以报的。

李国花对凤姑的这般情深义重，使李镜花错疑他是喜欢这个女人了。

李镜花在“鹰盟”则不一样。张猛禽玩弄她，同僚司徒藕、欧阳线则跟她不断斗争、互相排挤，彼此之间，并无深厚感情，反而有很深的恨意。

有时候，她确切的为“鹰盟”做了大事，立了大功，但大家更嫉妒她，把她压下去；反而她只奉承了几句，做了些华而不实的事，却得到迁升。

她对“鹰盟”，并无深情，更谈不上义气，所以她更不了解李国花对“燕盟”那种婆婆妈妈的长情。

她答应大将军，应合卧底，狙杀“鹰盟”盟主张猛禽。

由于她的合作，使大将军不仅一气铲平“鹰盟”，还杀了“内奸”大笑姑婆花珍代。大将军任命李镜花为“新鹰盟”的“代盟主”（他自己当然就是“总盟主”了）；李镜花第一件事当然就是重新整顿“鹰盟”，起用一些饱受欺压但有真材实学的同僚。

不过，大将军似乎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大连盟”对“燕”、“鹤”二盟侵占之心，已磨拳擦掌，急不及待，天下皆知了。

——既是这样，铁手便自猜想：敢情大将军已发动进攻，李镜花得悉，

旧情未了，急来通知李国花好生准备吧？

所以他马上就说：“小相公，你别动手，我并无恶意，也不是来抓你的。”

李镜花看了看铁手壮硕颀长的身影，宛若玉树临风，心里马上跟李国花比了比。

——这些年来，她为了要淡忘掉李国花，只要一见到像样的男人，就要拿他来比，要把他给比下去，自己便可名正言顺的忘了那没有心肝的男人！

可是不比还好，比了才知道他好，比了更忘不了他。

一就算比了有比他更好的，她也只对他好，只认他好，所以就更深情的怀恨他。

眼前月下，这说话泱泱气派的汉子，就比李国花雄豪大方得多了。

这名捕的风度令她心动。

可是，这又算什么呢？只是李国花能让她痴。

痴心。

——心痴。

“你下流，偷听人家说心事！”所以她冷晒道：“你没有恶意？身为名捕，要上来毁掉“七分半楼”吧？不然，半夜三更的，当小偷不成？！”

不怕痴

——我下流？

铁手心里苦笑。

——倒是真的，他是准备盗走金梅瓶，一可省事省力，二可不必与一众绿林好汉直接冲突，三可达成任务，速助老三老四。

他脸上也只有苦笑。

“我是来助燕盟鹤盟和青花会的朋友，对付大将军的——听说你现在已投靠了大连盟，却为何还向七分半楼的人告密？”

李镜花一甩微垂的前发，冷傲的道：“这是江湖事，你管得着？这是我的事，为何要告诉你？”

铁手摊一摊，无奈的道：“你说的有理，你可以不说，咱们就各上各的山吧。”

李镜花想起刚才若不是铁手明人不作暗事，道明身份在先，自己几乎就什么都说了，顿觉得也太咄咄迫人一些了，于是忙道：“你要上山？”

铁手笑道：“不上山来这里看月色喂蚊子抓蠍子啃石头？”

“你上山，就正好；”李镜花唇角终于有了一些儿笑意。那是少女的小喜，噙着唇儿一丝丝，却易牵动青年人的轻怜蜜意，中年人的似醉情怀。“正好替我办些事儿。”

铁手好笑起来了，抱着臂问：“我为什么要替你办事？”

李镜花恼火起来，跺足道：“你办是不办？”

铁手道：“你且说来听听。”

李镜花又化恚为嗔，笑道：“你潜进七分半楼——反正你都要潜进去的嘛——李国花就守在“七分半楼”里，你告诉他，我来了，现在就在山脚下“久久饭店”等他——你告诉他，他一定要来，不能不来。就算他当是造反一次，也得要来见我。他要是在明天入夜之前还不来，就叫人来替我收尸吧。”

最后几句，她狠狠的说，说得眼圈儿都红了。

铁手沉吟道：“唔——”李镜花急道：“哪，我都告诉你了，你要是不替我传话，我就——”

铁手故意问：“你就怎么？”

李镜花全力装出一副心狠手辣的样子：“杀了你！”

“哦？”铁手慢条斯理的说：“——本来我还考虑要答应你的，但你这么凶，我便不答应。”

李镜花气得噘起了唇，气得打了个寒噤：“你——”

铁手口里虽硬，但其实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成全这小俩口子，就因为李镜花把话说得太呛，他故意逗逗她的。

他不知李镜花娇横惯了，她的师父梁癡从来只教武功，不教做人，认为“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做好人”，所以，李镜花武功好，人漂亮，年纪又轻，成功时她当作自己应份的，失败时她认为自己命蹇，因而稍不中意，即要发她的小姐脾气；换作别人，在“鹰盟”里已算受到倚重了，可是她却只觉得自己受尽排斥，故而受大将军挑唆而倒戈应合。

她这下要铁手为她传话，对她而言，已够“忍气吞声”了，而今竟遭铁手“拒绝”，简直气得发颤。

她气白了唇，颤声道：“我……我杀了你——”

铁手没想到她会那么生气，正转念间，李镜花已扑了过来。

她扑来的姿势像一只猫。出手却像一头老虎。她五指箕张，疾抓铁手的脸。铁手一看，心头也有点气：怎么出手恁地歹毒？他双臂上下一腾，以“铁闸门”，挡住了李镜花那一爪。李镜花哼了一声，像捱了一蹶的猫，但她的右足，却飞踹铁手胯下。铁手浓眉一皱，双交剪向下一闪，又拦住了李镜花的攻势。李镜花一阵摇幌。铁手却未趁势反击。但李镜花在身子似稳未稳之际，双指已疾戳铁手双目。铁手双臂“铁闸门”往上一删，消解了李镜花的指劲。李镜花只觉两指痛得发麻，差点没折了指骨。但她仍发出攻袭。一记比一记狠。铁手沉着应付。——对上身的攻势，他只用“铁闸门”便已消解。——对下身的攻击，他使“金较剪”化解。李镜花使尽浑身解数，都无法攻得进去，反而双臂、两腕、十指给铁手内劲震得发麻。铁手却未反攻过一招。李镜花脸色苍白。她的身子又开始轻颤了，恰似楼高孤身不胜寒。这一回，她不进反退。退时手上已亮出一物。

一朵花。一朵桃红色的花，在月光下成了淡紫。

铁手神情凝肃，道：“好一朵花。不过，我们似无大恨深仇。”

他知道这是李镜花的绝门武器。

李镜花并没有马上出手。

她只用口，骂：“你卑鄙！”

跺了跺足。

转身就走。

在月下，她走的轻风，像月魂不意留下的痕迹。

铁手这辈子到现在是第一次被人骂“卑鄙”。

——她大概心知就算“吞吐桃花掌”出手，也未必制得住我吧？

铁手没料她竟说走就走——不说一声走也走了！

他本来是要为她带讯的。

他只是看她骄横，才逗一逗她、气一气她罢了。

——看她走的时候，气得那个样子，说不定会自杀呢。

铁手决定不再气她了。

他要告诉她，他会为她传讯的，教她放心等着，千万别想不开去。

可是他的轻功断没有内力那么好。

所以，他一直要追到久久饭店，才追上了情绪激荡中的李镜花。

久久饭店，其实是一家饭店，但也不只是一家饭店。

那同时也是整座村庄的名字。

其实，一样事物只要出了名，可能会遮盖原来的名字，例如：有人本来叫容亮察，但笔名叫甘容，由于文名太响亮了，所以人人知道他叫甘容，而忘了他本名；有的村子本叫堵子庄，但堵子庄里曾有个阿甲太出名了，所以就改名为阿甲庄，于是人人知道阿甲，不知堵子了。有的乡镇，因为一棵又老又大的树，干脆便叫做大树乡了。同样，有栋庄院，不见得藏宝贮玉的，但因为收集了很多的书，而人谓“书中自有黄金屋”，故而就称作“黄金屋”了，它里面其实不见得就有真金白银。有时候，人们索性简称它为“金屋”，外人不知，以为这里面是拿来藏“娇”的，殊不知只有好友和书，或者只有一个老是上京只为看美丽女子倒影而不应考的一介寒生而已。

久久饭店，也是因为它太出名了，它卖的猪仔饼、鸭腿面还有云雪鞍（一种耐用而外观华贵但价钱并不昂贵的马鞍），驰名远近，所以这小村庄干脆

就改名为“久久饭店”了。

——幸好，世上有些饭店是不卖饭的。（正如世间有些酒店是不沽酒的一样），这“久久饭店”，毕竟还有饭可吃、有房出租、并且附近还有些美丽风景可逛。

——例如风火海、倒冲瀑、泪眼潭。

铁手当然不是来寻幽探胜的。

但他也不想李镜花一个想不开，一时想不开，出了意外。

于是他追上去。

偏偏是李镜花的轻功极快，铁手追到久久饭店那一带，才捎住了她。

可还是不敢接近她。

因为途人已渐渐多了起来。虽然时已近亥，但因村里神诞，赶集的赶集，看戏的看戏，比平时热闹多了。

铁手生怕给她大骂：“卑鄙”、“下流”这等字眼——那时可是水洗难清。

他掩藏着跟去，只见李镜花仍咬着嘴儿，秀颌仍轻颤，像忍着什么，劲衣上的胸脯起伏得像小鸡。

这时，恰好经过三个庄稼汉。

三个人一见李镜花，喝八成醉的眼都发了亮，嘴里自然就不干不净起来：

“哗，小娘子，美得那样令哥儿痒，你一个人走不怕狗？”

“喂，小姑娘，嫁给丑叔我可好，我一天疼八回疼你娘的。”

“嘿嘿，你缝不缝裤？补不补锅？炒不炒菜？来我家当家的，包准你十指儿净得雪儿不掉片……”

铁手心知要糟。

——这姑娘脾气这样还逗她！

——这大小姐气成这样还敢惹她哩！

果然李镜花就出了手。

劈劈拍拍。

三个庄稼汉捂住了脸，手里腰畔背上的活儿全掉了一地。他们全不知怎么捱的全都捱上了。

李镜花刮了他们几个巴掌子，叉着腰，意犹未尽，等他们还手。

直至看着这三人都肿得猪头鱼脸的，才意犹未尽的悻然道：“你们不会武功？”

三人都捂声答不出，有的吞血，有的吐牙，有的给牙和血哽住了喉头。

李镜花嘿了一声，又跺跺足道：“不会武功还学人家脏咀烂话的！”

说罢，掉下一小瓶药就走。

铁手眼尖，知道那是上好金创药。

——她并没有下杀手。

（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谙武功之故吧？）

铁手倒有点意外。

——该给这大姑娘送送信儿的。

转眼李镜花窈窕的背影已入了村。

她仍挺着胸，神情就像抓着的耗子给溜走的猫。

这时，一个老太婆扭着拐杖经过。

一个小小孩扶着她。

那小孩像泥泞涂的人儿，饿得已浑没了气力。

老婆婆佝偻着背儿，像背了座山，一对眼珠子全螺转着棕色的椰花，看去不是瞎了八成也没两成能见光。

她们刚好挡着李镜花的前路。

——因为未能省觉后头有人，所以一直把路挡着，这猛道路窄，直通轱辘窠子，气忿未平的李镜花一直过不去。

她又全身轻颤了。

铁手心下一落，忙长身抢近。

——他生怕这女子猝然出手，这老婆子和小坭人可经不起风吹雨打。

李镜花又顿了顿足。

然后她便出了手——

——出手扶老婆婆，还不顾泥污，拖着小小孩，就这样一直走到轱辘窠子那儿才回头。

铁手见老婆子不住的对李镜花哈腰、点头、说话——那大概都是谢她的话吧。

李镜花还掏出几块碎银给老婆子。

老婆子不收。

惶恐。

她就塞给小孩。

小孩收了。

李镜花也就笑了。

——这一笑好美。

好俏。

连铁手心里都喝一声采。

——当然要为这姑娘送讯。

——不久，李镜花走入“久久饭店”。

——这是家有名的饭店。

掌柜姓哈。单名佛字，外号“九九修罗斧神君”，很长，也是武林人物，铁手一眼就望出来，而在一眼没望之前，也不忘了“久久饭店”之所以盛名不衰，都是因为这哈佛掌柜字号够响、江湖招牌老之故。

只见李镜花走到柜台前，扔下一锭银子：

“这三天的宿费，您点着吧。”

哈佛立即哈着腰，脸上笑容笑得像团只许笑不备哭相的佛。李镜花因是“鹰盟”高手，常在附近走动管事，哈佛是老江湖趟子，自然识得。

“小相公光临此地，蓬壁生辉，账这回全记在咱这儿，付银子便是瞧不起小店了。”

“不行。”

“李侠女这是不赏面了，我这叫毛子们薄备水酒，为女侠洗尘。”

“不必。”

“这就是我姓哈的礼数不周，招待不周江湖上的好汉侠士了。您名震天下，来这儿就是这儿的光采，去那里便是去那里的威风，我这小小的地主之谊，姑娘也不赏光——”

“不可以。你开店的，每个江湖上混的，你都奉酒送食住房子，你赚个屁？都一样，江湖混的，平民百姓，一样真金白银，钱照付，千万别坏了规

矩。您老好意，姑娘我这心领，但招待客套，我一概不收。”

说完就款款的上了楼。

留下哈掌柜在发呆。

摇头。

“哎，这年头，小雌儿还比大胡子的硬朗，绣花的要比打铁的还上道些……”

他见到铁手要住店，由于不认识，便没什么理会，更没啥招呼。

对铁手而言，如此最好。

“由于他身份特别，有些地方，只要他肯去，就一定会有特权，还有特别优待。

可是他个性也特别。

——这种地方他通常不肯去，不愿意去：因为这样让你看到的人、事、物，不见得就是真的，而且那是不真实的。

他当捕快，就是为了求“真”。

——“真”实的真。

他看见李镜花仍赌着气上楼，他已在心里立定了主意：

他决意替她传话给李国花。

于是他跟了上去。

他要通知她。

让她等他，等她那个他。

李镜花住的是丑字房，但她把子、寅二间房子，全都空租了下来。

她虽刁横，但毕竟是惯走江湖的女子。

——左右皆是空房，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既较易查觉，也较可掩人耳目，走避亦较方便。

铁手则入住未字房。

他故意选这号房子，因与李镜花的房间遥对。

伙计见他衣着平凡，也没道出来历，以为只是江湖浪汉，对他颇为冷淡，他也毫不介怀。

他入了屋，打开了窗子，本想招呼一声，说明自己会为她传讯一事。

不料，窗一开，“兵”的一声，一个瓷壶砸在窗扇子上，几乎没击着他。

再看乒乒乓乓，对窗的李镜花正气白了脸，满房子摔东西。

俟房里事物摔了个八成，脾气也发作了七成，她挨在桌沿，靠着墙壁，徐徐滑坐下来，膝间还抱了只枕头，胸脯呼吸吸促如鸽，抚着心口，似很疼，然后她的眼泪便一颗一颗地失足滑落在脸颊，接着便开始哭了。

哭得自抑不住。

哭得十分凄怆。

哭得雨打梨花，还边哭边骂：“冤家冤家，我等你怨你爱你骂你杀了你，你却冷我淡我忘我弃我憎我不理我，你你你你你你……普天之下，我就对你痴，普天之下，就你对我坏——”

说着一口咬住了枕，像捂着声：“二十年来，我对你这样，你对我那样，我好恨啊，恨煞了，恨不得杀了你！痴情总惹恨招悔，我不怕痴，我只怕你不瞅不睬不理不应不管我，我只恨你去疯去癫去狂去浪去花心！”

铁手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女人是这样骂情郎的！

他本想偷偷缩回窗里去，但他想想还是不放心。

怕她想不开。

怕她自杀。

所以他硬着头皮，招呼打半个，语言说分明：“嗨，你好，我这是撞个凑巧，你说的那件事儿，其实我会——”

话未说完，李镜花已尖叫着跳了起来，戟指尖叫：

“你偷听——偷看人家！卑鄙！下流！无耻！贱格！”

一句像轰地一声，在铁手脑门里开了花，生了炸。他这辈子“居然”会跟这四个“形容辞”扯上关系，倒是做恶梦也梦不到。就在他觉得新鲜也苦涩得哽不下去之际，李镜花已一甩素手，打出一朵花：

——血花！

错

桃色的血花。

铁手双掌一交，平空推出，以无形的劲气，把“血花”濛濛的托住；他双手翻飞，把内劲形成一个栲栳大的圈，“血花”就小心翼翼的烘托在里边，然后他再运劲一催，把“血花”平平的隔窗“送”了回去。

他既不想毁掉“血花”。

也不欲“血花”把自己房间的事物砸得个啼花烂。

当然他更不愿意那朵“血花”就“开”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只有用这个方法，把“血花”完璧归赵，“送”了回去。

李镜花更气。

她气得在颤抖。

然后抚着心口。

铁手忽然怕了起来。

他怕把这个女子气死了。

——他听说过有一种体质荏弱的人，气一气就会死的。

他可不想气死她。

“他忙说：“我我我无心偷看姑娘，我我我无意听姑娘说的话，我我我只是要告诉姑娘，我我我会替姑娘上山传话，我我我一定把大相公叫来，我我我——”

他一向镇定沉着、泰山崩于前而不动于色称著江湖，而今却忙着分辩几乎咬着舌头。

李镜花噗嗤一声。

笑了？

她啾啾小咀：“你耍我到几时？我我我，说话像个大姑娘似的！”

铁手道：“什、什么？”

（唉，想我堂堂铁游夏，今天给人骂了卑鄙，又骂下流，骂了无耻，又骂贱格，还给个小姑娘说成大姑娘！）

李镜花还想说什么，她房门传来敲门声，她打开门，就看到哈佛那张笑脸，笑得七分孤疑，三分张惶。

他也在往内张望、对着窗儿、望见对房的铁手。

他说：“对不起，打扰了。”

她道：“既知打扰，还来敲门！”

他说：“我听到房里有打斗声，特别过来看看，以李女侠武功高强，自然轻易应付，只不过，我是怕万一，万一有个万一，有些宵小之辈，招惹姑娘，小店便担待不起……”

她道：“这儿没事，你走吧。”

他说：“可是房里的东西，都砸坏了……”

她道：“你放心，我自会赔。”

他说：“要不要我叫伙计先跟你换一换，清洗一下。”

她道：“待会儿再换，我会住子号房。”

他说：“那末……”

她不耐烦了：“什么那么那么的！”他使使眼色：“是不是那厮惹你？我着人把那痞三撵掉如何？”

李镜花笑了起来。

她的泪珠在颊上犹未干。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似的，然后蹙了蹙眉，捂住了胸，像心疼。

“你撵走他？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

“哈哈！”李镜花这回干笑了一声。

“哈哈？我可没这个弟弟。”哈佛诧道。

“他是铁手。”

“铁铁……手？”

“四大名捕中的铁游夏铁二爷。”

“什什什什什什什么？！”

“好了，如果你能把他撵走，赶快扯铁链抓箩筐披皮褥的把他崩走十万九千里吧！”她寒起了脸，“不然，哈掌柜的，这儿可没你的事！”

“叭”的一声，把门关上，把哈佛的那张强笑的脸关在门外。

然后她回到窗边。

“喂。”

她叫了一声。

“是。”

铁手不知是怕了她，还是不想招她心痛，应声也毕恭毕敬的。

“你真的替我传口讯儿。”她幽幽的问。

“是，一定。”

“你真好。”

她嫣然一笑。

“我请过三人上去，都没了声息。”

“他们是谁？”

“鹰盟的亲信：“响头蛇”侯大治、“西班牙”祈大乱、“红发神婴”洪水清。”

“他们既是“鹰盟”的人，近日“鹰盟”又为惊怖大将军为虎作帐，而青花会、燕盟和鹤盟又正与“大连盟”对抗，难免会防着点，当敌人办。”

铁手平心静气的分析。

他很希望李镜花就这样常常笑。

不要心疼。

李镜花忽尔宛然一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大相公出来？”

铁手摇头。他在听。

李镜花在看她自己的手指，她的指尖很纤细，但指节突露，在女子的指型中比较少见，“我是下了决心，劝他和我私奔的。”

铁手有点诧异。

“我们加入“大连盟”，也是逼于无奈。武林中只有现实和势利，没有道义。江湖上只有拳头和名气，不讲道理。谁是真正对我们好的？没有。师父教我武功，初是为了找个女子服侍他，好让他继续癫下去。也就是说，他能癫下去，就因我替他做尽一切不癫之事，他才能癫得潇洒自在。后来，他悉心培育我，为的是要让我打赢蔡师叔的弟子李国花。同样，蔡师叔对国哥也一样，为的是替他争口气，为的是弟子服其劳，为的还是他们自己！”

铁手道：“可是，你和大相公还是没有成为敌人啊。”

“那是我们两情相悦。交手几次后，出手疼着对方，就打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就离开师门，一齐加入了燕盟。”

“哦？却是后来你离开了燕盟，进了鹰盟，何故？”

“因为“燕盟”的盟主是凤姑，她是个女人，美丽、妖艳，多男人喜欢，而我也美丽、好看，而且比她更年轻。像她这种女人，必定容不下我这样的女子的。我看国哥对她多崇拜、多听话啊！我看了就想吐，于是我要他一道离开，加入别的帮派。”

“他不肯？”铁手似听得趣味盎然。

“他不要脸，他说什么凤姑对他不薄，不能说走就走，犹豫不决。我一气之下，骂他不长志气，就加入了鹰盟。”

铁手却问：“燕盟和鹤盟、青花会都有过命的交情，主持人也都是男的，你为何不加入鹤盟或青花会，舍近取远呢？”

“青花会的杜怒福跟凤姑是同一鼻孔出气的，长孙光明跟那婆娘更有勾搭，加入他们？更无出头之日，我宁跟从“一飞冲天”张猛禽。”

铁手开解的笑道，“张猛禽待你算是不薄。”

“不薄？”李镜花靠着窗沿，斜靠坐了下来，柳眉一竖，“他也不过是利用我，鹰盟原盟主林投花失踪了，大概是跟那种花和尚跑了。张猛禽镇不住大局，急需人材，才破格拔擢我。而且，他一直都垂涎我的美色。我这样一个女子，要在这样浑恶的江湖上立足，难免要吃不少亏。所以，我一有机会，立即便反了他。”

铁手方正的脸恰好对映着圆圆的月亮。

他觉得月色的柔光披在那火爆姑娘身上是件好事。

月华下，墙很苍白，李镜花也很苍白，她的声音更苍白。

“所以，这次你也叫大相公叛离燕盟？”

“他叛不叛，是他的事，至少，他还想跟我在一起，就得马上跟我走。”李镜花又在恚怒懊恼了，可在她恼怒时候，她的样子还是那未嫩，那未俏，那末可人，“他是男子汉，该有个样子：在江湖上历经这些岁月，我已看透了；你要有所成就，就必得自立门户，不要再寄人篱下，受人利用。我现在有鹰盟在手，可跟他一并统御，只要我们运气好，就可以称霸一方。可不是吗？谁都一样——”

她倦倦的一笑：“大将军在利用四大凶徒，诸葛先生也一样在利用你们——四大名捕扬名立威，他也沾了光；要是你们毫无用处，他才不用你们哩。”

她忽尔悠悠地带着微愁，低声问（像问她自己）：“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铁手沐浴在对窗的月色，他觉得月色虽好，霜色太寒，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李镜花却微微一笑，唇角漾起了几丝秀气的笑纹：

“因为你肯听我说话，一直在听。”

然后她开心起来，眼中感动的亮了光华：“你真好。”

然后她又忧愁了起来：“他有你一半好就好了。”

铁手咳了一声：“他……他没听你说话吗？”

“他？他哪有空！我跟他说话，他手上总是忙这忙那的，像他整个人不是他娘生出来的，而是忙出来似的，怎会专心跟我聊天？”李镜花不屑的一笑，也不知道不屑是对李国花，还是针对她自己，然后她指着两窗间的差距，

忧忧的道，“还是你好。四大名捕，铁手二爷，这么忙，这么晚，又这么远，但你还是耐心听我说话，细心地回答。你真好。”

她后面又加了一句。

很认真。

——她认真的样子真好看。

铁手笑问：“那么，你呢？”

“我什么？”

“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听他说话？”

“我听他说话？”李镜花嘿笑了起来；她不屑的时候，玉颊一样有几道笑纹，“我听他说话？”

好像觉得这句话很令她荒诞似的。

“我听他说话？我是女的，他听我说话才是！”她满脸荒谬讥诮的说，“他老是说他那些英雄事，说什么为大局设想，说什么雄图大志，说什么锄奸去恶舍我其谁！我才不管！我是女子，我也是风云人物，我自有光采风流，我也要找人倾诉，我我的是听我倾吐的人！”

铁手望望月色，忽然指了指。

李镜花望望月色。

水气渐消。

月如天镜。

清亮。

“什么？”

她不明所以。

也不明所指。

“没有这种人。”铁手温和的道，“所以，你下回只有找她倾诉了。”

“她”就是月亮。

李镜花仍未感觉到铁手的话其实是凝肃的：“找她不如找你。”

“不，我也不能。”铁手凝望她道，“你知道吗？听你的话，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李镜花婉然一笑，“我就知道你同情我，喜欢我。”

“不是。”

铁手用他内劲一般浑厚和坚定的语音道：“我的感觉是：你错了。”

不认错

他们隔着窗儿在说话，现在，月亮照到李镜花那边了。

当然，铁手那儿也有月色，只不过，此刻，月已偏西，照李镜花那儿少一点，照铁手那边多了一点。

——原来月亮也会偏心的。

其实月亮当然是会偏心的，要不然，它又怎会有时圆？有时缺？有时上弦，有时下弦？有时缺左，有时缺右，有时候还干脆不亮了。

“我错了？”

看李镜花的神情，敢情她这辈子很少给人说过她“错”。

——甚至连“不对”也难得几回闻。

“对，你错了。你太自我了，也太自私了。你如果真的喜欢他，你就应该不只要他听你的话，你也该好好的听他说话。试想，一个男子汉竟然只能恭聆红粉知己的威风史，而他自己却乏善可陈，那么这男人还值得你尊重吗？不尊重的人，如何喜欢？老是只有你说，没有他说，到头来，只有谈天气月色哈哈，你便要失去他了。”

李镜花噘着唇儿：“我……我……我偶然也有听他的……我总不能啥都不干，放下活儿，只听他的吧？”

“放下活儿，听老朋友、好朋友说说话，有什么不当？活儿只要活着，总是要干一辈子的。可是好友找你谈心，不一定再有此情此境。也许，时过境迁，他不想再跟你谈了；或许，雨过天晴，他觉得没啥好谈的，或者，他其实比你更忙，但仍争取一刻谈话，说不定，你们再也没有谈天的机缘了；那么，为何不珍惜这一刻对话？你专心听他片刻，可能好过心不在焉谈一整天，也胜过在千言万语尽说些不相干、不契心的话。”

“我……”忽然理屈气壮了起来，“我干吗要让步？我是女子，一让步，就让人欺负了。我是女子，一相就，人家还以为我在讨好他！”

“你便是这样，什么理由都搬到脚下垫着，但其实都只是借口。斤斤计较，得的是势，失的是心。要当成武林侠女的是你自己，这自然刚强惹不得；要当弱质女流也是你，那当然软弱欺不得。反正对你有利的，你都当仁不让了，理亏的都在对方、你叫人如何亲近你？从何帮你？怎样对你好些？”

“我……”

她觉得月亮有点晒，照脸有点灼热，就“我”不下去了。

“做人，原是该多记恩少记仇的。你看你，总是往仇恨处想，对待你好的没了感谢之情，对待你坏的有仇视之意，结果，就自己活得不快而已。梁癡扶育你，你才有出色武功，省却许多远路崎岖，一下子能出人头地，你为他做点事，也理所当然，但你只怪他驱役你。燕盟、鹰盟，待你也算不薄，始终都当你是重将，可你只说凤姑排挤你，张猛禽打你主意。要是他们真的心存歹意，早就把你杀了埋了，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瞧不起李国花脱不离燕盟，可你呢？也只不过大连盟大将军麾下的傀儡而已，你责人严，律己宽，谁会服你？”

李镜花这回气得竟有些口吃了起来：“你……你你……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为什么不敢？你当我是朋友，才告诉我这些话，承蒙你不弃，大家才刚相识，你当我是好友。既然你当我是朋友，我就要做好当朋友的责任，明

知你不悦，也要骂你，提醒你、好好教训你，好让你知道，其实是你自己错了：师友们是爱你的，喜欢你的，扶植你的。为什么要把帮助都尽想成利用？别人好意不一定别有居心！就算是利用吧，那也说明了你有用，我还巴不得向全天下的人说：“请利用我”呢！”

李镜花的胸脯又在起伏。

她的人很秀气。

也很瘦。

所以胸脯不宽。

但高。

——她的身裁并不丰满，却是另一种好看。

她呼息起伏不定时，似只不安的小鸡。

铁手本待斥骂下去，忽又觉得有些不忍。

所以他也欲言又止。

李镜花忽道：“你有没有听见？”

她的语音很小。

也很轻。

铁手茫然的摇了摇头。

——奇怪，凭我的内力，居然听不出来。

他神凝气聚，摄镇七窍，方圆里内，虫行蚁走之声均在他听觉之内，并无异声，但却渐感一种奇怪的异象。

李镜花在月下抬起了秀颌，笑了：“不是那个，是这个。”

她指了指自己起伏的秀胸：“我的呼息证实了我理亏。”

铁手凝了凝神，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脸上却是一热。

——幸好脸红耳赤在月色里是不易觉察的。

“我理亏，但我没有错。”她悠悠的笑道，“让我告诉你，世上有四种人是死不认错的：一是位高望重、手握大权的人。他们要面子，生怕认错会伤害他们的权威。二是大奸大恶、坏事做尽的人，他们已不能认错，一认就错到底、永不翻身了。三是固执成见、蠢材笨人、他们以为认错才是愚蠢的行为。”

她说得甚为欢快，还指着自已秀巧的鼻尖，说：“第四种就是我这种人。”

她很得意的说下去：“女人。女人是不惯于认错的，所以尽管你的话有理，我听进去了，但我是不会认错的。”

铁手觉得她很可爱。

但自己任务已了。

而且，就在刚才凝神静聆的刹那间，他听到了一些声音，还在眼前出现了一些景象，交错幌动，惊心动魄。

李镜花这时又说：“你会替我向国哥传话？”

铁手道：“会。”

李镜花慧黠的笑了起来：“你帮我的忙，我也帮回你一个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趁黑摸上七分半楼要做什么？你们四大名捕的冷血，正在对付大将军，凌落石志在金梅瓶，献上讨好，你们一定是夺他所好。我可以告诉你金梅瓶在哪里。”

她悠悠一叹又说：“可惜我不能与你一道上山。国哥说过，我要是杀伤燕、鹤、青花会三帮人马任何一个，他都此生不再理我。可是，以我武功，

若不伤人，根本就上不去；如果出手，只怕是伤人杀人都难以自控，只好托人上去了——我听你的话信人好意，但你可不要负了我之托。”

她像小孩子跟人约定似的认真的说。

铁手在月下坚定的点头，向对窗月下的女子。

还有他心里从刚才细聆凝神之时闪过的映象：

山摇地动，杀气裂岩，一个腥红僧帽的人负拖着一间大房子迤迤而行，屋顶上有一头金眼的牛。

石火惊飞，刻字镂血，一个腰插青铜长刀的披发僧人，一路镌着经文，他布满伤痕的背后，彩虹幻化成红蓝绿黄色的佛尊。

烈火熊熊，金蛇狂舞，一群欢歌而生悲歌而死的女子，围绕着一个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慷慨豪士，醉生梦死，如蛾扑火。

这些幻象，仿佛穿透了时空，堆叠了蠢蠢欲动、惴惴不安、步步惊心、念念不忘的异动，迫向现实里的他，潮湿的泪眼山，惊梦中的七分半楼。

鹤飞燕来，青花如梦，他觉得李镜花在此，已如中天之月一般安然无恙，他就去插手管一管那平静无波中的暗潮，暗潮卷涌中的江湖。

离开未号房的铁手，受到空前未有的热烈待遇。

哈佛和哈佛的伙计们知道他的来历和身份之后，打躬作揖，赔罪阿谈，几乎没把头叩得捣蒜坭似的，也巴不得把他供上了久久饭店的神龛上。

——原来“名气”是那么管用的，难怪足以使人力争不休。

铁手感叹。

他也不过份漠然，只匆匆离去。

就要走出饭店的时候，忽见一个黑色还是枣色劲装的女子，一闪身就上了楼梯，她背着月色走近来，脸上只映着店伙出迎的烛光，眸子里也映出两点烛火。

铁手因为赶路，所以才不经意的瞥了一眼。

那女子掠过一阵香风。

淡得像一场忘记。

铁手也不觉意，但在路上猛念起李镜花的样子，却只记得照在屋脊和窗棂子上月色，她那苍白的心疼，还有那一缕香风。

以及那两点烛眸。

——他当时并未细辨：为何他把两个女子的形象混和在一起，更未细思为何一个只瞥一眼的女子和一个与他在月下跟他谈了整个时辰话语的女子，在他的偶掠的思忆竟然并重！

狂

李镜花实在高估了铁游夏。

这也难怪：她跟他几次动手，根本连迫他出手都办不到；况且，他跟踪她一大段路，她也不曾察觉。

——她不知道这只是因为铁手的内功高明、内息雄长之故。

铁游夏长于内功。

逊于轻功。

他上“泪眼山”，不让人发现，这点他办得到，且毫不费力。

但要他悄没声息的进入“七分半楼”盗“金梅瓶”通知“大相公”，实在力有未逮——如果遭人发现，他只好被迫动手，但动手伤人，他又不愿。

他思虑再三，觉得明人不做暗事，加上自己要讨的是人家的东西（且不管东西原是不是属于他的），都该光明正大，当面说清楚。宵小所为，他还是干不来，于是决定投帖拜山，叩门拜会。

七分半楼位于倒冲瀑的泪眼潭前，水气迷离，烟雾弥漫，湿气很重。

七分半楼楼高七层半，顶上半层，是用来种植一种黑色的花——每七年半才会结实为“青寒果”——由于气候潮湿，水质特异，此处最合青寒花果栽植生长。

这时候，已过子时，月过中天，略偏瀑崖，铁手不欲等到天明，以免夜长梦多，所以他即现了身，拜会“青花会”会主杜怒福

他才一现身，青花会的高手、徒众立即知道了，他递上了拜帖，守卫知道他是“四大名捕”中的铁游夏，一面留神着他，一面客气寒暄，一面则派人向内走报。

铁手也先不入内，好让对方准备，所以就站在门外，耐心候着。忽见蓝火金星一炸，接着轰轰作响，原来门前已多了一人，赤膊上身，满头狂发，腰佩古铜长刀，正趴在长阶上凿字。

只见他手锤急啄，提凿密敲，一下子便在石板阶上凿出了一个直欲翻飞入眼的大字：

狂

守卫见此入形迹忒怪，但以为是与铁手同来，不敢干涉；那人龇牙一笑，他的乱发遮盖了他脸部十之六七，笑时牙龈有血，但自发帘里透露的目光有一种疯狂的宁静。

“这便是我的名帖，快去通报社老怒，我来了，俺嘛呢叭咪吽，密言佛耳，万载真谛。”

这时，大门里外各走出二人来。

这四人形状不同，高矮不一，但都气凝神锐，步履沉稳，除此以外，四人皆有一个共同表情，那就是脸有怒容。

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征：

瘤。

眼睛不住晃动的人左颊有一颗大瘤。

鼻子如隼钩悬的人喉咙有一颗大瘤。

马脸汉子背上有一颗大瘤，高耸如驼峰。

脸上有王字形皱纹的人，左胸衣襟空出了一大块，大概也是肿瘤。

这四人分别从门左右两侧，自外左右两边行来，其实恰好分了四个方位，

堵死了铁手和蔡狂的去路和退路。

铁手才看一眼，便知道来的是谁了。

——“鹤盟”盟主长孙光明，手下有三大祭酒：公孙照、仲孙映、孙照映，都是一流好手。

——“燕盟”盟主凤姑，手上也有三祭酒！李国花、余国情、宋国旗。

——同样的，“青花会”也有“青花四怒”：陈风威、李凉苍、张寞寂、王烈壮。

——所谓“四怒”，其实是江湖人意指“四瘤”的谐音。

四个样子愤怒的人。

四名长着肉瘤的人。

四人先向铁手、蔡狂抱拳拱手，唱喏招呼，执礼甚恭，但也极为防范：

“两位稍候，我们已请人通知会主了，他片刻便会欢迎。”

“难得两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尚祈恕罪。”

“却不知何事劳动大驾，使二位夤夜来访？”

“咱们会主因会务烦缠，久未拜望诸葛先生，不知先生可好？这次铁二爷和疯圣莅临，想必有要务在身吧？”

铁手知道这四人见蔡狂和自己一道出现，早已当作是一道上的人了，只是这也不好——澄清，便想当着杜怒福时再一并说明，当下寒暄几句，搪塞过去，前来“讨瓶”一事，毕竟不能如此便开门见山。

语不到两句，杜怒福便匆匆行出。

他已五十开外了，肥头大耳，好眉秀目，虽然像一尊雕在蕃薯上的活陀佛，不过行动之间，一点也不颠踉蹒跚。他一见二人，哈哈大笑道：“稀客，稀客。失迎，失迎。”

他笑的时候，竟似满脸怒容。

他执着铁手的手，亲切而亲热地问候：“诸葛兄可好？国事螭蟾，豺狼当道，天下黎民百姓福祉，都要依仗他多费周章了。”

铁手听得心头一热。

他自己极尊敬诸葛先生，所以，当人衷心诚意的推崇诸葛先生，他便会由衷感激，十分感动：觉得世叔所作所为，费心费神，没有白费。

然后，杜怒福转向蔡狂笑道：

“疯圣，别来无恙否？”

他对蔡狂似有些避忌。

也不似对铁手那末亲切。

蔡狂没有什么反应，像忽然之间入了定。

杜怒福向铁手笑道：“你们怎一道来的？你看我，要两位站在大门口叙议，真是怠慢了！该打！不如咱们进去——”

蔡狂忽喃喃的道：“对，该打。”

杜怒福没听清楚：“什么？”

蔡狂抬起了头，乱发披脸里又倏射出两道寒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杜怒福一愣：“我说什么来着？”

蔡狂认真的道：“你说：该打！”

杜怒福仍没弄清楚是什么意思：“我说该打？”

蔡狂在披发的寒光转而成厉：

“对，你该打！”

就在这刹那之间，他就出了手。

狂得起

杜怒福对蔡狂似有些防范。

可是，他也万未料到蔡狂竟然会在此时此地对他动手。

——何况，蔡狂是明看来拜会的，而且，还是跟铁手一道来。

蔡狂一出手，手就抓向杜怒福的脖子！

杜怒福怒叱：“你——”

全身倏然一缩，十八道阶梯，给一缩而上。

但蔡狂的身子随之而上，就像他的手陡然伸长了似的，仍捏向杜怒福的颈项。

铁手惊叱：“你！”

他腾身要拦。

这时候，阶上已闪过一道青色的精光，“青花四怒”一齐出了手。

向铁手。

陈风威的掌劲青黑。

李凉苍的掌劲灰黑。

张寞寂的掌劲黛黑。

王烈壮的掌劲朱黑。

四种掌劲，幻化为四种黑色的劲力，向铁手截击。

铁手大喝一声，左掌接下四道掌力。

右掌一吐，劈空内劲，攻向蔡狂。

这刹那之间，铁手和“青花四怒”都抹过不同的怀疑与恍悟：

铁手在“青花四怒”向他出手的一刹间，一时不知这四人是错疑他和蔡狂是同谋，还是他们根本与蔡狂是同谋，对杜怒福倒戈相向。

“青花四怒”在铁手居然只以一掌抵消自己四人掌力，感到惊震，但在铁手凌空出手阻拦蔡狂之时，才知道原来铁手和蔡狂并非同路。

但已迟了。

如果铁手能全力阻拦蔡狂，也许一切还来得及。

因为就在铁手分心与那四股黑色掌力相对时，蔡狂已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他的手始终抓不住杜怒福短小多赘肉的脖子，但他的长刀已戮着杜怒福的背心。

刀是白色的。

白如月。

月却是青色的。

——像一张因太惧怕而转成惨绿色的人脸。

奇怪的是，当那把刀拔出来的时候，虽然快得谁都不及细看，但它明明是青色的。

可是，当这把刀停在那儿的时候，却换去了月亮的光芒，变成了月白色。

还带着月色般的沁寒。

这时际，“青花四怒”都立即收了掌。

收掌原因有三：

一，他们掌力全吐，铁手一掌相对，只觉如泥牛入海，但铁手掌力却全不回攻。

二，社会主已受制遇危。

三，看来，铁手跟蔡狂并非一道的。

同在此时，蔡狂散发飞扬狂旋。

飞发如鞭，——切碎铁手的凌空掌劲。

叮叮当当连声，铁手给切成碎片的掌力犹自落地有声，石阶簌簌碎落，余劲似一条条喷着火信的金蛇，灼得疮痍处处。

只听蔡狂闷哼道：“铁手，这儿没你的事，也不关你事！”他唇角流着了血丝，像爬出了几条红蚯蚓。

月下，每人的脸孔都成了惨绿。

就在蔡狂飞发碎掌劲的刹间，他的脸容已亮了出来：

原来是一张凌厉的俊貌，约莫三十来岁，神情中带有一种痴狂的宁谧，像个伏在草丛里要扑杀蚱蜢的乖孩子。

他身上的疙瘩疤痕，似跟他的脸孔气质全无瓜葛——仿佛身上是租赁过来似的。

只听杜怒福忍怒道：“蔡狂，你这是什么意思？！”

蔡狂道：“没什么，我只请你造反一次。”

杜怒福奇道：“什么？！”

“敬请造反一次。”蔡狂说，“现在鼠蛇当道，狼狽为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朝廷不振，积弱一至于斯；社稷不宁，奸佞横行无忌。苦的是百姓，惨的是人们。我们是苦大仇深，我是心高情真。我要你们都站起来，敬请造反一次，打一场人民战争。”

杜怒福骇然道：“你……你要我造反？”

蔡狂道：“造反又怎地？拚得千刀剐，皇帝拉下马。想不流血？只怕血流成河！要不动干戈？只怕任人鱼肉！命只有一条，心只有一颗。我是来世间行佛道，杀父杀母不可，杀君杀魔无妨！如果佛阻佛道，杀佛祖亦成道！我信得过你一诺千金，今天只要你要一口答允，我便收了刀，为你奔走，供你差遣。”

杜怒福又惊又怒：“这……这怎生使得？！”

蔡狂道：“什么使不得？你们仅存的五帮六会六联盟中，已有三派人马加入我的大计，为“天机”效忠了。”

杜怒福冷笑道：“没想到“疯圣”也为张三爷卖命。”

蔡狂道：“我只是为国家民族卖命！你要是不答应，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我一刀劈了你；二是你把养养给我！”

杜怒福怒不可遏：“蔡疯子！……你……你太……太狂了！”

蔡狂冷冷地道：“怕什么？老子狂得起！”

杜怒福气得口吃了起来：“你……凭什么扯上养养——”

蔡狂啐道：“因为她本来是我的，是你夺了她！你年纪大，你无胆量，你不算条汉子，你没有资格跟她在一起！”

他一激动，齿间便淌着腥红的血。

杜怒福惨笑道：“就算你说的对……可是，你竟要在铁捕爷面前定计造反？！”

蔡狂道：“姓铁的也不算什么，四大名捕都是傀儡而已！诸葛先生抵死周旋，也不过将死局强撑、败局求活而已，那是没有用的！到这个地步，已不是让坟墓里的死人苟延残喘，而是让我们活着的人多争一口气。铁手又如何？你瞧着吧，他们若仍有一点血性，迟早都要反了！”

杜怒福叹道：“可是，我们这样做，只会致使战祸肇生，连累大家，害苦百姓，牵连养养……”

蔡狂又啐了一口血沫子：“呸！你何德何能，在我面前提养养姑娘！”

忽听一个女子在阶前道：“蔡狂，你也太狂妄了！”

蔡狂闻言一震，半晌，才敢抬目望去。

梁癡蔡狂

突然，有一双眼睛

失败是不会死人的，可是失望会。

不 信

铁手手痒。

他想揍人。

揍的是蔡狂。

——因为蔡狂太狂妄。

其实狂妄的人可能要比谦虚的人直，谦虚的人要比狂妄的人来得聪明：谦虚的人只让你从他的言行里感觉到他是谦虚的，但其实他内心可能比谁都傲慢；狂妄的人说什么都要比谦虚的人笨，因为他太沉不住气，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赚人嫌恶。

自大是人类行为里最容易让人反感的性情之一。

故而，连那么厚道、温和的铁手，也对狂妄自大的蔡狂看不顺眼。

——一个人如果真材实料，就算自大狂妄一点，铁手也还可以勉强忍受，由衷佩服的。

可惜自大狂妄的人泰半都未下苦功，更无实学，要不然，一个人若了解自己在恒河星空广邈无限的宇宙中，只不过是片瞬即逝、渺如蝼蚁而已，还有什么足以自大、可以狂妄的呢？

正好这时有人开声痛骂蔡狂狂妄。

铁手深感同意。

他也是甚感意外：

——因为一个真正狂妄的人，有人骂他狂妄的时候，他反而会因此更嚣张自大、引以为荣。

蔡狂这一刻却很震动。

骂他的人是一个女子。

女子站在阶前，穿枣红色的云肩，黛绿趁兔白的深衣襜褕，襦裙袅袅，蛮襖垂鬟有益，其实也没什么特意装扮，但就站在披着月色的杨花树下，和着簌簌而落的漫漫杨花，只觉她纓络灼烁，宝珠生辉，连同站在她身旁婢仆打扮的女子，虽然脸容看不仔切，但也觉眉目姣好，沾风带香。

只听蔡狂苦笑长叹（先苦笑，后叹息）道：“养养，我为的是你，你……骂的是我？”

梁养养道：“你为我？那赶快放下刀，放了会主。”

蔡狂道：“不能放。我是来救你的。大将军及大连盟的人，迟早必定摧毁七分半楼，你再跟这老儿在一起，造反他不敢，投降他不愿，到头来也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跟我离开这儿，大将军一时还不敢惹我，我誓必护你平安。”

梁养养道：“你是说，大将军会亲自攻打这儿？”

蔡狂道：“他自己不来，也会派人来。据我所知：‘四大凶徒’中的唐仇和燕赵都快到了，而且，‘十六奇派’中也有数派前来围攻，你们光是‘鹤盟’、‘燕盟’和‘青花会’这干窝囊，是断断守不住的，这儿，也是万万留不得的。”

杜怒福虽然命在人手里，一张脸巽血似的红，可是语音却仍笃定豪壮：“这个我们早就晓得了。你别看两位可以轻易上山，事实上，你和铁二爷、梁狂僧、燕赵及卅一死士在数天前的行踪，我们已有纪录了。大连盟或四大凶徒、十六奇派要灭我们，也不是说灭就灭的。”

蔡狂晒然：“可是我还是一上来就制住了你。”

杜怒福平声道：“那是因为我不防着你之故。我知道你平日作为似癫还狂，但不致于是大将军的走狗，加上养养一直说你虽荒诞不羁，但向来明辨是非，是个好人，所以我才不提防。”

蔡狂一甩散发，狠笑道：“所以你现在很后悔了，是不是？”

“没有后悔，”杜怒福平声道，“只是遗憾。”

“遗憾？”

遗憾得见名震天下的‘疯圣’，却只是个黑白不分、暗箭伤人的狂徒！”

蔡狂吼道：“你说什么！？”

梁养养从容地道：“他说你是疯子、狂徒，枉他以英雄、壮士待你。”

蔡狂的刀尖往前一掬。

杜怒福闷哼一声，胸膛也向前挺了一挺，看来，刀锋是划破背肤、戳入肌肉里去了。

蔡狂狞笑道：“老匹夫，你让我带走养养，我就放了你，前事不究。”

杜怒福哈哈大笑。

蔡狂怒极，叱问，“什么？你笑什么？”

杜怒福笑道：“你还是杀了我吧，她是不会跟你的。”

蔡狂鄙夷的道：“她跟你在一起，分明是被迫的。一个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子，她会跟你过一辈子？你好意思拖她一辈子？”

杜怒福叹道，“是，我本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们两情相悦，也没啥拖累不拖累的了。你还是杀了我吧，要她跟你，我就算答允，也无济于事。”

蔡狂越听越火大：“你算啥乌龟王八蛋猪粪大肠，大言不惭！她会死心地跟你这半身都爬进了棺材的老头子，我就不信

忽听梁养养平心静气地说：“不到你不信，我就是这样。”

蔡狂龇牙笑道：“我不信。”

梁养养道：“你不信也没办法。我喜欢他，他喜欢我，没有一点勉强的成分。”

蔡狂狂甩着乱发，现出他额上一颗肉色的瘤，以及除此肿瘤之外，好一副飞扬跋扈的俊貌。

“我决不信！”

“信不信由你。你杀了他，我也决不会跟你，只会替他报仇——除非你把我也杀了。”

蔡狂突然发狠：“如果你不肯跟我走，我便一刀杀了他。”

梁养养仍平静的说，“威胁也是没有用的。就算我跟你，我的心也是他的。”

蔡狂转向杜怒福耳背露出森森白齿，咬牙切齿的道，“你去劝服她，要不然，我就杀了她。”

杜怒福也持平的道：“你杀了她吧，我是劝不服她的。你只要伤她一根毫毛，我便倾所有之力，也要替她报仇——你还是先杀了我吧。”

蔡狂向月狂嚎：“我不信！”

然后虚砍数刀，刀白月青：“我不信！！”

他捶胸狂喊：“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不 服

他当然不信。

——杜怒福这年逾半百的老头儿有什么好，但养养竟对他如此死心塌地，而两人之间却又如此恩爱逾恒、生死无惧。

所以他很不服气。

他的刀势又向前一搠，厉声道：“你不放弃她，我就立刻杀了你。”

杜怒福摇首道：“你真可怜。”

蔡狂怒道：“什么？我可怜！？”

杜怒福颇为惋惜的道：“好一张俊貌，好一副身手，却因从未恋爱过，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

蔡狂突然收刀。

拖刀急纵。

刀甚长。

刀锋在石阶上划炸出青火。

他才放了杜怒福，但长刀已抵在梁养养的下颌。

铁手也没料到蔡狂会这样收刀却马上又用刀制住了另一人，连他也不及出手拦截，更不要说“青花四怒”了。

他这时才看清了梁养养。

——一个很福相但丝毫不影响她的艳丽，反而增加了一种美丽女子少见之和善。

她像个大姐姐。

她的脸很丰。

唇色艳。

眼儿水汪汪。

鼻下唇上，有一道小疤痕，因为这张脸是那末无暇，所以份外分明。

刀白得令人发寒。

寒得发抖。

手是抖的。

所以刀也轻颤。

——轻颤的刀锋随时会没入她的咽喉。

然而梁养养却很定，脸上有一种彷似遥观水边鹭鸶的神情。

蔡狂尖声道：“跟我走，否则我一刀杀了你。”

梁养养为他婉惜似道：“你这样做，不觉得很累吗？”

铁手已经准备出手了。

他在找机会。

（也许，梁养养身旁的婢女若尖叫一声，我或能争取一刹那之机，制住蔡狂。）

他在想办法。

（刚才，杨树上和屋檐上都落藏了一人，他们到底是敌是友，究竟来救人还是害人？）

就在他等待时机的这一刻里，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蔡狂长嘘了一口气。

然后出刀。

一刀斫在石阶上。

石阶十五级，在星火四溅中，给斫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

然后他说：“没事了，我试过了：你们确是真心相爱，我多虑了。对不起。”

这回不但铁手怔住了，连杜怒福也甚愕然。

唯一不惊不疑的大概只有梁养养。

她笑漾起深潭般的梨涡，很高兴的伸出一双手，去握着蔡狂布满青筋的手背，欢欢喜喜的道：“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强人所难、持爱相胁的人。”

“青花四怒”已脸带怒容的分四面跃上石阶，包围了蔡狂。

杜怒福也不十分懊恼，只问：“怎么回事？”

蔡狂似根本没把“四怒”放在眼里，只向梁养养深情款款的说：“你本来跟我有了婚约，癩老鬼把你许配了给我。可是，你却嫁给了这老头子。我不服，这口气憋不下，以为你是被迫的，或另有苦衷。而今一试，知道你们相亲相爱，两情相悦，心有默契，至死不渝，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了，也放心了。”

梁养养眼眶潮湿：“你……”

杜怒福释然哈哈大笑道：“原来你这小子是来试探我的。”

只听一阵掌声，一人叫好。

掌声是杨树上发出来的，是个男子。

叫好却在檐上，那是个女子。

两人飞身而下，先在空中会合，随而飘然落在阶前。

这一男一女，男的身形颀长，宽袍大袖，脸容带有一股英悍之气，但书生气质却很浓烈；女的样子恬静秀丽、温驯善良，唇厚而艳红欲滴，眼眯而时露笑意，但却给人很艳很艳、极艳极艳、非常艳非常艳的感觉。相较之下，养养的艳是一种福气，这女子的艳却是在极秀气中令人感染到极妖冶。

这两个人的形象，其实绝不和谐：

譬如男的一皱眉、一拗唇、一甩袖，都充满悍之气，但予人的感觉，还是十分舒闲、文质彬彬的。

女的本来一副庄端秀丽、与世无争大家闺秀的样子，但不知因为她身裁太过婀娜，还是因为她唇儿太红颊色大艳，眼色太媚之故，这样看去，有一种飞蛾扑火烈焰的感觉。

这种迥然不同的不和谐，在他俩人身上出现，又成了另一种很和谐的感觉；而他们俩走在一起，本来是极不和谐，但看去却互相映衬得极和谐，再和谐也没有了。

杜怒福叫了一声：“惭愧。”

男的谦逊的向杜怒福道：“惭愧的是我们，迟来一步，什么忙也帮不上。”

女的向铁手和蔡狂大方得体的拱手道：“他是‘鹤盟’盟主长孙光明，我姓伏，小字鸣凤，向铁二爷、蔡疯圣请安了。”

蔡狂道：“你们大概以为我真的要挟持或者格杀社会主及其夫人，所以赶过来对付蔡某人的吧？”

长孙光明不卑不亢的道：“我们跟社会主有过命的交情，要是他老人家有事，我们帮得上忙的就一定全力以赴，帮不上忙的也会赶来拼命。”

杜怒福感慨地道：“两位本调集两盟兵马于七分半楼，都各有司职，而今，都为了杜某区区安危，疲而奔命，杜某铭感五中，无颜以报。”

伏鸣凤听了好生不悦，只说：“杜老您这是什么话，我和长孙当年若没有你一手扶植、耐心教诲，岂有今日，咱们这会儿赶来，却是啥也没做，惭愧的是我们才对！”

忽听月下一声长啸，远远传来，悠悠不绝。

蔡狂一甩乱发，哈哈大笑：“看来，真正来啥也不做，专找我打架的，总算来了一个。”

只听一阵山摇地动、地动山摇，巨响直自山下迅即迤邐而上，“青花四怒”面面相觑，真以为有人在他处拖了一座太行山往这山奔来。

不 屈

远处有人三招大呼，其声壮烈：

“天不容人！”在阶前的蔡狂笑了。眼甚亮，眼色疯狂。他忽然蹲下来。凿字。右手锤。左手凿。在阶上凿个星火迸溅。山下有人三呼大招，山摇地动，像是连同山下所有的树一齐连根拔起往上走来。

“人不容天！”蔡狂披头散发。锤疾凿急。字渐已成形。伏鸣凤一招手，射出一口火箭旗炮，漫空炸起七色的流星雨。长孙光明剑眉一轩：“怎么？”伏鸣凤低声疾道：“来的是‘狂僧’梁癡，我吩咐下去戍守的子弟决不要拦他。”

她及时补了一句：“拦也没用。”

长孙光明双眉一合，脸容一绷：“他来做什么？”

伏鸣凤不马上作答。

她望向梁养养。

梁养养艳靛尽是愁色：

“他是我爹。爹每次跟蔡疯圣会上，总要决一胜负，负者死，或允诺一事。当年，我的婚事便是如此许下的。”

铁手闻言，顿忆起武林中一段轶闻：

“南天王”钟诗牛和“五泽盟”总盟主蔡般若，两人同门不同途、同师不同法、同宗不同道、同志不同心，所以斗了个数十年。

这两宗人马中，钟诗牛有个师弟，便是“狂僧”梁癡，据说修为已在钟天王之上，且苦修密法，已得大成，向来态度也最激越，跟蔡般若的胞弟“疯圣”蔡狂，斗得个你死我活、不死不休，而蔡狂在“武”、“术”、“心”、“法”上的修持，传闻也绝不在其兄之下，同时亦在喇嘛教派中取得真佛无上密，习而有成，正好克制梁癡。

——难道他们要从门里斗到门外，武林斗到江湖，山下斗到山上？

——现在大敌当前，梁癡和蔡狂若是在七分半楼缠斗，对二盟一会只有雪上加霜。

他正要劝蔡狂不如规避一下，只听不远处传来长号：

“天不容人！”

其声凄切，宛若猿啼，上彻九霄，下撼十府。

这时，蔡狂的字已成：

月光下，只见阶前裂凿了几个像在跃动着活刺刺生命力的字：

“唵嘛呢叭咪吽”

蔡狂的最后一凿，凿在中指上，血流如注，注入字渠里，一下子，红蓝紫绿黄，幻成缤纷之色。

只听近处轰轰隆隆响个不绝，有人仰天长噫了一声，悲莫悲兮，月彻中天，其鸣甚哀：

“天人不容！”

这时，一间房子出现了。

那是一栋青黄黑色相间的房子。

房屋顶上有一头歇憩的牛。

然后大家才看到拉拔房子上山的人。

这人牙白脸黑、髭黑帽红，最特别的是：“他有一双奇特的眼。”

当大家发现屋顶上的牯牛，那一对哲人般的眼，原来是金色的，而仁立在牛背上那一双班鸠，眼睛也是镀了一层金似的，这才发觉到：梁癫的双眼也是金色的。

梁癫背着他的房子，终于上了七分半楼，一直拖到离石阶约莫二丈余的鱼池边，才陡然止了步。

他的房子静得像在那儿生了根。...

他的牛静得像是在沉思。

他的班鸠静得像在玄想。

鱼浮出水面冒泡，声微可辨。

他带了一点微微的喘息，用他那一对金色的眼一一扫视众人。

给他眼色扫中的人，都仿佛觉得脸上有滋滋的声音，而且生起了一种给瞎了眼的人看了一眼或自己瞎了看人的感觉。

蔡狂先说话：“你还是来了。”

梁癫那对金得可怕的眼神望定了那散发人，感觉到对方野兽一般的厉利：“你果然来了这里。”

“你找我？”

“你也一样在找我。”

蔡狂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梁癫笑了。

笑得有点癫癫的。

他的牙参差不齐，犬齿尖露，但白得令人炫目。

“你的习性我还有不知道的么？”他说着弯身进了屋里，东抓西攥，然后还抱了一大堆东西出来。

那是石碑、木牌、篦片之类的事物，有的小如拳指，有的大如椅凳，更有的像桌台那么巨大厚重。

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像本附在匾牌、驿碑、竹柬、木柱之类的事物，只不过给人刮了下来而已。

它们相同的只有一点。

那是都刻有六个字：

唵嘛呢叭咪吽

蔡狂只看了一眼，眼睛就发了亮：

仿佛那是两颗发亮的东西，使得低重的发丝也映着亮。

“不见得刻上这六个字就是我的手迹。”蔡狂道，“密宗六字真言，人人识得，人人念得，人人铸得。”

梁癫指了指那六字真言的左边。

那是“口”字。

“你的‘口’字总刻成圆的，而不是方的，所以这‘唵嘛呢叭咪吽’绝对是你的手迹，不会是他人的。”

蔡狂一笑：“这世间轮回万物，同体同心，本来都是圆的，那来方的！就算是方，便也是圆！始和终都同在同一点，又那分先后！你认得这个，也算是我知音。”

梁癫虎虎地道：“作战多了，难免就成了知己知彼。”

蔡狂张开血盆大口一笑：“说起对敌，我正要找你。”

梁癫不假辞色：“你找我就好，你找我女儿干啥？”

蔡狂：“这件事你还敢提？”

梁癡，“我为何不敢提？”

蔡狂：“我们总共交手几次了？”

梁癡：“十一次，这次不算。”

蔡狂：“你败了几次？”

梁癡：“连这一次一起算，各胜六场。”

蔡狂：“我呸！这次也是你败。你可记得第七次谁败？”

梁癡：“……你那次运气好。”

蔡狂：“我胜了你，按照我们比武的规矩，你要办我指定的一件事。”

梁癡：“对了对了，所以有次我要你吃狗粪，怎样？滋味好吧？一次我要你去摸大笑姑婆的奶子，结果，哈哈哈哈……”

蔡狂：“你还记得那一次你答应我什么吧？”

梁癡：“那一次？”

蔡狂：“第七次。”

梁癡：“……我答允把养养许配给你。你卑鄙。”

蔡狂：“我不卑鄙，我是真爱她的。可是你不守信用，把女儿嫁给了杜怒福。”

梁癡：“那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

蔡狂：“本来是。后来，我发现他们真心相爱，死也无惧，我也不为甚已。我是深爱养养的，她的相破了格，我以‘无上密’和‘大手印’护她，和她睡时，以‘睡梦披甲护身法’祥光罩之，可以使她渡过厄运。”

梁癡：“嘿，听来伟大。我女儿命福两大，用不着你的妖光邪照。”

蔡狂：“我现在来问你，那一次你答应过的事，你做不到。你该给我个交代！”

梁癡这回有点期期艾艾了，“是我女儿不肯嫁你，不是我违约。”

蔡狂：“但你还是办不到这事。”

梁癡索性认了：“那你待怎地？”

蔡狂嘿笑道：“你要不守信诺，你要撒赖，那都由你，我无所谓。‘南天门’的人，一向都是不顾道义、背信弃诺的，这种人该杀当杀！”

梁癡怒道：“你别扯上‘南天门’！我今天知道你会上泪眼山，我便来了，明着是候你划出道儿来。”

蔡狂：“我来的目的，是试一试他们是否情真不渝。此外，我们‘五泽盟’与‘天机’合并，要废此胡涂皇帝，杀奸臣蔡京，反腐败朝廷，你加入我们，受我领导，教你走光明路，便可饶你不死。”

梁癡：“你要干些大事，为何不加入我们‘南天门’？我引领你，你这等资质，才有指望成材。”

蔡狂沉下了脸：“狂僧，那你是打横着不守信约了？”

梁癡正色道：“我欠你一诺，这是赖不掉的，但你要我屈伏于前诺下，我不服：要我屈就加入垃圾不如的‘五泽盟’，我更不愿。不如这样：“今天难得你我再会上，咱们且再来文武比上一场，较量一下，输了我认了，两次一起作算，自杀当堂，当把命偿；要是赢了，便算抵诺，各不相欠，如何？”

蔡狂血盆大口一张：“你这叫不屈？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

梁癡犬齿一龇：“天不容人，人不容天，狗改不了吃屎，我送你下地狱！”

铁手听到此处，觉得再无可忍，当下朗声道：“两位本是同道中人，武林好手，而且大敌当前，大军压境，理应联声共气，敌忾同仇才是，为何要弄得这般仇深似海，玉石俱焚？闹得个天崩地裂、天地不容，到头来，只便宜了共同的仇敌！”

梁癡斜睨着铁手，齜着牙道：“他是谁？你们‘五泽盟’请来的帮手？不必求我加入了，一块儿上吧。”

梁养养忙道：“爹，他是铁游夏铁手铁二爷。”

突然，梁癡两只眼睛中，其中一只的瞳仁里，绽出一滴如血的鲜红：

“昨天，在苦泪乡，在金鱼坡看我拉房子的——是不是你！？”

铁手吃了一惊。

——当时，自己只是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去了。

一路上，有那么多人在看狂僧拉房子拖牛的，但他仍只一眼认出了自己。

更令他真正吃惊的是：他已着了一击。

狂僧梁癡看他的这一眼，使铁手突然觉得自己天心部位（即莲生活佛谓的‘第三眼’所在处），突然麻了一麻。

这一刹间竟有身失、口失、念失的震动。

不 怕

其实他们已在一眼间交了一招。

梁癡以密法的“最胜金刚”连起九节佛风，入定准提佛母三摩地，将七俱胝佛母的红血大净光发放过去，这种准提（清净无比）之力，也是法力中最威猛的，铁手硬受一眼，只觉天心发麻，一缕赤焰就要攒入心窍里去，铁手应变沉着，心念即时定于一尊，内火明点，大圆大满，八风不动，硬受一记。

这是“天眼”之力。

梁癡的修为，已经不必举手投足，不必拔刀发力，只要心随意起，念发气到，一记“眼刀”就已发了出去。

铁手已着了他一刀。

不过，在同一刹那间，梁癡只觉自己印堂嘣地一响，“眼刀”之力返照倒灌，反射在自己眉心间。

梁癡顿时只觉七窍一蹇，闷哼一声。

——眼前这年轻人，竟是内力惊人若此！

梁癡一听说是铁手，就试了他一记“眼刀”，主要是因为：

梁癡不喜欢捕快！

他亲眼看过军队如何屠杀过手无寸铁、无辜和平的百姓。

——假借旨意任意杀戮老百姓的官兵，连盗匪都不如！

他目睹衙差怎样鱼肉百姓、欺凌良善。

他眼见所谓官兵，竟和土豪劣绅勾结，假借朝廷意旨，作威作福，恣肆行凶。

梁癡一向都觉得：人生之所以生下来，是因为他前世作了孽，背负重罪，因而，要来人间受这一场苦：一生下来就哭，死的时候人为他哭。

而这些如狼似虎、欺善怕恶的“狗腿子”“鹰爪子”的衙役和官吏，就是九天十地、魔王夜叉的化身，前来折磨好人、善民的。

他恨透他们。

——越有名的官差，就是手沾血腥最多的魔头：要不然，他们如何从尸山里堆着尸山里踏上青云之路！

是以他一照面，就赏铁手一记“眼刀。”

——一招就要这为虎作伥的滚下山去。

没料对方竟能在毫无防备下，硬受了他一刀，还以一种超乎寻常、招出自然的大力气，不出手、不还手、不动手的便反击了自己一记。

——若说攻势凌厉，或不如自己那一记“眼刀”，但若论其势浑宏，则犹远过之。

梁癡心中甚为震动，而他双耳也给这一记反击震得嗡鸣不看来，这名捕铁手，真个名不虚传。

这时，却听铁手心平气和的道：“是。我在苦泪乡前，确已得逢狂僧法身，当时因恐冒昧，未便上前自我引见。”

梁癡冷哼一声：“虚伪。”

蔡狂一双黑白分明的厉目，早在发丛里左看看，右看看，猜出了梁癡已递了招，也明白狂僧并未讨得了好，当下嘿嘿干笑了几声，道：“世上不许人虚伪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虚伪。”

铁手笑了笑，问：“为什么呢？”

蔡狂最是喜欢议论，见铁手这样问，心中自生亲切感，便道：“世上有谁不虚伪？难道你不喜欢的人，一见面便骂？难道你爱上的人，你一见着便上前搂抱？要是性欲冲动，难道你能随便抓个漂亮女人就可解决？你要完全不虚伪，还穿衣服遮遮掩掩干啥？不如全部脱去，到处乱幌！有些虚伪是必须的！坦白说，见老杜和养养这般恩爱，我心里很妒忌，但我心里为养养高兴的感觉来得强烈些，所以才强把妒嫉心压下去，才不致于一刀杀了老杜！老实讲，我见着癫老鬼，一眼就火大，恨不得一刀杀了，乱刀剁了，将之喂狗饲猪逗布谷的，但我还是先行忍下了，说明了讲好了才打，以免胜之不武！”

梁癫冷笑道：“那是因为你虚伪，所以非要把它说成天下人人非虚伪不可！”

蔡狂道：“你不虚伪？你一上来就暗算铁手，但又吃了哑巴亏，还装没事人的模样，这不叫虚伪，难道就叫卑鄙不成！”

梁癫吼了一声：“你！”

铁手忙道：“狂僧只是要试一试我是不是冒牌货儿罢了，他的内力深湛，已到无动不舞、无动而武的境界，要不是他收了力，我可要出丑当堂了。”

梁癫冷哼一声，语音倒柔和了起来，“话倒说回来，我上山来帮杜老会主对付大连盟，这狂王八上来是想抢老婆的，你上山来却又是为啥？”

铁手道：“是诸葛先生派我来的。”

杜怒福动容道：“对了，从刚才到现在，我一直不知道二爷来此。所为何事？不知诸葛先生有何吩咐？”

铁手道：“他要我尽一己棉力，为青花会、燕、鹤二盟抵抗大连盟的进侵。”

梁癫道：“诸葛老儿有这么好？他自家的门前雪尚且扫不开了！”

铁手下了决心，把话说了下去：“另外……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长孙光明喜出望外的道：“诸葛先生既慨然遣来高足相助，便是我们一会两盟的恩人，他有何差遣，我们当尽全力。凤姑，你说是不是？”

伏鸣凤即道：“诸葛前辈有什么指示，尽请吩咐，尽说不妨。”

杜怒福也道：“请说，快说。”

铁手道：“我们要相借金梅瓶一用。”

杜怒福叫了一声：“什么！”

长孙光明肃容不语。

凤姑低低的啊了一声。

铁手见状即磊然道：“金梅瓶原属商贾刘芬所有之物，我们要此物也不外为了物归原主，诸位如有不便，此事可慢慢再议，在下也决不夺人所好，强人所难。”

杜怒福颇有为难之色，向长孙及凤姑低声犹豫的道：“这个……你们之见……这事……”

在杨花树下的梁养养却断然的道：“可以。会主，我们不靠这个……”

杜怒福扞着胡子，一副委决难下的样子。

凤姑强展笑颜，向铁手婉转的道：“要是别的事，我们都一定能做到，只是这事，我们别有苦衷……”

却听蔡狂在旁大叫：“虚伪！虚伪！”

梁癫斥道：“你这疯子，尽呼啦嚷什么嚷！”

蔡狂张狂地道：“这小子摆明说来襄助，结果是旨在夺宝；这几人刚才剖心剜肺的说不遗余力，结果一听要割爱让宝，连忙不打招呼回头走，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铁手闻言忙道：“助拳是助拳的一回事，求宝是求宝的一回事，铁某衷心前来，尽一己之力，为拒奸恶，就算诸位对金梅瓶不能割爱，也决不影响此事。”

凤姑虽是女流之辈，但说话意甚坚决：“既然诸葛先生所求，我们一时未能办到，二爷臂助美意，我们也不敢领受。”

铁手道：“这——”

心下却已意决：就算他们不允，他自己也会暗下留在此地，在旁力助便是了。

长孙光明却问：“在下素知诸葛先生光风济月，和光同尘，早把山高谷深、绿柳花红看作清净土，对俗世瑰宝，都不放在正法眼藏里，却为何对金梅瓶生起兴趣来呢？”

铁手行事，向来审慎，在回答之前，想了一想：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万一这当中有蔡京的人，给他们洞悉机变，对诸葛先生的行动，岂非更置障碍？

长孙即表了然：“如果不便，这话便算在下多问了，铁二爷忘去便可。”

铁手道：“家师要金梅瓶此物，决不是为了他自身私欲，但内里因由，未到关头，一时未便言明，乞请诸位见谅。”

杜怒福歉然道：“二爷言重了，却是我们让先生失望了，有失礼数，只是因为……”

他欲言又止，望望养养，眼里尽是不舍依依。

蔡狂看了杜怒福一眼，又看看梁养养，然后，目光又转到长孙光明和凤姑二人正在深情的对望里，不怀好意的嘿声道：“莫不是你们真个信了那些呃神骗鬼之说：“有了它，你们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成？”

此语一出，杜怒福和梁养养脸色一变。

长孙光明和凤姑脸上也现出怒容。

蔡狂却旁若无人，迳自说了下去，“要是真的，不如我也来争夺此物，说不定，金梅瓶一到我手，养养、凤姑、还有这位做人奴婢的小娘儿，全都嫁了给我——那时，我还嫌多不要呢！说不定，诸葛先生临老入花丛，色心大起，为的也是这个呢！”

蔡狂这几句话，可说是一口气得罪了杜怒福、梁养养、长孙光明、凤姑、铁手等五人。

长孙光明第一个发难，“蔡狂，你也狂够了吧？七分半楼没你张狂的地方，你玩够了，下山去吧，要不然——”

蔡狂却为他能一下子得罪那么多人而得意洋洋：“要不然怎样？你们，”他指着长孙光明、凤姑、杜怒福、铁手、梁癩、青花四怒逐个数：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五，你们都一块儿上吧。”

“我蔡狂，还真不怕呢！”

“人多有什么好怕！”

“我只怕人少！人少没热闹，人少寂寞！”

“来来来，我不怕，我一向喜欢以人少欺人多，以寡击众！”

不 死

梁癡解下了身上的粗索。

放下了屋子。

他的动作很慢。

如临大敌。

——蔡狂的确是他的大敌。

他们已敌对了二十年。

“疯子，是你太嚣张了，杀了你也怨不得人。”

“最好你能杀得了我，”蔡狂吃吃地笑道，“不然，上回你欠我的没还，这回又惨败，你还是杀死自己好过些了。”

“你们二位通晓密法佛义，却又何必拳来脚往呢？”铁手见二人就要动手，忙道，“你们刚才不是说过吗？除了武斗，还有文打！为何不先来个文比再说呢？”

他不希望这两人会打起来：

——既然梁癡欠下蔡狂一诺，一旦这次败了，只怕就得要付出性命的代价；蔡狂狂傲一至于斯，一旦落败，定必无法忍受。铁手忆起诸葛先生和知交大石公在“神侯府”里一番感慨万千的对话。当时，自己和追命、无情都在场……

诸葛：“七帮八会九联盟，良莠不齐，如果联手共抗，实力。倒远胜蔡京指挥童贯统领的‘十六杀手奇派’，只可惜，他们之间，多半彼此残害，互相殴斗，有的已给歼灭打散，有的早已向蔡京卑屈求存。偏是由大将军统率的‘大连盟’和‘朝天门’日渐壮大，直属蔡京的‘万人敌’也实力日壮，至于‘铁剑将军’和‘青帝门’却互拼不已，力量对消，少林一味出世，武当只顾修道，五岳剑派早已互斗得个人材凋零，中土武林，花果飘零，有骨气的多遭杀戮，有良知多受残害，人材不能出头，高手后继无人，如要在绿林、江湖道上找出对抗蔡党横肆，只怕只有借重中原之外的门派实力了。”

大石：“本来‘南天门’、‘五泽盟’、‘迷天七圣’、‘下三滥’、‘太平门’、‘霹雳堂’、‘金风细雨楼’等组织，尚可抗衡，无奈他们都互不相让，勇于内斗，疏于外敌。想当年，‘南天门’门主钟诗牛不肯易名为‘南天盟’，不肯加入‘七帮八会九联盟’的组织里，自成一家，志比天高，遂成一股清流，行侠世间，专劫花石纲，专门对付假借奉旨搜刮民家的贪官污吏，令人肃然起敬。‘五泽盟’盟主蔡般若，屡崛屡振，自创‘般若神指’，当日曾与‘长空神指’桑书云合称‘南北双指’，领导门人，锄奸去恶；蔡京曾以国库财帛在天下各地建他自己的长生祠，并将先贤忠烈司马温公、范纯仁、苏氏父子等立碑刻石，称之为元祐奸党，刻意诬蔑涂污，蔡般若和钟诗牛便见一处毁一处，遇一碑碎一碑，天下豪士，闻之莫不额手称快。可惜，他们二人却又斗了起来。”

诸葛：“说出惭愧，魔头恶人，较能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能够昧着良心，舍却私见，紧紧团结在一起，同一阵线，打击敌人。所谓正义之士，正道侠客，反而相轻互讦，谁也看不顺眼谁，为些小事不快成仇，令人感叹。二十多年前，一次比武，蔡般若失手重创钟诗牛脑门，后来，钟天王矢志寻仇，也误伤了蔡般若夫人的腹胎，造成深讎巨恨。他们的仇，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不仅蔡般若的胞弟蔡狂跟钟诗牛的师弟梁癡苦斗不休，连同梁癡的儿

子梁四跟蔡般若的养子蔡五也年纪小小的，就开始比武决战，这样打下去，别说对付蔡党大敌了，连‘万人敌’、‘大连盟’、‘朝天门’、‘铁剑门’、‘四大凶徒’，只怕都要比他们强多了。”

大石：“我曾劝过他们罢休。”

诸葛：“他们斗争多年，结怨已深，自然不肯听你的话。”

大石：“所以，我在他们的一次拼斗里，作了一个建议。”

诸葛：“他们听了？”

大石：“我用激将法。那是‘五泽盟’的蔡狂跟‘南天门’的梁癡。”

诸葛：“你是用对了方法。据说蔡狂的武功，未必在总盟主蔡般若之下，只不过他行事似癡诈狂，不受羁束，故不适合当盟主；梁癡也深得钟诗牛信重，但他太狂妄自大，得罪人多，不合领导‘南天门’。你若能劝服此二人，息干止戈，也算是大功大德了。”

大石：“这两人互瞧不起，积怨太深，动辄为鸡毛蒜皮无聊小事，也大起干戈，不死不休，早已失去理性，我何德何能劝服他们？不过，我倒在他们比斗之时，以话相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们既是修持的人，光在武力上胜了对方，也没啥了不起，有本事你们就文武双全，连道理也赢过对方。理直气壮武功强，这才是真的高明！”

诸葛：“结果如何？”

大石：“结果？他们武也斗，文也斗。”

诸葛：“你原意是劝他们比文不比武，杀伤力也不会太过可怕。”

大石：“却只弄巧反拙，他们更多拼了一样。”

诸葛：“其实文批有时候比武斗更可怕。文人一向要比武人更不能相容，他们用理杀人，义正严辞；用笔伤人，犹甚于刃。”

大石：“所以，事后我也颇为后悔，只希望能善因终成善果，用口骂总比用拳头打来得不见杀伤力一些。”

诸葛：“也罢，他们只要起意比文，至少也会花些时间来进修学识，一旦学养增进，便有望能心平气和，转化愆戾之焰。如果我这四个当捕役的徒弟遇上他们，若要化干戈为玉帛，他们最好还是不要遇上冷血和无情的好。”

大石：“为何？”

诸葛：“冷血寡言。他性好拼斗，遇上他们，交手多于罢手。这是他的缺点。”

大石：“无情呢？他睿智过人，运计无双，早得你之真传。”

诸葛：“他太孤傲。他喜欢的人，便会侃侃而谈。瞧不起的，他是不顾一屑，一句话也不说的。这是他的弱点。”

大石：“真正的人材都有独特的个性，有个性的人便难免有脾气。”

诸葛：“这也不全然。追命就好说话，有他在，气氛就特别热闹。铁手也辞锋得体，但他更善于听人说话。在江湖道上闯荡的人，能言善道，应对得体，自然便会占了绝大的便宜。”

大石：“不过，到了真正动手厮拼的时候，冷血强悍勇猛，无情冷静专注，所以都能激发潜力，可以打垮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反而追命和铁手讲究情面余地，不能做到全力以赴。”

诸葛：“人总是有优点和弱点的，也总有优劣之分。正如做生意做得好的甲，要远比艺术创作成功的乙来得生活舒适、有钱有势多了，但这只是彼此特长不同，而一个较能适应这时势的需求，另一则受落而已，并不能说乙

不如甲。同样的，甲当官当得鸿图大展、八面威风，但在这一一些人而言，他们只钦佩乙绣花绣得好，种菜种得肥。或有人深佩某君文名盖世，丹青妙笔，但对某些人法眼之中，只是媚俗阿世，难以入流。同理，今天研究玄学术数的，并不受当朝器重，地位远不及文才出众的，但说不准那天变了天，文名见弃，科技求功，这些文人又结废如草那么屣，便是时势左右豪杰之又一例了。”

大石：“有那么一天，我们只怕也看不到了。我们活着的一天，只愿看到一统江山，天下太平，人民富庶，国泰民安；只要百姓自由自在，我们便可无忧无虑——到有那么一天，当真是歿也无怨，死也瞑目了。”

诸葛：“没有那么一天的。”

大石：“没有那么一天你还拼？”

诸葛：“没有那么一天就不拼，那么什么时候才有那么一天呢？”

大石：“所以你才拼？”

诸葛：“因而你也拼。”

大石：“要是本来就没有这一天，你拼来干啥？岂不逆天行事？”

诸葛：“你去问天吧！谁知道天意若何！我们可以身死，但壮志不死，雄心不息，总有一天，或许可以感动了天。”

大石：“只要人心不死，天底下本无难事。”

诸葛：“天下本有的是难事，有心人也不见得就能克服，因为穷尽一生之力，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在宇宙浩瀚中，也不过是一只蚁大王；曹操横槊长歌，纵横三国，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不外是大蜉蝣。人是会死的，不能不死的。不朽只是一场梦，因而，我们更要怀抱深情大志，去做好这一场梦，才不负了来人间这一遭。”

大石：“是以这便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诸葛：“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今天我们做的不外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大石：“你倒让我想起梁癡修持时常喊的四句：天不容人，人不容天，人不容人，天人不容。”

诸葛：“其实天就是人，如果无人，怎有人眼中的天？梁癡常大喊这四句，是因为他要把自己心中的压抑和积郁借大呼而适当地宣泄出来，从而强化自己内心和内在的力量。”

大石：“这如何办得到。”

诸葛：“相学中，以声相为最高识别手段。一个人要是掌相败破，面相俱不足取，只要声清气朗，但仍有可取，仍有作为，便是这个道理，因为声随气发，气壮则声壮，声壮则身壮，身壮自然心壮，身心皆壮，大有可为。佛法修持，有凭身、口、意，即为‘三密加持’。其中以苦行手印，是‘身修’的方式之一。人身经脉，遍布指掌之间，所以才有命运握于掌中之说，也有心线纹显示运程之理，其实只要呼息得当，静坐调气，截断下盘血液循环，以特殊指掌折合之法，有助于血气集中灵动调循心脑之间，使自己能力增强、内力遽增，这其实也是你我练功之法，并非神秘。京里‘六分半堂’雷损‘快慢九字诀法’，便是更进一步的活用了大手印的奥秘潜力，以五指所代表的五种形成宇宙万物的元素，互相缔结，新奇配合运作，产生了莫大威力的按钮法旨，天竺之‘瑜珈’亦活用了此法门手印。梁癡觉得人生下来就是苦：生本非自己可以控制之事，而死偏偏亦非自我能操纵之事，既生死

均由不得人，所以人生不过是一段苦程，他以苦行加持，望能快把罪孽消解，重入轮回。他一路狂喊问天，正像欢悦者自然‘嘻’笑、‘哈哈’不已，悲伤者自然‘呜咽’、痛哭流涕，‘唉’声连连一样，把内在的情绪有力的抒发出来，得到万里长空间无形力量的震荡与回应，成为一种心咒，有助于他们功力修持。他的问题，可以说是没有答案的，但他的悲喊，却形成莫大的力量。梁癡武功，不可小觑，一若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便因此故。”

大石：“听君所言，解我疑困。既然梁癡以苦行修持，以天问练功，那么，蔡狂凡所过处，均刻‘唵嘛呢叭咪吽’，又有何深意呢？”

诸葛：“你念过‘般若心经’？”

大石：“谒谛谒谛波罗谒谛波罗僧谒谛菩提娑婆诃。”

诸葛：“此咒有字十八，音阶共十，如修行者念逾百万遍，则成心咒境界，只闻‘唵’、‘啊’、‘吽’三音。其实宇宙万物，不离此三原声，要是不信，你运功出掌、持器刺击之际，在空中发出之声，亦不外这三音。所谓咒语，即是以声阶音量的震荡与宇宙力量同步同刹，共息共鸣，于是力量无尽无休，源源不绝。‘唵嘛呢叭咪吽’亦是此义，此句原是梵文，发为汉音，藏人将此六字，视为万法之源，以‘唵’字为佛部心，‘嘛呢’字为宝部心，‘叭咪’为莲华部心，‘吽’为金刚部心，意为祈求在莲华宝藏中的佛。藏文即是大明王咒，包含了理事悲智，具足万德，成就万行，只要念此六字明咒，循环往复，持诵思惟，一如汉人念‘阿弥陀佛’，只要念念不绝，久必心体显现，成就一切法功德聚，实乃天人修行窍门，万法归宗，本源心海，含摄极高的哲理。蔡狂修为已有相当境界，故改声换形，以刻字渡世为法门，击大法鼓，是他的小手锤，敲大法钟，以他的小手凿，立大法幢，树真佛旨，度天下人。他们是在学佛，其实也在求道。”

大石：“学佛为了什么？”

诸葛：“成佛。”

大石：“何者为佛？”

诸葛：“你就是佛。”

大石：“既然修本尊法就是变成本尊，那么佛还要互相斗个你死我活？”

诸葛：“大道无道，欲行难行。修持之苦，在于就算苦苦修行，仍不一定就能得道。孽欲欲重的人，修行时孽障愈多，以为修着佛道，其实已入魔道。人一出世，本是空的，但迅即便充塞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讯息，使到真诚蒙昧，正如知道要追求‘幸福’，却不知道‘幸福’是什么，又从何追求呢？又如会写‘快乐’二字，却一点也不‘快乐’，所以必须要懂得‘空性’：去除一切，达到不生不灭，实相无相，真空妙有，空无一物的境界，才能从第八识阿赖耶识净化到第九识菴摩罗识大圆锐智的境界。如果心中还有执迷，就像走路的人会踢到石头，水上行舟会遇到风浪，空中飞翔也会遇上风雨一样，入魔道愈深，愈会以佛身现世。蔡狂和梁癡之斗争，乃如波恩教与密宗在藏之冲突：波恩教有了密宗的充实，成了黑教密；密宗亦吸收了波恩教的一些特色，自成喇嘛教派，最后仍同归于佛。如果不能同化、不许并存，那只有互毁相灭了。”

大石：“中国人真是善于内斗。这跟前朝新旧党人，互相攻讦，有何不同？新旧党中皆有英杰之辈，才智之士，惜就在互斗中耗亡殆尽，以致道消魔长，给蔡京、童贯、傅宗书这等人当权得势，趾高气扬！幸佛学有容乃大，妙造涵和，决不似其他宗派过于排斥和激烈，对修道者倒是好事。”

诸葛当时就向无情、铁手、追命三人问道：

“你们三人，听了我和石公的话，有什么看法，且说说看。”

诸葛先生常问他们意见。

常要他们发表意见。

因为这是一种训练。

——一定要表达自己所领悟的，才能让人可以教你再进一步的领悟。

无情道：“一个真正的文人，不止要有才气，有学识，还要有择善固执的道德情操，才能算是个大儒。武人也一样。真正的武林高手，不是武功好就得了，还要有行侠仗义的操持，本着良知济世的勇气，才能算是个大侠。犬儒伪侠，互争相殴，吾人不取。”

追命道：“我们师兄弟四人，一定要团结。佛啊密啊的我不懂，搞学问我不来，越搞越迷糊，我的双腿就是我的佛，仗义除奸就是我的道。”

铁手道：“希望能遇到五泽盟和南天门的人，得好好劝劝他们。”

……今晚却真的给他遇上了蔡狂和梁癡。

不

铁手眼见二人就要动手，叱道：

“为何不先文比？难道你们一个为众生疾苦苦问天，一个刻大明王咒为渡众生，到头来只是一介武夫，不懂文打？不能文打？不敢文打不成！？”

没办法了，只好用激将法。

蔡狂嘿笑：“我们不敢？”

梁癡冷笑：“文打便文打，谁怕谁？”

蔡狂：“咱们打给他看看。”

梁癡：“姓铁的，等着开眼界吧。”

梁癡的眼又全得发绿了起来。

“来吧。”

他把绳索箍在肌肉贲突的小臂上，匝上几圈，粗索勒过的缝隙，筋肉凸露暴胀，像一节节煮熟了的铜。

蔡狂忽道：“等一等。”

然后他抬头，仰天。

天上有月。

他像在吸收日月精华。

之后他垂下头来。

他鼻端缓缓淌出了两道蠕蠕的红虫。

——那是血。

他的眼睑低垂着，直至血虫渐渐流到人中下的唇棱角时，他才几乎有点痴呆的，但很满足的笑了一笑：“好厉害的掌功。”

他刚才以“飞发劲”接下了铁手凌空的一掌。

铁手当时为了急于救人，另一手又为“青花四怒”所缠，所以匆匆出掌。

蔡狂还是吃了亏。

但他心高气傲，竟强忍到此刻，要与大敌梁癡决战之前，才把瘀血逼出来。

——血犹未干，可见伤势未平。

铁手心里内疚，正想表示歉意，蔡狂的刀又白得发青，与青得发白的月亮相映，就像残狼对照着残毒。

他裂开淌着血的齿龈，向铁手友善的笑道：“不打紧，你打我一掌，我始终会还你一刀的，你等着了。”

铁手只有苦笑。

蔡狂转向梁癡：“癡老鬼，你准备好葬身之地了？也罢，你拖了间鬼屋来，死了便往里边一靠，省得曝尸荒野。”

梁癡也不生气，只说：“能让我杀了之后丢入屋里的高手并不多，目前在我神龛里你顶多只能找到十二副骨骼——你是第十三副，你幸运。”

他说着的时候，双耳耳垂也缓缓淌下了两行血。

——铁手那一记“眼刀”反攻，并不比他打蔡狂那一掌轻。

蔡狂笑道：“你也幸运，你死了之后，我会在你的房子上刻三百六十五字‘六字大明神咒’，为你超渡。”

梁癡道：“像我这种人，已练成不死真身，你听过我们南天门的开山祖师吧？他年仅十三，已为妖魔附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但他忍苦修道，

十三年内足遍西域康藏，二十六岁，大复回原，并通晓各种制魔伏妖之法，为人解苦救难，成了活菩萨。这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让你和姓铁的这等妖魔施示，我又如何伏妖降魔？天不容人，是因为人太渺小。天不容我，是因为我太伟大。”

蔡狂道：“你这些只属于孩童的把戏。我们五泽盟，磅礴天地，举凡日月、星辰、雪雹、雷霆，风雨、山川、陵谷、草木、鸟兽、乃至万物、幽灵、巫鬼、神仙，无不为我们大法力之所用，治病安国、占卜休咎、祓除邪祟、求雨祈福、禳灾驱鬼，都可用符咒奇术行之。我早已得到莲生活佛的‘得乖空游行成就’、‘得摄召藏形成就’、‘得本尊大光明成就’同时遥灌，入诸佛海会，自入昆卢性海，已经是大持明金刚阿闍梨耶，得无上智，一切成就，是无上上师，你的辈份，根本不必跟我相提并论。”

梁癡解下腥红僧帽：“我是昆卢遮那，破瓦开顶，生死自主，有此为证。我是真正金刚上师，你一味耍狂，骄傲瞋愤，是个自封假上师！”

蔡狂道：“别说闲话了，你要比，就得现出原形，我饶不了你！”

梁癡：“也罢，出手吧，大家都等不耐烦了。”

两人眼下就要动手，梁养养惶急叫道：“爹，你们真的要打？”

蔡狂结印跌坐，百会三寸之上，微绽蓝光。

梁癡仰望青月，渐渐身上发白。

奇怪的是，他身色愈白，苍穹之月已渐回白，而蔡狂的刀反而转回青绿。

蔡狂双眉紧锁，双手合十，指头交叉，放天心之上，念金刚萨真言：“嗡波汝蓝者利。”

念到第七遍时，铁手在旁，也不免心神震荡，仿佛隐约看见金刚萨埵、韦驮护法尊天菩萨，手持降魔法宝，幻化四身：一尊于行前，一尊于行后，一尊在行者左手，一尊在行者右方。

然后蔡狂以手印自天心、喉、心分按左、右肩，观自身狮子卧，全身发赤，身红不见。

铁手定心神，知他正施“披甲护身法”来反弹以“大日神功”带动诸天的大威德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时轮金刚、秽迹金刚诸尊来力守自己自月华幻化聚合的“小月刀气。”

眼看刀色又渐渐转白，月华又逐渐发绿，梁癡眉发皆如千虫蠕动，手印变换，身姿转移，整个人似入疯魔，口中急念金刚百字明咒，身上发出大清净血光，七窍身心，全然放空，心光合一，妙根妙聚，以不二成就和无上密，请奉诸天部本尊护法：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夜叉明王、金刚夜叉明王、孔雀明王、马头明王、步掷明王、无能胜明王、大元帅明王、五大力吼明王，破除诸灾九难，以金刚性伏魔，入三摩地，守三昧定，起大飞扬。

看来，这月下二人，似各自跌坐入定，但他们所奉行观想的守护金刚、本尊菩萨，正在两人的意识空间里斗个天翻地覆，杀得飞砂走石。

两人静坐相对。

突然，地底里发出暴龙游走之声，似要破土而出，又像火山喷发，地底岩浆将要夺空进射。

石阶陡然裂了，裂得甚速，裂缝自蔡狂先前一刀过处，陡然裂陷扩大，就像用力撕扯一件衣帛一般，裂缝深黑，遽不可测，且传来雷神碰上金刚般的恶斗之声。

不一会，便完全静息，刀口上青光大盛。

然后天空之中迅疾传来风雷交击之声。然而月仍当空，时青时白，隐约星空，但交集着的都是电岩雨石、雷火迸鸣之声。

又过一会，风雷渐渐隐去，蔡狂的刀，清白一片。

轰地一声，院前那棵杨树，拔空而起，坭落如雨。

大树飞空漫舞，落地却如帛无声：同一时间，七分半楼儿处瓦椽，噗噗连声，如破气穴，炸得碎屑纷降、轰轰坠地。

鱼池的水，波波连响，白沫飞泡，水中的鱼骇惊游走，不时跃出水面。

这一来，场中无人不暗自心惊。眼见蔡梁二人，未动手一招，但纯在心念交战，便已威力如此，莫不骇然。

还能恒定应付的，大概除了默运玄功的铁手之外，就是黄牛、婢仆和黄咀鸪了。

——许或是因为这三者皆未知这种天地间莫大神威的可怖处：生杀明灭、消亡渡劫，皆由此天神交战中得定。

突然，梁癡睁目。

左目大金。

右目赤红成一点。

赤点竟离瞳仁，飞射蔡狂。

——看似极慢，其实神速。

蔡狂脸色金蓝，竟一张口。

龈上有血。

他张口要吞赤丸。

铁手一见，心中大震，正要出手，只听梁养养大叫了一声：

“不！”

绝 不

梁养养一声尖叫，波的一声，那赤丸便在刹那间幻化成万点红珠，又转成黄蓝绿数色，最后在庭院中，定为黑白二色，黑色融入夜色，消没不见，白色直飞华月，涓滴不剩。

蔡狂和梁癡忽然都一起站起。

蔡狂抄起一片落叶。

梁癡拾起一块石头。

蔡狂双掌合着树叶，到了鱼池旁，把落叶平置水面：

鱼池中的鱼全安静了下来。

落叶却立即一块块似的急沉水底。

梁癡抓着石头，嘴里念念有辞，然后放到鱼池里。

鱼池给煮沸了一般的泡沫，立即漫空炸开，水清见底。

石子却漂浮于水面，像一盏水上的灯。

水仍是水。

鱼仍是鱼。

梁癡还是梁癡。

蔡狂还是蔡狂。

刀依然是青。

月依然白。

要不是杨花遍地，杨树已毁，石阶裂开，地上多了几处大窟窿，大家真还不知刚才那一战，是真是假，似有还无。

铁手这时才能长叹一声，略为松了一口气。他刚才眼见二人以密法观想决战，凶险无比，稍一失着，便心魄俱灭，形神全消，变成了废人，活不如死，曾几度想出手阻止，但心中也实无把握，贸然出手，也不知是帮了人还是害了人。

梁养养很福气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艳丽的愤懑：“你们在这里打，把七分半楼打成这样子，树倒了，地塌了，还伤害了我的鱼！这算什么文斗？”

梁癡似甚怕他这个宝贝女儿，给骂得有点讪讪然。

蔡狂对梁养养也似余情未了，对她的话也颇为重视。

所以他推诿道：“都是癡老鬼，请动大日如来的忿怒身常住金刚，要不是养养叫停手，我早就破了你的‘底哩三昧耶不动尊威王使者念诵咒法’了。”

梁癡道：“要不是养养喊停，你也不是一样出动了‘大圆满立断心法’，遣风挟雷，要来轰我，我正要把你打得永劫轮回、永不超生，形神俱灭，因不想炸毁七分半楼基业，便宜了惊怖大将军，才留了手，才暂容你多活片刻！”

梁养养顿足道：“你们真不能不打？”

梁癡坚决的道：“养养，这不关你事。”

蔡狂傲慢的道：“他向我叩头求饶，我或可饶他不杀。”

梁养养嗔怒的说：“你们任何一人，就算是为了我，承认失败好吗？失败是不会死人的，可是求胜却会！”

蔡狂哼道：“失败确不致命，致命的是失望。”

梁癡这回却与他的敌手合作无间：“失望多了就会绝望，绝望的人，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梁养养生气的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打，也不可以在这里动手——七分

半楼还要抵御大连盟的攻袭的！”

蔡狂和梁癡互瞪了一眼。

一个金眼。

一个只有白眼，黑瞳仁转到眼皮下去了。

梁癡道：“也罢，咱们换个地方，好好的打打。”

梁癡道：“这儿后山，有道名瀑，就是‘倒冲瀑’，‘泪眼潭’就在下边，离此不到三里路，咱们就在那儿打个痛快！”

铁手道：“你们的文打分出胜负了吗？”

梁癡，蔡狂一起道：“未。不过我一定胜他。他死定了。”

铁手问：“你们可不可以握手言和，算打个平手，行吗？”

蔡狂、梁癡一齐道：“绝不。”

铁手只好说：“你们文战尚且如此，要是武斗——”

话未说完，梁癡已拖着他的房子，蔡狂已念着他的佛偈，一齐一起但分头分道往“倒冲瀑”走去。

竟然，有一只蜻蜓

在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

我来也

梁癩与蔡狂，要决战于泪眼山上、倒冲瀑下。

梁养养会去观战。

因为梁癩是她的父亲。

蔡狂又是爱她的人。

她关心他们。

关心战果。

杜怒福也要去观战。

他去是因为梁养养去。

他爱养养。

所以养养关心的，他都一样关心。

婢女小趾也会去。

因为她的“小姐”养养去了，她当然不能闲着。

“青花四怒”：风威、凉苍、寞寂、烈壮四人，也一道出发。

他们去是因为要护着会主杜怒福。

只有长孙光明和风姑没有来，他们要为杜怒福把守七分半楼重地。其实人的关系际遇就是这样，全坠入因果里，受机缘带动，没有几件事是可以完全由己的。

有了生之后，就有爱恨嗔喜悲怨苦，然后仍逃不过一死，可是，如果真有转世投胎的因果轮回，没有死，又焉有生呢？

说来，就算梁癩和狂放不羁的蔡狂，何尝不是因为“五泽盟”和“南天门”的宿怨而致结讎！

然而，若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五泽居士”蔡般苦也不会跟钟诗牛反目成仇了；当然，蔡京也不致借此得势，而诸葛先生更不会重掌军机，以制衡奸相作恶，如此，也便不会训练调教出“四大名捕”来了。

可是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由许多伤口和偶然串成的。历史都掉入因果孽障里，更何况是孤独而无力可挽天的人了。

所以当同一所在的人，都往奢靡、狂妄、荒淫、嚣张、浮夸、物欲的方向妄然前行，全无顾碍，故而造成了一种共业，直至堕劫披祸，已回首无及。

同理，如果同一处的人，都只顾争权、夺利、杀戮、禁制、伐异、迫害的路线悍然猛进，不生悔念，届时，这聚合的煞气会自毁反扑，苍生难免永劫沉沦，祸亡无日。

或许，积善不见得即有善报，但人行善助人，这地方想不兴旺发达、强盛繁荣亦庶几难矣。

就算不说因果轮回，但在常理推度上，这也是合理的。

铁手也会去。

他当然去。

除了他想观战以及要劝战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从李镜花处知晓：

李国花就把守在“倒冲瀑”附近。

——“青花会”慎防“大连盟”的袭击，正加派人手，严密布防；“鹤盟”与“燕盟”唇齿相依，赶来助拳，自然也把手下大将交予杜怒福调度；“大相公”把守“倒冲瀑”，位居要津——“倒冲瀑”位于“青花会”要塞“七分半楼”之后，若给敌人夺此阵地，如刃抵背。

铁手要见“大相公”李国花。

因为他要向李国花传达口讯：

——李镜花在等他。

抵达倒冲瀑之前，水声从潺潺到轰轰，未见瀑已感到水气。

愈近瀑布时，月色愈模糊。

开始的时候，铁手以为是水气所致，此际只上了半山，水气已如此浓密，要是上到山上，岂不是难以辨物？他走上了山坡，身上衣衫尽湿，像沐浴一般，但又比沐浴更清爽多了，仿佛全身都沾染了月华的仙气，那种清清、凉凉、沁沁、醒醒的感觉，心头舒快，是洗澡所不会有的。

后来他才知道，待他上了山顶，水气反而没那未密布，空气更为清爽，仿佛这时候流的汗也是香甜的。

月色模糊是因为天将破晓，渐见曙光了。

原来这口瀑布，长达百尺，分成三段，每段长数十丈，是在第二层后才遇上突露坚硬的巨岩，是故水花四溅，互相激撞爆发，化成千万亿颗珍珠，高涌天半，遍洒如雨。在山下的七分半楼和久久饭店等村镇，天色尽为水气所湿，便是因此之故。

到达了崖口，瀑布挂落之处，反而水雾不聚，清朗舒快，水瀑所掠处是一个百丈深洞，水流顿失依靠，便像珠帘一样，化作千亿水线，一泻而下，势甚洪烈，除非劲风急袭，才会送来如雨水雾，否则，人到这里，山高月近，在万马奔腾、千声同鸣中，却生出尘之静。

这瀑流清奇绝美，万壑奔涌，气势磅礴澎湃，顺流直下，一坠千里，但依然秀美清丽，却不知因何名为“倒冲？”

在瀑布第一段及第三段处，都各有一潭，因山势斜陡，在山下亦可得见。此二潭与第二段突出之奇岩相隔，恰映成像两颗眼睛的般的奇景，注入了湖水，就像两只汪汪泪眼，难怪称之为“泪眼山”。

铁手一面欣赏奇景，一面上山。

他心中不免感叹：

如此良辰美景，他却是要去看人相斗。

——更煞风景的是：声音。

拖重物磨擦地面的声音，响在如此山色月意、水气潭影之中，破坏了如此良宵静夜，吓得兔走雀飞。

那是梁癡拖着他那口大房子上山的声音。

实在不可恩议：梁癡凭他个人之力，竟能拉拔整座房子上下这座山。

一路上，梁养养怪嫌烦的对她老爹说：“你别把这山色美景全毁了，你这样拖着走，过一处毁一处，花给压死了，树给压断了，好好一处胜景，给弄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你可让我这做女儿的怎么向社会主交待？”

梁癡果真是听他女儿的话。

他绕着走。

他专选坚硬的岩石上走。

——这样才不致把树根草茎刮起。

可是有巨岩挡路之处，也定必更为难行。

更陡。

所以梁癡是往陡处走。

他背着间大房子，居然走得稀松平常。

铁手跟着他的路线走。

他看梁癡年纪大了，万一掙不下来，他也可以接个援手。

——如今看来，似不必了。

——用不着了。

这间房子就像他的“壳”你几时看过乌龟、蜗牛、田螺会丢掉了壳脱身而走？

——它们不兴着“裸奔”。

路上，铁手不禁向梁癡好奇的问：“你为何不把房子放下来，而要背着走呢？这样不辛苦吗？”

梁癡畸怪的望着他，张大著口，瞪大着眼，好像刚才听到的不是人话，他现在看到的不是人一样儿。

“那你呢？你又为什么背着那么多那么重的东西走？”

“我……？”

“你背着一大堆劳什子的国家民族、义气侠心、法理人情、鸟七八拉的东西，岂不是比我更笨更重！”

“……我……那是我的责任。”

“责任？谁没有责任？一生下来，亲情职分、爱恨情仇，全掙在肩上，无形的比有形的更多牵绊，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难解决，何独我一人背房子上山！”

“是……借问前辈，您何时才能放下背上之物？”

“放下？人死了，就什么都放下了，不放下也得放下了，也不由得你不放下。人生下来，出世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偏偏又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出世之前的事，不知何来。出世之后，便开始有责任了，就得背上东西了。一直到人生另一件大事，那便是死。死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你不可以长生不老，就算自杀也不是可以求死，而是一种求生不能的力量倒过来扼杀了你的生命，到头来死仍是无常的。死后何去，谁知？所以一生一死之间，便要掙上重物，一天比一天沉重的走一天比一天陡的山路，如此而已。你问我几时卸下来，莫非是要我死不成？”

铁手无言。

他领悟了一些事理。

他常向人发问，从不会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睿智，只真心诚意向人讨益，让对方发挥之余，自己更可以多学一些东西。

其实他的话并不算多。

必要说时他也能口若悬河。

但他向来听得多、问得多，没有必要，便不多说，所以人人都喜欢跟铁手交谈。

因为谈话贵在相契，不在争辩。

俟到了山上崖顶，铁手才顿悟“倒冲瀑”之由来。

原来，在瀑布源头看下去，水流争道，顿失所倚，千帘挂断，激冲而下，一越十数丈，到了第二层突岩时，水花激溅，有的反射了上来，造成第二层瀑与第一、三层间一层水雾，冉冉而升，像瀑布流到此处又陡冲了上来似的，但又未能升上崖顶那么高，在月华照射之下，水天浩渺。石流相映，竟幻起了一道色彩诡丽的彩虹。瀑布映照出灿烂的彩虹，铁手是见得多了，今回却是第一次得观月华也可映出彩虹来，只不过这彩虹比日间黄昏的彩虹清奇诡

异得多了，也更幻丽无端，不禁更衷心感叹这妙造自然，美不胜收。

梁癡不看瀑。

他没兴趣。

他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然后说：

“那小子，不敢来了。”

他跟蔡狂不同路上山。

蔡狂本跟他是不同道的人。

梁养养生怕她爹爹毁了山景，所以跟铁手、梁癡同行，杜怒福和青花四怒、小趾等，则和蔡狂一道上山。

而今，山上不见蔡狂。

只见飞瀑和月。

梁癡嘿嘿笑道：

“那小子终于还是怕了……”

话未说完，只听“嗖”的一声，黑里上突扔落了一物，劲急无比。

梁癡一掣腕，接住了来物。

原来是一块黑岩。

石仍湿濡。

——这显然是第二层瀑布旁的石块。

石块上刻了几个字。

“唵嘛呢叭咪吽”

左边部首，原是“口”字，但都刻成“ ”形，一看便知是蔡狂手笔。

梁癡接石在手，冷哼一声，怒叱：“既来了，鬼鬼祟祟躲着作甚！”

只听一人吼道：“我来也。”

这正是蔡狂沙嘎的语音。

语音自第二层瀑传来。

原来他才上得第二层瀑布，但在此万流奔坠、击石溅花的巨响中，仍能听到第一层瀑崖顶梁癡奚落的话语，并一扬手便把刻石听声辨位准确的扔向梁癡，这份耳力和手劲，当真是非同小可。

这时，铁手忽听一人冷哼道：

“怎么社会主没有一道上来？”

铁手一回头，就瞥见屋顶上、金牛旁，不知何时、已多了一个汉子，双眼精光炯炯，像一只蝙蝠般倒挂在那儿，正往瀑布下层凝望。

我去也

梁癡怒喝：“滚下来！”

那汉子道：“这地方是我把守的，你弄得山摇地动，只不过为了拖间破房子上来，还敢嚣张取闹！”

梁癡嘿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有眼不识泰山！我的房子是神龛佛殿，怎容你褻渎！？快滚下来！”

那汉子冷然道：“你不用‘滚’了，而用‘请’字、我早就下来了。好好一座房子，平平凡凡一间屋子，你偏要说得这般玄，还把房子背在身上，真不嫌烦？造作！”

梁癡这回可真的火大了，咆哮道：“你是谁！？青花会竟有你这种目不识丁、目无尊长的小喽罗！”

一面说，一面往上看。

他的双眼金光大盛。

梁养养忙不迭的说：“不，爹爹，他是‘大相公’李国花李兄，是自己人。他不是隶属于‘青花会’的，只是‘燕盟’凤姑请动他大驾，前来护守这要塞，爹莫要得罪高人。”

遂向倒挂在屋顶上的艳丽汉子盈盈的道：“他是我爹爹，也是赶来助拳的，却撞上狂僧，两人一定要比斗，我怕他们在七分半楼前交手，会影响大局，所以要他们来此地交战，已央得社会主允可。因不欲他们沿路起冲突，所以分别上山。会主跟狂僧一道，我则送我爹来。李大相公，你就当给我个面子，相就一下吧，我爹当这房子是宝，你反正看不在眼里，就别碰它好了。”

李国花听罢，整个人就掉落了下来。

眼看他这样直挺挺的掉落，必碰得个脸青鼻肿，搞不好还会滚下山崖，却见他嗖的一声，已挂在一株自崖边突长上来的树桠上，倒是真像一只蝙蝠。

他穿黑色劲装，身披黑色大毡，内里滚镶着腥红的缎锦，但眉浓目艳，眼色很厉，左额一颗痣，比美人痣还妖媚；世上所有的蝙蝠和蝙蝠精，才没那么妖艳；世上所有的汉子，也没有他那么俏煞。

只听他道：“原来是‘疯圣’梁癡，这倒是失敬了。既然会主夫人这样说了，我不招惹他便是。我刚才已收到劲鸽传讯，说会主和客人会上此地来，却不知是何贵客，原来是鼎鼎大名，梁癡蔡狂！”

他的语音很轻，很清，只要他把话说得再脆上一些，绝对跟女人说话（而且还是十分清脆的女音），没什么两样。

铁手却马上听出：

这人受伤不久。

——而且内伤未愈！

（他是怎么受伤的？）

他从对方的内伤里竟“听”出了一些熟悉来。

这时曙色渐亮，月未消隐，苍穹上出现了日月交替的奇景。

换作平时，梁癡早要跟李国花过不去，但他现在要聚精会神，集中全力，先对付蔡狂再说。

他已欠下蔡狂一诺。

他已不能败。

——为了“南天门”，他更不能败。

——为了日后昌大传播自己的教派法力，万万万不能败！

一个本来自自由由的人，往往就因为信仰信念，亲戚亲友、名誉地位、权力面子……种种枷锁，以致要做这样做那样，不能做这样做那样，好好的一个人，成了各种虚识幻象里的奴隶。

人人都被这幻名虚位所羸靡，就像梁癡身上所背的房子那样，推不开，甩不掉。

许是因为这样，梁癡干脆把它掬在背上，不用开。

仿佛正如梁癡不摔掉那口房子一般，蔡狂居然迟迟不肯上来。

梁癡发现他竟在第二层断岩瀑布观水花，意态悠闲，而且还正在岩上凿刻起经文来。

至于杜怒福与青花四怒等，则仍在第三层瀑潭处。

梁癡可沉不住气了。

他向下吼：“狂王八，你不敢上来！？”

蔡狂好暇以整，悠悠闲闲的道：“癡老鬼，你不敢下来！？”

梁癡咆哮：“我们约好好在倒冲瀑一战，你不敢来，便算输了一仗！”

蔡狂裂嘴笑：“我们约好在倒冲瀑决战，可没说好是那一层，这儿不也是倒冲瀑么？是你不敢下来，认输便罢！”

梁癡怒叱：“我不敢下来？我不敢下来！好，我就下来。”

蔡狂仰天大笑：“你下来，可先想清楚哦，咱们已到了倒冲瀑，我随时都可以出手，你随时都会败于我手嘎。”

梁癡直着嗓子像他喊天问般的（不过天问时是仰首问天，现在是探首呼瀑）大喊：“你才要当心呢，我就下来，你随时要丧在我手里！”

瀑布千流进湍，万众竞奔，流辉电射，急漩狂涌，冲激石上，打在岩上，声响何其之大，可是完全掩不住狂僧疯圣的对话。

梁癡心知即将一战，兴奋得目中金光滟然大盛。他向女儿点一点头，道：“我要下去了。且看你爹如何大展神威吧。”

梁养养急道：“爹，蔡狂他是激你下去。”

梁癡豪笑道：“爹作战数十年，大小战百千次，还会不晓得么？他若上来，我居高临下，若动手，他准吃亏。若我这样下去，他动手，我吃鳖。”

梁养养心切的说：“那您还要下去？”

梁癡傲然道：“我岂是这般下去！我既要败他，就得施展神技，让他折服得没二话说！”

说罢，居然仍背起他那所大房子，向养养、铁手、大相公唱了一个喏：

“我去也。”

竟然往瀑布泻落处直跃了下去。

他竟不是“走”下去的。

他完全不按“正路。”

他是“跳”下去的。

——谁都可以想像：这么高的断崖，一个人连同一所房子（还有房子上的牛，所造成的冲力！）

那是一种极大的毁灭之力！

山明水秀好刀光

从偌高的崖上急流猛坠而下，是一个背着房子和牛、戴着腥红僧帽的癫人。

他急坠，越过所有瀑布的水。

他堕落的地方，正是蔡狂之所在。

蔡狂仍在刻经。

他只刻了三个字：

“唵嘛呢——”

还未刻完。

他以为把梁癫激下来，对手功力再高，只要是顶着间房子以及房子上的牛走陡削的下坡路，他就有本领教对方翻一百八十个跟斗。

没料，人是给他激下来了。

——他却是这样子下来的！

他一时避不了。

况且他的经文未刻完：他曾许下大心愿，要刻一万九千九百七十六次另一个字的“六字真言”，而且决无未竟之作。如果他要避此万钧之势，纵能全身，这巨岩刻字也得给压毁当堂。

这一犹豫间，梁癫来势，何等之急，他已避不及。

只听他大喝一声，双手左右一分，划作半弧型，合什往前一拜，指向坠人、屋、牛，这刹那间，第二层巨岩上的水花，突然平空飞流乍起，激扬冲霄，化作喷泉一般的水气雾墙，竟把梁癫的急坠隐隐托住。

只见水花四溅，瑞彩弥空，像一道冰花水城，灿若锦绣，托住了人、牛、屋，水花更因日用并照，幻起了数道绚丽已极的彩虹，吞吐若龙，相互邀戏，壮丽绝伦，仿佛千朵彩莲水仙，裹旋着凡间的人牛和房子，蔚为奇景。

这一刹间，蔡狂已运用他的“大威德金刚”手印，口念“大威德金刚咒”，心身观想“大威德金刚”，他浑身自然也发挥出一种“大威德金刚”的法力。

铁手往下观望，目为之眩，心知：所谓佛法，只是教你如何做人，佛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成佛。既然人就是佛，只要懂得妙观察智，修功德成智慧，佛自然便活在心中，存于脑中，自身在便是佛身在。运用精神集中、意志力量去观想一尊佛的仪貌庄容、法力道行，自身自然可幻化成佛、佛我无碍。而今蔡狂便是用密法中的大修为，幻化成“大威德金刚”，托住梁癫本无可匹御的一压，而还以足代手，在岩上凿续刻真言中的后三字！

铁手叹为观止，道：“他们当真是武斗了！”

梁养养微叹了一口气：“可惜他们把力量都用在互斗上。”

只听梁癫哈哈大笑道：“好！你不惜托我大脚，但我偏要下来，你试这个瞧瞧。”

这时，蔡狂以用脚趾下凿，刻下“叭”字。

那是真言中的第四字。

梁癫蹿入屋里，也不知他在做什么。

蔡狂正待刻第五个字，却见梁癫已拿出把剑来。

那剑貌不惊人，又黑，又钝，又曲，又锈迹斑斑，还有一股臭味。

梁癫双手举剑，向天大吼一声：

“人不容天！”

一剑斫下去。

轰隆一声，那道水云幻墙，给砍出一道分线来，人和牛及房子，全乍倾急坠了下去！

蔡狂大吼一声：“别毁我真言！”

拔刀而出。

刀一离古铜鞘，一时间，彩虹的色彩全幻漾在刀锋上，这一刀斫出，所带过的不止是刀光，而是一道七色绚丽的虹影，形成了山明水秀里好一片夺目的刀光！

铁手发现这刀便一出手，都能吸尽天地光影成为刀气，脱口道：“‘大我刀’！”

这一刀连同彩虹七色，幻成八道色劲，斫向正急坠下来的梁癡。

梁癡大笑：“好！”

举起他那把破铜烂铁一架。

这刀剑互击，这刹间，没有星花，没有响声，但惊人的是，铁手、梁养、李国花人在崖上，分明看见：急湍飞瀑，倏然在往断崖坠下之间，停了一停，然后又续；而在第二层瀑岩的杜怒福和青花四怒，也目睹四溅的水花迸流，乍然停了一停，然后继流不息。

连同自己的心跳呼息，也都停了一停。

——这一刀剑交击，竟能使天地呼息、万物断续，都为之静息！？

这回是大相公禁不住喝一声采：

“‘小我剑’！”

——梁癡手上那把废铁，竟是名闻天下的“小我神剑”，这一下，刚好与蔡狂所持的“大我神刀”互相克制。

刀剑相交，蔡狂已用趾刻下真言第五个字：“咪”。

这刹间，除了水流陡止之外，长刀的彩影忽然尽失。

这刀变成了一把黯然无光的钝刀。

反而梁癡的剑，七彩斑丽，灿然夺目。

梁癡狂笑，“还你一剑。”说着一剑刺出！

剑不是刺向蔡狂。

而是刺向蔡狂的刀。

蔡狂竟然弃刀。

他那一把刀，竟自行与梁癡的剑交战起来。

梁癡初时还挽着剑招架。

打了几招，他自己已似乎也招架不住了，遂弃了剑。

他的剑自行与刀在空中交战了起来。

这时候，苍穹上东西二方，正好是旭日残月互照相映。

一下子，残月无光。

一忽儿，云掩初日。

刀剑修忽起落，宛若这不只是一场人斗，也不是兵器交战，而是日月之间的光影之战。

刀光就是天光

天，渐渐亮了。

刀光越来越盛。

仿佛刀光就是天光。

蔡狂用足刻字，但此时反而显得心细力耗，每一笔一划，似费莫大力气，几难竟笔！

但纵是这等情境，他的字仍刻得力道遒劲，“口”字边仍以浑圆的“ ”字取代。

梁癡满额都是汗。

他的汗与残月、旭日一映，竟是青色的。

他突然解下了红色僧帽，喝道：“求饶吧，我就让你把字刻完。”

蔡狂一甩散发，赫然见他额上肉瘤，完全成了红色，鲜血正自瘤子周边中渗出，十分凄厉可怖。

他只说了三个字：

“去你的！”

梁癡便把帽子向他罩了下去。

蔡狂突然背向梁癡。

他赤裸上身。

背上有几个大疤痕。

背部刻有经文。

帽子就罩在经文上。

突然之间，铁手，梁养养，李国花，社怒福，王烈壮，张寞寂，李凉苍，陈风威，小趾，均觉日月一黯，竟看到瀑流变成血红色（事后，有的说看到的是金色，有的说是墨绿色，有的人说流下来的不是水，而是火）！

这只不过是刹瞬间的事，水流又回复正常。

梁癡低吼一声，伸手抄住了长剑。

蔡狂挽手执住了刀，回身之际，梁癡眼仁里忽弹出一颗赤丸，射向他的天心部位！

蔡狂张嘴一口咬住了红丸。

他全身一颤，牙龈激出鲜血。

但他最后一字：“吽”已写成。

这一颤，使他最后一凿，失了准头，拍的一声，星花四溅，岩块松脱，连同六字真言，一起滚落下瀑布去！

这一块岩石，一直弹跳滚坠，直随瀑流滑泻至第三层，花地落于泪眼潭中，才静止不动。

恰好，这时红日冉冉东升，巨炬烛天，太阳彩丽的照在水珠上，水珠打在岩石上，岩石上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六字正向着朝阳金光，阳光和着活帘似的水珠，水珠发出极美丽灿亮的光泽来。

日后，这急瀑深潭之中，竟然有一块奇石上刻有经文，令人叹为观止，认为神迹。称之“佛现岩”。

蔡狂字成。

他已胜了一仗。

但岩石已落下。

也输了一战。

他愤怒。

他一摺散发，露出狰狞的肉瘤，目现异光，正要一掌反拍天灵盖。

梁癡见状，连退三步，一跃上屋，双手搂住了金牛。

梁养养深知二人武功性情，知道他们正拟以自己本命心窍来施最后法力，不惜元神破窍出拼，如不能取胜，便立即法破身亡。

所以她在崖口出尽力气叫道：“不要！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定要斗死对方，我便先跳下去，死给你们看！”

两人闻言，都顿了一顿。红丸遂飞回梁癡目中，蔡狂揩去唇边的血。

梁癡喘息道：“好，咱们斗过文，斗过武，斗过法，斗过光，现在来场声斗”

蔡狂惨笑道：“怕你不成？”

两人遂都端坐下来。

蔡狂手持“秽迹金刚”手印，低念“唵嘛呢叭咪吽”。梁癡跌坐屋顶，倚牛持“时轮金刚”法印，高喊了一声：“人，不，容，天！”

两人喊声愈来愈低，低不可闻。

愈来愈高，高而渐没。

但都愈来愈快。

铁手只觉心神震荡，但见瀑布水流，也一舒一滞，甚不畅顺，瀑沫电漩，互击相号，吞吐迟艰，知道是受二大法师声斗的影响，大自然的秩序为之堵塞倒错。

要知道人只能听到一定的声波声响，频率太高和太低的，都无法听得。其实宇宙万物，看似静的，俱有所动，根本整个大地宇宙，都在运转自动；就算是周遭的微尘细粒，身内的五行元素，也莫不在震动不已。但凡震动，必发声响，六字真言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即含有天地万物间由静至动、由动入静的声响，而梁癡天人之间的厉呼，也并聚激发了宇宙间的一种无上的大力。

他们之间看来只是发出念咒、天问之声，但音阶多变，竟有逾百万以上的音素，每一个字词都有多个音素构成，多寡不定，变异急剧，配合繁复，徐疾有致，这些音色虽不一定让人听得清楚，但所发出的音波，聚合了大自然法则无形无尚的大力，正在互相攻守，斗个好下燿灿。

梁癡和蔡狂，自然都是道行高深之士。铁手见蔡狂一面抵御梁癡攻袭，一面以趾刻字，其实已把脑力心神，转化为二，遂能把思考转入脚部，完成刻字。梁癡真的以眼为神，把“眼神”二字传入密法活用了，把情绪上所发出的光芒（例如生气时脸红、恐惧时脸青）化为神兵利器，如果蔡狂不是以丹田升至喉头的一股真元抵注这“眼光”，只怕立刻就要横尸瀑底。

——像这样两大高手，如果把力量聚集起来，用以斗大将军甚且蔡京这等奸臣权宦，那该多好！

——然而他们却在此地自相残杀！

只见梁、蔡二人，久斗未息，久战未下，蔡狂的手又渐渐举起，要自百会穴击下；梁癡又再倚近金牛，要搂向牛头：铁手知道两人正要以自己的性命修为放尽一拼、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这边的梁养养急得泪花乱转，频呼连连，而下面的杜怒福也叱喝连声，要阻止他们以断残自身性命冒死求胜之举，无奈二人正以声波力战，既把至

高音元和极低音元只传敌方而不致伤害他人，但他人的语音也决透不过他们的声墙：这下是，他们俩旁若无人，毫无障碍的决一死战！

正是不死不休。

铁手再无可忍，遂一拳击在山顶大地上，訇然有声，并大喝道：“天就是人，何必苦苦争胜！”

同一时间，云海绽开，金丸跃出，一颗丽日，正光照大地，洒下光霞万道，遍照三瀑两潭、山上山下！

铁手斗癫狂

这向下的一声断喝，犹如阳光遍洒大地般，正轰轰发发的传了开去，只见第二层的两人，都一起终止了口里的念念有词，各向上望来，神情十分错愕。

这时旭日普照，两人这一仰脸，只见蔡狂脸色十分苍白，像在牢里渡过三十载似的；梁癫则双目神采尽失，犹如卧病三十年。这一拼毕竟使他们力耗神损。

他们颇感震异的是，两人本在各以音波侵杀敌手，突然之间，有一股力量，不是天，也不是人，既非佛，亦非神，只是大地之声，把他们的声音隔绝了，然后才听到铁手内力充沛的喊话。

这时候，他们才弄明白：那是铁手敲击大地的声音——但那一击，彷彿把整座山所有的岩石都拍醒了，发动了，来阻止二人互相伤杀的咒语。

他们决不信凭那样一个“六扇门的走狗”，居然会有此功力/魔力/法力/神力！

所以他们自是无尽差愕。

铁手仍在崖上。

他隔着一层瀑布喊话：“你们别打了。修法的人，首先是戒嗔入定，你们这般仇忿冲动，跟修行相去天壤，我看你们不是成佛，而是入魔了！是真英雄的就拿威风去锄强去暴，而不是勇悍内哄！”

梁癫向上吼道：“我们斗个死活，关你屁事！”

蔡狂傲然道，“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也配来教训我！”

梁养养哭着道；“你们别打了好不好……”

梁癫道：“我赢了就不打。”

蔡狂道，“他输了就不打。”

铁手忽道：“要是你们两人都败了呢？”

蔡狂眯着眼嗤笑：“就凭你？口出狂言，当真比我还狂！”

梁癫吐了一口唾液：“我呸！你别恃着有御赐名衔，我就不敢杀你！”

铁手只问：“如果你们都输了，是不是就不打了？”

蔡狂哈哈笑道：“输了就认了，有什么好打！但要是有人枉送性命，也怪不得我！”

梁癫双目又绽出金光：“怎样？你真的不知好歹，非要我为你超生不行？”

铁手道：“为了使二位不再互相残杀，我只好勉力而为了？”

梁癫摇头叹息：“你真的是找死，那我也没法了。你的内力不错，接不下就不要硬接，认栽算了。”他其实也心知铁手厉害，但总不认为能在他自己手下取胜。

蔡狂则道：“我们两人，你随便挑一个吧。”他其实也不想跟铁手交战，因先前领略过铁手武功，自信自恃必能格杀对方，但一来不想得罪诸葛的人，二来就算能取下铁手，恐亦无余力取胜梁癫了。

铁手平和的道：“那我就大胆两位一齐挑了！”

“什么！？”

“狂妄！”

一时间，梁癫蔡狂，都忘了向来妄尊自大的是自己，纷纷喝骂铁手嚣狂。

其实不但蔡狂梁癡，就是杜氏夫妇、青花四怒和大相公，也无一不震怔当堂。

——敢情这位捕爷是自寻死路、自取灭亡！？

“你活不耐烦了？”

“我一向贪生怕死。是要活得好，我希望能活得久一些，那是好事。活着多快乐，既可以帮助人，又可以受人帮助，我才不想死。”

“那你疯了不成！？还是发了狂！？

“两位一尊为‘疯圣’，一贵为‘狂僧’，我可顶多只是一双镶了锈铁的手。”

“你敢单挑我们两人！？凭什么！？”

“就凭一番好意。”

“好意！？”

“我不想眼见武林两大宗主、两位高手、两名罕世难逢的武术大师，玉石俱焚，两败俱伤。”

这句话两人都听得进去。

——但只是上半句。

“不是两败，打下去我是赢定了的。”

“我是玉，他是石，他焚，我不焚。”

两人几乎又为争这个而动起武来。

“两位前辈如果要动手，尽向我身上招呼便是。”

“你属何宗？”

“无宗。”

“何派？”

“无派。”

“诸葛先生见了我俩，尚且不敢如此自大。”铁手淡淡地道：“那是因为家师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则看不下去，与其眼见你们自伤残杀，不如跟你们比一比谁狂谁妄！”这下子，两人均给触怒了。蔡狂牙龈又在淌血。梁癡眼色由金转红。

“好，你滚下来吧！”

“下来受死吧！”铁手平和的摇首笑道：“是真的比斗，又何须面对面的动武？”他笑笑竟学着蔡狂的语音喊道：“我来也——”两手突然插进急湍而下的水泉里——杜怒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梁养养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李凉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陈风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王烈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寞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相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眼前出现了奇景：那瀑布真的倒冲上天！时光不能倒流。何况是水！但不但水倒流，现在是瀑布自下而上，倒头倒冲上去！

——这是什么现象！

——这是何等神功！

蔡狂、梁癡亦为之变色。

——他们知道铁手内力高深（他们已“领受”过），但决不知他竟高到了这个地步。

这简直已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莫非“神”助？

蔡狂低诵经文，四肢一俯，头浸水中，只臀部翘了起来，全身都埋入潭

中。

梁癡竟发了癡似的跑到瀑下潭心，手舞足蹈，捶胸擂背，向天高呼，状若疯狂。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倒冲上天的瀑布，就开始要重新挂落下来了。

要知道原先泻落的水流，加上不住冲聚的水量，是十分澎湃惊人的。蔡狂和梁癡运功施法，迫使水流重坠落易，但要使瀑布倒升却是极难。

不过，水流仍只落到一半——即是到了第二层断岩上，给突出的石块一阻，便没有往下坠了，反而贮聚在那儿，水量愈来愈多，变成仿佛是中间成了一泓水潭，铁手人在潭上，蔡梁人在潭底，潭上下均无滴水，但中间的潭却波涛汹涌，冲激飞溅不已，经旭日映照，缤纷五色，顿成奇丽绝景，却就是无法挂落下来，也不能倒冲上崖去！

那儿，就成了三人内力互斗之地。

阳光照在这片瀑流积贮之处，水流旋转跃动，祥辉潋滟，彩霞千重，水珠喷涌、水花迸溅，七色生巧，夺目灿亮，变成了此处奇景中的奇景。

这回，是铁手独斗“疯圣”蔡狂和“狂僧”梁癡。

三人相持不下，水流已越聚越多，而力道也猛烈惊人，轰隆炸发，翻腾汹涌，扑伏莫已，得似滚驰过天兵神将，霹雳雷霆。

蔡狂和梁癡互觑一眼，两人忽并立一起，一人大喝：

“唵嘛呢叭咪吽！”

另一人则大叱：

“天地不容！”

两人一掌，各击对方膻中穴，同时另一掌朝天击去。

——这一来，为了对付铁手盖世神功，这疯圣狂僧，终于联手！

我又来也

梁癡蔡狂二人同时合击，却在这时，铁手突然大喝一声，手自崖上水流里迅即抽手，他倒是要放手就放手，仿似个没事的人儿般的，负手而立，一副袖手旁观、气定神闲的样子。

这一来，狂僧、疯圣的麻烦可大了。

他们的掌力击空。

蔡狂念的是“喜金刚咒”，用“喜金刚手印”，奉请的自然也是“喜金刚”。

梁癡诵的是“上乐金刚咒”，用的是“上乐金刚手印”，奉请的当然是“上乐金刚”。

两人一透体蓝光，一绽放白芒，正是“无上密”中“息灾法”和“降伏法”作法时的佛光。

他们拟一股作气，击垮铁手。

可是铁手却没有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

他激蔡狂梁癡与他决战，为的只是撮合二人联手对敌——
——敌就是他。

他只为了撮成二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别无他意。

所以他不跟他们斗下去。

至少不以力斗。

——或者，这才是真正的比斗：斗智不斗力。

铁手蓦然撒招。

瀑布顿时少了羈禁，加上堵塞的冲力，还有蔡狂、梁癡原先发出拉拔的巨力，还有这回两人一起出手的无量力，这一股惊天动地、无可匹御的柔力，变成至刚至锐至烈至厉，半空炸起千堆雪，爆起万朵髓，往疯圣狂僧直罩而下。

——每一颗水珠，都经旭阳照得亮闪闪、彩晶晶的。

然而每一滴水珠，都蕴有狂僧疯圣所发出的玄功奇劲，再幻化成亿颗兆滴，在七彩彩虹中各化作无畏印、般若筐、金刚杵、金轮、银钩、斧钺、如意宝幢、素珠、彩璫、智慧剑、天妙果，纷纷罩打将下来。

纵是梁癡和蔡狂二人有绝世神功，也断断招架不住这自然妙造的巨流和自己联手造成的反击。

就在这紧急关头，蔡狂大叫一声，一掌自击百会穴，砰地一声，他整个狂人，却因一声“唵嘛呢叭咪吽”而幻化成佛影幢幢，有：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三面六臂阿弥陀佛、宝冠阿弥陀佛、五劫思维阿弥陀佛、红玻梨阿弥陀佛、接引与愿阿弥陀佛，持莲台阿弥陀佛、法界定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生西方妙观察三昧。顿时以无上大法，将力量升至无限大，形成一把无形的伞网，隐发风雷之声，把亿兆充满狂力癫劲的水珠托得一扎，水流洪烈，奔腾啸吼，癡舞狂涌，声势猛烈，无奈一时冲不过蔡狂的佛掌神功。在这紧急关头，他向梁癡狂吼道：

“快把班鸠和牛搬入屋内！”

梁癡大喝一声，如风疾起，已抱着金牛，捉着金鸠，连滚带爬，冲入屋内。

只不过是刹瞬之间，蔡狂已双耳溅血、齿龈迸裂，显然又支持不住这天地之间加上三人造成的瀑流大力。

梁癡却自屋內急躡而出，一手拖住蔡狂，一手拔劍往上全力一擲，怪叫道：“進屋！”

轟的一聲，瀑流終於化成暴雨狂花，沖激而下，玉濺珠噴，水湮溟濛，勢甚驚人！

梁癡抓緊機會，把畢生功力所聚，凝於“小我神劍”中，向上一拋，把急流反撲之勢阻得一阻，同時已抓住蔡狂及時連滾帶翻，躲入屋內，同時拉上門扉。

別看那只是小小、舊舊、殘殘、破破的一棟茅屋，這蘊有奇勁巨力的億萬顆水珠，萬蓬星雨，癡打狂擊，茅屋卻是固若金湯。紋風未動。

這一下兩人都同時躲在那繪滿神佛裸女的怪屋內，總算躲過了一劫。

那飛流急湍、狂濤勁濺，全掃落岩上、潭中，順流而下；當萬億水柱排浪如山，嵌轉漩拔，打落潭水那口刻有經文的石上，只見經文經陽光一照，映出熠熠金光，金光燦然，彩虹幻照，仿佛現出羅列魚貫千百道佛陀，正齊誦共禱這六字真言：

“唵嘛呢叭咪吽……”

旭日洒照，蜻蜓點水飛舞，彩蝶翩翩翻飛，飛到東又舞到西，鐵手望望着，也渾然忘我，似幼作彩蝶，又像化作蜻蜓，遨翔天地間。

梁養養開始見父親與蔡狂決鬥，本已提心吊膽，再見鐵手隔瀑斗癡狂，更是惊心动魄。

而今得見二人無恙，鐵手也不追擊，反而像是未見這等場面，她這才放了心，不禁莞爾：“沒想到爹向來背負的房子，還有此功用。”

鐵手也微笑道：“他們倆互助渡危，該也省悟了吧。”

當下長身，一躍而下，直落那茅屋之前，朗聲道：

“二位可好？我又來也。”

屋內沒有回應。鐵手又揚聲道：“二位，咱們比鬥至此而止，可好？”屋內無聲。水流恢復如常。鐵手一皺眉，長聲道：“二位如不見拒，在下也想進入拜望，參觀這所非同凡響的奇屋。”還是無人相應。只有牛在屋內“哞”了一聲。鐵手大步上前，用指骨在門扉前扣了扣，大喊道：

“諸位聽了，我可是已先行敲過門的了。言罷屈身而入。

（為什麼會沒有人應？）寞寂很奇怪。

（難道裡面的人受了傷？）涼蒼很好奇。

（莫非梁癡蔡狂在內出了事？）風威很擔心。

（這屋子裡倒底有什麼？）烈壯很緊張。鐵手入屋之後，沒有聲響。

片刻，沒有聲音。

好一會，沒有聲。

半晌，無聲。

過了好一陣子，屋子裡仍全無動靜。

（搞什麼鬼！？）

大相公大奇。

（鐵手究竟怎麼了！？）

杜怒福大詫。

（屋子裡難道出了意外！？）

梁養養大驚。

於是梁養養要下去同時也要進去看個究竟。

她一下山，李国花也随她下去，原留在第三层瀑的杜怒福和青花四怒及小趾，也全攀了上来。

就在梁养养想推开门扉之际，忽然屋内火光一亮，接着，蓦地，屋里轰的一声，一人破门倒飞而出——飞行之疾之速之厉之烈，简直像是从炮口里炸出了铁弹一般！

但那不是铁弹！

只是铁手！

铁手震飞了出来。

他的身子撞断了一棵树，但势未休，直撞到第二层坚硬的石岩上，才蓬地嵌了进去。

只见铁手半个身子，全陷入坚岩之中，嘴角也淌下血来。他的左手，却拿着火刀；右手，仍抓着火镰。

就在这时，门扉忽然震开。

急蹄声。

那头牛冲了出来。

它狂怒。

它眼赤。

它撞向铁手。

以它的角。

它竟比蔡狂的刀梁癡的剑更快。

更可怕沉猛。

——那种力道，不是不可抵挡，而是使你完全失去了抵挡的能力，完全不敢抵挡，就像神魔施法，凡人根本无从抵抗一般。

这头牛夹着厉声怪吼，如同战鼓狂擂，两角绽发战戟般的森寒异芒，尾作鞭击，刀尖闪辉，直撞铁手。

铁手仍给打得嵌在岩里。

就在这万钧一发之际，铁手却突然合上了眼睛。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一刹，牛角离他已不过三丈之遥，而在他身旁三尺之处的积水上，有一只红尾金眼透明纱翅的蜻蜓，却袅袅的飞了起来。

缓缓飞舞。

堪称姿态曼妙。

旋舞曼妙美不胜收

然后，

竟然，

停在那头冲来之势正震得山摇地动石破飞砂罡风劲急电掣雷轰猛恶已极的牛——牛的头上。额上。双眼之间。

然后那头牛就突然静了下来。

那。头。牛。就。突。然。静，了。下。来。

静了下来

静。

而且乖。

——蜻蜓仍伫立在它的额间。

好一只蜻蜓。

——停了一头怒牛。

这时，铁手又缓缓睁开了眼睛。

眼里湛然神光，厉不侵人。

就在这时，嗖地一声，牛背上却疾飞出一物。

此物比牛更快更速百十倍，像一道霹雳一般，黑影黄光一闪，直啄铁手左目！

我不走了

疾取铁手眼珠的是：

本来伫立在牛背上的斑鸠！

这下变生骤然，铁手纵然要避要挡，也来不及了。

——就算能避能挡，但在这情急事急之下，还能不杀伤这只小鸟吗？

不知道。

因为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的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

没有发生的原因是在于：

一声尖啸：

“天！”

飞鸟陡停。

垂翅。

折回。

重落在那头牛的背上。

——之后，它便在牛背上磨它黄而尖利的嘴子，并且为牛啄食蚤子，赶走苍蝇。

一只好可爱好伶俐好乖的小鸟。

——刚才比矢还劲比刃还利的啄人眼珠子的事，似与它全无关系。

原来不止是人晓得把做过的事隐瞒不承认、装作没做过，就连飞禽走兽，也精于此道。所以，如果你看到衙门前用结笼处死了三十一个人，你说三个和三百一十个，可能都受奖励，唯独是说三十一人的将罹重罪，这便不必诧异、奇怪。

世情如此。

世事如是。

——见怪不怪，其人自败。

叱停斑鸠的不是别人，正是它的主人。

是梁癡喝止了鸟的疾袭。

——也只有他有这等能耐。

他正从屋里缓缓走出。

与蔡狂一同步出。

蔡狂已血流披脸。

——血是从他肉瘤上渗出来的。

梁癡的帽子已给削落。

——一顶高帽只剩半，这顶高帽也不算顶高了。

这二人进屋避难时，伤得还不致如此之甚，怎么这一行出来，却伤得这般重！

——难道是铁手伤了他们？

铁手进入屋子的时候，幸好及时，他也立时发现两人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原因。

因为蔡狂梁癡都再也没有能力回应。

这两人虽一同避灾入屋，但一进屋里，竟双互相拼斗了起来。

由于屋子甚窄，而且无窗，所以十分昏暗，就在急雹播在屋的四周之际，

两人并不闲着，一接触便对了掌。

这一来，两人是比拼实力，只得尽耗内力，不死不休。

这两人均是密法高手、藏法高人，这种比拼，不止是内力交战，互较道行，简直连同天神互斗、元神对耗，惨烈远胜先前。

功力不及他们的，想要拆开，只有送死。

功力与他们相若的，如要拆解，只怕也得给二人功力反弹格杀。

功力远胜他们的，要拆开而不伤害他们，只怕难若登天。

但就算难若登天，铁手也要试试。

因为他不愿眼见两人互拚身亡。

——其实，那时候，梁癡和蔡狂心里也在后悔。

他们一对上的掌，拼上了真力，便知道撤不了掌，得耗尽了真气，格杀对方才能活命。

——若要击杀对方，他们再狂妄自大，也深明自己顶多剩半条命。

何必？

何苦？

他们发现铁手进来，而且正力图解救：他们又惊又喜又担心。

惊的是不知铁手是不是趁机下毒手。

喜的是这是唯一得保全身的机会。

担心的是铁手解不了，反而自寻死路——除非铁手的功力真的是远胜过他们！

铁手只有出手。

因为他发现，蔡狂、梁癡二人，功力互制，再不拆开，就得同时失心丧魂。

他并没有出掌。

他只做了一件事。

他自襟里掏出火刀火镰。

然后他扣着了火。

——在梁癡蔡狂又惊又忧又切望的眼色中。

火乍亮。

疯圣、狂僧的狂劲癡法，全给吸引到铁手身上。

这一下，他真的是引火焚身。

梁、蔡二人无匹无量的巨力厉劲，直把他卷裹了起来，把他直撞出茅屋，嵌入岩中。

在屋里的那头牛，乍见火光，以为铁手要偷袭它的主子，金目一亮，立时冲出去要抵杀铁手。

铁手内力已到了浑然天成、无孔不入的境地，他即渡法于蜻蜓，以轻尘之力制止了金目牛的万钧之势。

金牛虽静息了下来，但牛背上的金嘴鸠却发动了更可怕的攻袭。

不过，这时候，梁癡与蔡狂已恢复了，两人侥幸不致同归于尽。都心有余悸。

梁癡一步出屋门，见金鸠要啄铁手之目，立即发咒制止。

这时，雨过天晴，光洒大地，瀑布飞湍，鸟语花香，已回复大自然的井然之秩。

铁手这才从岩上勉力脱身，捂嘴发出几声轻咳：

——看来，他虽已破解狂僧。疯圣之全力互拼，但自身也受了不轻的内创。

梁癫和蔡狂走出屋子，互望了一眼，两人各站开了一些。

蔡狂问铁手道：“你这样拆解我们的元神互拼，是极危险的，你不知道吗？”

铁手苦笑道：“我知道。”

蔡狂道：“你知道又这样做？”

铁手笑道：“知道危险便不做，我不如回去成家立室好了。我只知道该做的就去做。”

蔡狂一时为之语塞。

梁癫冷哼道：“你既然以一人之力，拆解我们二人力拼，而且又坚不以内力回挫，所以遭你我他三人之力反扑，受了内伤——这样说来，你功力勉强算是高上我们一点，不，一丁点儿。”

铁手笑说：“那里，我只是趁人之危，捡着便宜罢了。”

梁癫怪目瞪了他一眼：“世上哪有这等捡便宜法！宁可伤己，也不愿伤人！”

铁手咳了一声，道：“我只不愿见你们放着大敌不管，却在亲友面前自相残杀。”

蔡狂冷哼道：“我不是为已而战，我是为宗派而斗。他是邪门，我是正路，偏世人多以为他是主流，我是外道！”

梁癫嘿声道：“我就看不顺眼他的狂态！你看，他以为普天之下，非他不成正途！我就是要把他给扳下来瞧瞧？”

蔡狂龇牙道：“你敢？”

梁癫目光一长：“有何不敢？”

蔡狂吼道：“你能！？”

梁癫眼射金光：“何难之有！”

眼看二人又要动手，铁手忙道：“两位，且住！”

狂僧、疯圣因刚领教过铁手的绝世神功，也领受过铁手的救命之恩，所以，对铁手的话还算肯听上几句，当下勉为其难的住了手，也住了口。

铁手琅然道：“人活着确只争一口气，连廓然无圣、至大能容的佛道二宗，也素有争持，其他的更细分互争，无时或休。可是，真正创造此宗此教的伟大人物，多是牺牲一己，为救苍生，决不狂尊自大、唯我独尊，更不会气量偏狭，排斥他人，才能包含天地，融入万物，俨然成宗，立地成佛。你们这样为个人小事，争持不休，还谈什么修道境界呢？当年，六祖慧能禅师继承五祖弘忍的禅法，并承受其衣钵之时，曾在武林有过一番造就的慧明却向慧能拦索衣钵，慧能不争，只将衣钵放在石上，说：‘这衣钵是信，不能用力争。’慧明千方百计想要夺取，但却仍无法得之。这衣钵是大法之物，而不是凭力气夺取之物。所以慧能明示慧明：‘不恩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慧明因而大省大悟，成就修行。你看，这儿松风瀑声，鸟鸣花香，佛道早已在一石一木一流中明历历露堂堂的了。金刚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们争这口不争气，为的是啥？”

他见蔡狂、梁癫默然不语，于是又说了下去：“我只是个凡人，不是修德行佛的，境界修持，远不及二位。可是我请问二位：学佛作啥？便是成佛。

先有模仿，才有创造。所以要大贼放下屠刀，先得以更猛烈火爆的不动明王，马首观音，来慑服他残暴性情，经本尊引导，才能成佛。这叫以暴制暴更有以柔制刚，所以心猿意马的、贪花好色的、凶残暴戾的、温和可亲的，只要有心成佛，皆可成佛，佛门尽渡苍生，不择无类。所以，我虽不才，但只要持的是佛心，行的是善心，以出世之心来入世引渡苍生，我也可算忝居修行未通的小辈吧？而你们两位大修行者，却不对付奸佞邪恶，老是互动干戈，牵连无辜，这是那门子道行？据说皈依修行的人，业蕴太重，在艰苦修持之时，会误入魔障，或修不起来，又或重回老路，面临灾劫，受到极大阻力，承担极巨压力，看来你们便是如此。其实，这可能只是自己业孽太深，要一次过应劫，或多次考验，才能消灾去孽，提前化解业报业蕴、因果轮回——虽说，到底这是不是业孽报应，有谁可知？到底修行有无意义？到头来是否能成正果？无人可以作证！究竟是把灾劫提前消解应报，还是自找麻烦修行无功，这在我这非佛门子弟是斟不破、想不透的，但在往来这苦修大道的考验上，我一向坚持信念，看来，我要比你们还心性清净得多了。”

铁手呛咳几声，稍平一口气，又道：对宗教之依归，全凭信字。你们互相诋毁，不住殴斗，先已是不信了——既不信神，也不信佛，亦不信人，更不信己。这样修行，恐怕要等到天落地时才有成就了。不萌枝上花开，无影树头凤舞。我虽未走入佛道，但我行我道，便自成佛，两位大师又何必着相呢？”

梁癫和蔡狂默然半晌。

梁癫望着蔡狂，眼里发金：

“他说什么？”

“你没耳朵？”

蔡狂齜着牙反问。

“他说的你听得懂？”

“浅薄之见，微末之识，有何难懂！”

“嘿，那么，咱们还打不打？”

“打个屁，咱们不是他对手，要打，咱们先把打倒再打。”

“对，在哪儿跌倒，便在那儿爬起来，向来都是我的作风。”

“噯，慢着，刚才你是你连滚带跌，躲入屋内，是我替你挡住一阵，我可没跌个狗吃屎！”

“你没摔倒？哼！嘿！没我的破空神剑，你早倒在这儿早些堕轮回喂王八去了！”

“笑话！要不是这姓铁的拦着，我早就为你念经超渡亡魂了！”

“笑死！你那几个疤痕字儿屁制得住我的法力，我的牛和小鸟都留着未用呢！”

“你有本事就用，我随手便能破去——”

“好！狠话可先是你说的——”

“……”

这时，杜怒福却悄悄走到铁手身边，满怀衷诚的说：

“铁兄，眼下青花会随时有险，大连盟肆威恣行，如能徵得你相允，暂留七分半楼，以你武功盖世，定能稳住这两位……两位僧圣，同时，也可应付大将军之进侵。如蒙铁兄慨然助拳，杜某阖会上下，无不感恩图报，金梅瓶若得荆内允同，也必双手奉上，望兄晒纳……”

铁手微微一叹，平和的道：“我不走了。至于宝瓶一事，在下极不欲夺人所好，姑且慢慢再说不迟，眼下还是应敌要紧。”

说着，他左手中指上，刚好停下了一只回翔不已的小蜻蜓。
金色的小小蜻蜓。

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

称一个人做“大哥”，是因为尊敬他，如果连这一点发自内心的敬重也不敢启口，不欲表达，并且嘲笑他人这样做，这种作为非但不能显示自己自信、自负，反而只证实了他的不诚、不真！当然，满街爬地、逢人都叫“大哥”的不足与论。

真正闯过江湖，入过武林的都知道：称兄道弟，未必就是兄弟；生死之交，往往你死我活。叫人做“大哥”，可能只是因对方的年纪、德行、修养、辈份比自己高的一种由衷的敬意。做朋友有做朋友的交情，当兄弟有当兄弟的义气，是丝毫混淆不得的。有的是相交满天下，知己无一人。有的是兄弟成群，无一知交。有的是一朝为兄弟，一世是弟兄。自己最心知：谁是朋友？谁是兄弟？朋友和兄弟都分不清，怎做江湖人？

一 巴掌

下山的时候，梁癡那对金色的眼睛，还不住的往来搜索，无论射在石上、岩上、树上、水上，都发出焦物开始燃烧之时的嗞嗞之声。

然后他拖着他那所怪屋下山去。

蔡狂比较悠闲。

他先在潭边洗了把脸。

梁养养想制止他：“不要在这儿洗。”

“怎么？”他满脸水珠，愕然的说，“下游用这水来烧饭，还是上游有人撒尿？”

梁养养盈盈的说：“听说用这潭水洗脸，给水沾着了眼，日后一辈子都得要眼泪汪汪的。”

蔡狂和梁癡暂时停战，先不打了，梁养养自然便宽心多了。

蔡狂听了，却十分感动：“养养，原来你还是关心我的。如果你能让我为你流泪一辈子，我也愿意。”

梁养养莞尔：“我关心你，是自小看你和爹爹交战多了，你外表狂妄嚣张，内心却很正义善良，而且处处为我着想，我当你是我的兄长，不是有什么别的。如果你愿为我流泪一世，我却望你为我欢笑竟日。”

蔡狂忽妙想天开的道：“我知道了，你一定过得极不开心，一定时常想念着我，只不过，你不便说出来而已。我也是活得很寂寞，很不开心……”

然后黯然道：“没有了你，教我怎么开心得起来？”

“你这是自欺欺人了，再这样胡说，我可要翻脸了。”梁养养正色道，“只要你多帮助人，别人开心，你自己就自然会开心了起来。”

蔡狂神伤道：“我帮助人？谁又帮助得了我？”

养养关切的问：“你额上的瘤怎么了？”

蔡狂一甩散发，乱发又遮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尖削的下巴，显示了他极度的不悦：“这不关你事！”

这时，杜怒福的话却忽然加插了进来，说：“怎么不关我们的事！这句话可是大大的不对了！”

蔡狂又自披发缝隙里绽出寒光，齜着牙森森的牙齿：“你少来惹我，别迫我杀你！”

青花四怒见会主一再受此人之辱，忍无可忍，马上就要上前动手。

杜怒福挥手制止，苦笑（他一笑，不管苦笑喜笑冷笑大笑都成了怒笑，因为他笑的时候，牵动了脸上几条颇为特殊的肌筋，任何笑意，都成怒容）道：“我是一番好意的。”

蔡狂却不理他，只向养养颤声道：“养养，你喜欢的是我，不是他！你没有理由会喜欢这个老家伙的！他比你爹爹年纪还大多了，半身已躺进了棺材了，你贪图他个什么！”

杜怒福也不生气，只喃喃的道：“你说的倒没有错，人生自古谁无死，未娶得养养之前，我连棺材都订定了，就摆放在七分半楼的地窖里。”

梁养养却生气了。

她这回再也不容让蔡狂放肆。

——蔡狂可以骂她，但她不容许他去骂自己的丈夫：那样一个老好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蔡狂，你太自私了，我为什么要喜欢你？我嫁

给他，关你什么事！我嫁他是要嫁个可以托终身的丈夫，又不是嫁给年龄。谁说七十老翁不可以娶个双十年华的夫人？谁说老妻少夫就一定难谐白首？是谁明文规定的？何况会主才入壮年，他要我，可以容让我年少无知，可以娇宠我一如他的女儿，可以为我牺牲一切，你能够吗！？我只要你不要与我爹爹打下去，你们却因为你们的胜负、你们的荣誉、你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武功心法，争持不休，也不曾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武林中常争个什么天下第一，我说这些人都是白痴蠢蛋，这名号送给我加一万两银子我都不要！”梁养养挣红着脸，水灵着眼、清利的声，咄咄的向蔡狂道，“我们只要相爱就可以！年纪悬殊，关你屁事！我曾跟他说过，你额上患有毒瘤，他马上就为你解释：难怪你有时候情绪如此不稳定，因为患恶瘤的人身体上常要抵受旁人所不知的、难耐的苦痛！”

蔡狂嗫嚅地道：“你……你把我患毒瘤的事，也……告诉他“他是我丈夫，我当然告诉他了。我们的事，当年青梅竹马，曾经两小无猜，也告诉他了。我只会把我和他的事隐瞒你，不会把我和你的事瞒他的！”梁养养冲着他说，“你知道他听了之后做什么吗？他把每一百九十九个月又七天另一个时辰才开花结子瞬息一次、极难培植、决难茁长、绝难播种的‘大快人参煞青花’，费尽心力、耗尽精神，用尽方法，为你再种了一株，为的是替你解这恶瘤之苦！这些，你能做到他的十一吗？我为什么要放着这样一个大丈夫，而去喜欢你？”

蔡狂发里的寒芒骤然散乱了：“你……他……”

杜怒福见他难过，遂插口道：“你的恶瘤，我听养养说过，刚才也留意了一下，那是仍有可能治愈的，只不过，治愈的过程，比较艰苦一点而已。养养说你刻苦能熬，以你沿路刻经的耐力，一定能捱过去的。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用刻经文来解脱苦痛，也是方法之一，但更进取的方法，还是要医好它。”

蔡狂在发里的眼光，突然绿得怕人。

就像刚才他手上的刀色。

他忽然向杜怒福胸膛猛地一推。

他这一招，像完全不会武功的人出手。

但他出手却快得不可思议。

连铁手也没料到他会出手——至少不知道他会这样出手的。

杜怒福虽然大马金刀、四平八稳，但吃他一推，也飞退丈外，一跤坐倒，唇口还淌出了一丝血来。

他一屁股坐倒，铁手立即要去扶，杜怒福已徐徐站了起来，惨笑了起来，以致这样看去，他是惨怒。

李国花本对蔡狂就颇为瞧不顺眼，觉得他器狂妄诞，太也不近人情，现在见他竟敢动手，怒叱道：“你要干什么！？”

杜怒福却道：“没什么，他没有下重手，不然我哪站得起来。”

听他的语气，仍却没有太生气。

李国花却仍气咻咻的，“可是他却还是动了手。”

蔡狂散发满脸，叉腰道：“怎样？你瞧不过，可以动手。”

杜怒福忙道：“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这样才会强大；我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才会强盛。”

李国花喃喃地道：“你不打人，人家可要打你……”

“啪”的一声，蔡狂却吃了一巴。

一巴掌。

打他的是梁养养。

不知是因为太惊愕，还是因为没想到，蔡狂也不知道是避不开去，还是没有避，总之，那一巴掌掴个正着，打得蔡狂散发激扬，一张青脸怔立当堂。

“我打醒你！”

梁养养蜜桃一样的脸，不知因盛怒还是嗔怒，

“你太不像话了！他是不防着你，看得起你，才二度为你所趁，你这么卑鄙，哪配得起我！”

杜怒福长叹了一口气，道：“蔡老弟，你莫要不忿气。你额上生了毒瘤；是大不幸，所以心情烦躁，可是。其实我们谁都有幸呢？”

他忽然扒开衣襟，只见他胸膛的肌肉，竟是焦竭了整整拳大的一片。

“我也是患毒瘤的人，我的瘤是心瘤，长在心肌里，比你还痛苦。你没见我一脸怒容吗？所谓相由心生，便是这样，我就算在笑，也显现了个愤怒模样。拿我比你，也不见好过吧？你看我这四位兄弟，风威老四，他左颊长着毒瘤；烈壮老三，他脖子有肉瘤；凉苍老二，他背有恶瘤；寞寂老大，他胸上有肿瘤。我们那一个人是比你好过的？”

他侃侃自若的道：“我们何以致此？其实，青花会也不过是因懂得一些恶瘤毒疮的治法，所以许多人闻风而至，我们图以济世助人，分文不取，只求替人除病去疾，结果，心焦力瘁，加上跟患恶瘤毒疗的人接触多了，他们身上的瘤气，也感染了我们——这或许就是所谓能医者不自医，而良医多难长命，便职是之故。医人越多，跟病毒病气便越接近，一旦防护失当，很容易便自身难保。所以，我们都相继长了恶瘤，但大家都认了，都没有怨人，也不因而就避不治病、再不助人。”

他怒笑一下又说：“你知道大将军为何这么极欲取下青花会吗？除了他要并吞帮、会、盟的野心，还有觊觎金梅瓶之外，他还为了我们懂得培栽‘大快人参’的秘方，所以要大动干戈——这也难怪，他练武林绝顶内功‘屏风四扇’，到了最后一扇通关之际，如果没有‘大快人参’驱毒平气，他恐怕也有走火入魔之虞。”

“所以，蔡老弟，”他拍拍蔡狂的肩膊，“记得你刚才在七分半楼前你说的那番‘人皆虚伪论’吗？我很喜欢。我跟养养在一起，是夺了你所爱。可是，她是我所最爱的，她也最爱我。我们对你欠疚，但不能为了你，而放弃了彼此。我只希望你当我是朋友，一起到七分半楼里去，治治你的瘤。”

蔡狂垂下了头。

他的发叉几乎把他的脸庞全然遮住。

半晌，才听他说：

“是我错了。”

“我妒恨你们。”

“养养那一巴掌掴醒了我。”

“我们一起到楼里去吧，这病治不治得了不着紧，但别让那癫老鬼说我怕了不敢去，也不让那光头惊怖大将军把我们小觑了：我们且共同对付‘大连盟’！”

于是，他们下山去了。

铁手却并不一道下山。

他还有话要说。

有话要对大相公说。

临行的时候，梁养养嫣然一笑，笑得跟她脸上的嫣红和衣衫的彤红一般灿烂：

“记得早些下山来，我煮面给你们吃。”

“荆内煮得一手好面，”杜怒福补充道，“她的拿手好面就叫‘力拔山河气盖世’，吃了保管三尺青锋也化作绕指柔！”

说罢望着爱妻，呵呵大笑，老夫少妻却恩爱如此，真是羡慕旁人，难怪蔡狂妒恨不已。

断崖路

“你好。”

铁手非常友善的对大相公招呼道。

“你好。”

大相公非常敌意的回应铁手。

他刚才看过铁手的出手。

他自度不是铁手的敌手。

——现在铁手特别留下来，看来是冲着他，他还不知对方的用意为何？

——对不知来意的人，跑惯江湖的李国花，当然充满了防患的敌意。

“你几时换班？”

——一个人总不能一天到晚守在这里，何况像李国花辈份那么高的人，一定早已安排了人来换班轮值的。

所以铁手这样问。

“关你什么事？”

——因防“大连盟”和“四大凶徒”来袭，青衣会和鹤盟、燕盟，自是严格布防，精密把守，当然，无论怎么说，铁手也不可能是大将军派来的，但须防人不仁，大相公也没有必要贸然告诉对方布防的机要。

所以李国花这般回答。

铁手也不生气。

他只一笑，和颜悦色的道：“我这样问没别的意思，只因有人在山下久久饭店等你。”

大相公一愣：“谁？”

铁手和气的道：“还有谁，当然是你的师妹了。”

大相公诧然的问：“李镜花？”

铁手忍笑道：“不是她还有谁？你常有女人等你吗？”

大相公仍讶异的道：“她叫你来找我的？”

铁手微笑道：“当然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大相公仍似不敢置信的问：“她就是要你来告诉我这件事？”

铁手道：“对了，你可莫让她久候了——要知道，女人是经不起苦等的。”

大相公凝视着他道：“你很了解女人？”

铁手苦笑：“说了解女人的人一定不了解女人。”

大相公仍逼视铁手：“你很了解她？”

铁手奇道：“她？”

大相公道：“李镜花。”

铁手摇首道：“我只知道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只要能有机会去多了解她。”

大相公点点头，握紧了拳头。

他的脸很美艳。

他的人也很女性化。

但他的形貌中有三个外观却十分十分的男子汉。

一是他的眉。

眉粗而浓，剔飞如剑。

二是他的眼神。

眼很漂亮，眼神却很锐厉，像淬了厉毒的寒匕。

三是他的手。

他的手大，骨节突露有力。

他握紧拳头的时候，整个人看去都不一样了。

就像一头自负的豹。

豹子美丽。

雄豹尤其灿丽。

——但雄豹的美并不减弱了它的彪悍，反而加强了它的雄健。

大相公握紧了拳头，才说：“你往前走七步。”

铁手心中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步！？

——再五步就走到悬崖边了，七步岂不是等于跳了下去！？

他不明白李国花的意思。

“七步？”他问，“七步就是断崖路。”

“对了，我就是要你走向断崖之路。”大相公说，“曹丕要曹植七步成诗，否则就要杀曹植，我可不要你的诗，我只要你的尸——我要的是你的命。”

话一说完，他的拳挥出，竟挥成一朵花：

血花！

血花“绽”向铁手！

铁手显然不知道大相公竟会向他动手的。

就算他知道，他也不明白。

大相公眼见过他的武功，所以一动手就施展成名绝招：

开谢血花劲！

铁手仓皇间双臂一交，硬接“血花！”

这血花真的是劲！

——当日，连追命在踢伤大相公之际，也得捱上一记“血花”，溅了血。铁手没有流血。但他给逼退了六步。六步！到了第六步，便恰自悬崖翻落。——随瀑布飞湍而落了下去。大相公一招就逼落了铁手。可是他未罢休。他要杀铁手。——他知道像铁手这种人单凭这一跌是决死不了的。所以他立即要纵身而下。可是他随瀑流跃下之际，才兀然发现：铁手正冲身跃上。逆流而上。——不，逆瀑倒冲而上。（他正迎着自己而来！）两人一上一下，正好在急流飞瀑里对上！两人在瀑布里相遇。——其实，世上有几人会在这种殊异的情形下“相遇”？——世间也没有几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交手。这样子的相遇已是缘份，却偏生是对敌！大相公顺流而下，势急而快。他发出了“麻雀神指”。瀑流里有亿兆水花。每一水溅之花都成了他的指风，细碎而劲！

——当日，他使用这种指法在“菊睡轩”里出奇不意的制住了崔略商。

顺流而下的水珠，只要沾上了他的指劲，就像通了电一样。

但这“电流”遇上了厚墙。

一堵反堵上来的厚墙。

铁手向上倒冲，激起水流倒涌。

水力奇巨，而且这逆势的水花，简直像雪花一般，反卷了上来，两人相隔还有丈余，大相公已吃水势一冲，只觉胸口烦恶，压力奇大，他不敢硬接，

嗖的一声，自激流瀑线里斜飞而出。

他本想先脱离战局，再觅隙反击。

不料却有六七柱水线，跟着他的掠动而卷射抄喷了过来。

他人半空，难以发力，已给水柱卷缠着——那水柱竟似灵蛇一般，也似巨人的十指，把他攫住了。

大相公心里暗喊：我命休矣。忽念起李镜花那张清秀小巧的脸，只有黯然长叹一声。

不意那几道水柱，却把他反送上山崖，然后才软垂下来，跟一般水流一样，万流归宗，又融汇主流，落下成瀑了。

大相公这才发现：

铁手早已回到崖上。

他双手十指凌空接引，纵控水流，自己简直毫无招架之能，给他玩弄于指掌之间。

大相公至此，知己难敌此人，他长叹一声，惨然叱道：

“你要辱我，不如杀我！”

一掌反拍天灵盖！

无理·无理·无理

他当然死不了。
自杀不成。
因为他的手已给人扣住。
牢牢的按住了。
——当然是铁手出的手。

“如果人人打败了就想死，那你还是早点死好了，免得让人看不起武林人，天天讲打讲杀，争不到天下第一就非死不可似的，天下有几个第一给你争？你有几条命可以死？”铁手骂他，“你死不打紧，却要好好的一个女子冤冤枉枉的苦等你，你这种大男人也大得够不像男人，大丈夫大得没资格成为丈夫了！”

大相公为之瞠目，看他的样子，是意外多于怒忿：“你！”

“你什么！”铁手仍然在骂，“打打打打打！你当武林人物，就知道打！什么是打？打就是自相残杀，把好好的人——跟你一样也是人的人——以各种借口，来伤害镇压！你这样练武有什么意思？武功高强又有何用？只不过是一个打人、伤人、杀人的人，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人！武功是用来帮人、助人、救人的，武功越高，应该去对付坏人、恶人、害人的人才是，而不是动不动就动手，像梁癩、像蔡狂，像你！”

铁手倒是越骂越起劲：“你老抓着我的拳头，就要失去你的爱心了！李镜花她是真心喜欢你的，她是你镜中之花，你千万不要让她成为水中月，那时，纵你成功了霸业王图，到头来也真的只是一场空了。”

他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又道：“人生在世，有什么好得过两个相爱的人相爱的在一起呢！”

说到这里，他自己也感慨起来了。

——想我铁游夏，也算是名铁铮铮的好汉，怎么到而今仍是子身一人，已孤身上路，渡过二十八个寒暑……

正感自伤之际，大相公忽诚恳的问：“你是真的想我去见镜花？”

铁手奇道：“我不要你去见她，又为何留下来通知你？你要是必须守在这里，走不开去，我可代你守着。她说要是今晚还不见你来，她就会——总之，你赶快去就是了。”

李国花期期艾艾地道：“原来是这样的。我以为——”

铁手诧异问：“你以为什么？”

李国花吞吞吐吐的说：“我以为你是要横刀夺爱……受镜花唆使，故意前来刺激我的。”

铁手没好气的笑道：“我气你？我这个捕快撑饱了没活儿干不会去抓王八逗蝓拉猪尾巴，要开这种玩笑！”

李国花结结巴巴的解释道：“都是因为上次……我们吵了架……她说过：‘你要再不理我，我下次就做场好戏给你看！’我就说：‘你惯于做戏，我只当看戏！’她就很生气，说：‘这次我跟别人好，故意使他去叫你来会我，看你气不气？’我说：‘有什么好生气？他来得了也回不去，我对死人向来都是很大方也大量的。’她认真的问我：‘你会杀了他？’我冷哼道：‘你以为我不敢？’她说：‘那我请个高手来，你杀不了的。’我就说：‘我一定杀得了的。’她就很开心的样子：‘那你还是着紧我的。’我冷笑：‘嘿。’

她不甘心，说：‘否则，你也不会为了我杀人了。’我说：‘我只是杀了你派来的人，气煞你也好。’……却没料，她真的派了人上来了……而且还是你。”

铁手恍然道：“所以，你以为我是你的情敌，所以就逼我走断崖路、下毒手了！”

李国花赧然道：“我……”

铁手搔搔头皮，寻思道：“看来，那小妮子倒真是会利用人，连我都给她讹了……不过，她等你倒是千真万确的。”

李国花十分同感：“她向来都很会骗人的。女人，真没她的办法，她不骗你时你只好骗她，你不骗她时她就要骗你了。”

铁手笑道：“这是什么歪论？”

这回到李国花搔后脑勺：“我……我是有感而发的。”

铁手端详他道：“你真的为了她而动武，所以，你是爱她的。”

“爱她？”李国花忙嘿声道，“有什么好爱的？我哪有时间爱她！”

铁手讶然道：“你不爱她？”

李国花有些尴尬起来：“爱女人是无聊事，总不合这做大事，对大敌的当儿。”

铁手叫道：“无理，无理，无理。”

李国花愕然：“难道七尺昂藏男子汉、无畏无惧大丈夫，该当把宝贵时间、珍贵精力，都浪费在女人身上，像当今皇帝、奸相。大将军、燕凶徒他们那样，整天都混在女人堆里不成！？”他外表很女人风味，但说话气势，却十分大男人。

铁手反问：“‘你那么有志气，不与女人为伍，那么，又何必老是跟着凤姑左右？’”

李国花胀红了脸，怒道：“这干你屁事！我跟凤姑，讲的是义气，与男女之情无关！她栽培我，她重用我，她信任我，我不能对不起她，尤其是这个时候，我更不能舍她而去！这是义气！你懂不懂？你一定是听了镜花的鬼话，她不了解我，老是说我没志气，跟女人混饭吃！我李国花会是这种人？没想到那小女人看错了人，连你也小看了我！”

铁手点点头道：“现在我了解了。”

李国花仍没好气：“你了解了什么？”

铁手只说了两个字：“佩服。”

李国花倒不意铁手有此说。他是个容易动气的人，平常也时与人骂架，跟余国情骂，跟宋国旗骂，连跟友盟的公孙照、仲孙映、孙照映也时有冲突，就是长孙光明，他也敢顶撞，只有凤姑的话，他比较服气，但偶亦有争执。他就是这个脾气，跟李镜花更是常常大发脾气了。可是，他却料不到铁手只就事论事，听他说的是，便不相骂下去了，反而表示佩服。这倒使他十分意外。

他还是不相信有人会如此认栽，事实上，他也知道，铁手大有理由可以反驳他的，却不知为何没有作辩。

于是他仍戒备的问：“有什么好佩服的？”

铁手诚恳的道：“你对凤姑的情义，我很佩服。她是女人，可是你跟她讲义气，就跟对待兄弟一样，一点也没有小觑低估了女人。”

李国花心里也不禁有些得意，面上自然也出现了得色：“当然了，女人

也是人，低估女人的男人跟欺负女人的男人一样，称不上好汉！”

然后他恨恨的说：“打女人的男人更不是人！”

他母亲自小就给爹爹拳打脚踢，他一直都很同情娘亲，每想到这种情景，他就异常忿恨。

铁手却道：“既然你自己说了：女人也是人，那么，你自己只尽了情义，却少了爱恋，自然也知道理亏了，还不赶快跟小相公赔不是去！”

李国花不服叫道：“什么！？我哪来理亏了！？”

“你当然理亏了，阴阳合璧，水火乃济。宝剑不经火淬，不为利器；船帆不遇风吹，不能速航。爱女人是人生感情上的大事，岂是无聊事、闲活儿！？谈情说爱，要比杀人浪漫，要比对敌好玩，更比打架骂架过瘾！谁说大丈夫不谈情？周瑜雄姿英发，岂无红粉知己？唐宗无敌天下，多得皇后贞德。楚霸力拔山河，臂拥虞姬；李靖开国立邦，仗赖红拂！这些人不是大丈夫、男子汉么，唔？”铁手道，“别说女人堆里只出绣花枕，吕后、西施、武则天，莫不是辣手治国、忍辱负重、叱咤风云、尤胜须眉的女人！花木兰代父出征，余太君白发杀敌，就算你的盟主凤姑，便非等闲之辈。也别小看了在女人堆里的粉头儿，其中也有寄情声色，但仍能生能杀的角色：大将军奸淫好色，但一身武功、绝顶聪明，从不因而稍弛；燕赵好歌善舞、美女缠身，但全部都成了助他成事的勇士杀手；这些人，浪荡声色，但仅以此寄凭，神威不减，好色已不是他们的弱点，只是特色，你以为但凡好汉便不近色，其实那些只是留发和尚，与爱女人无关！”

李国花给他一轮言辞上的“反攻”窒住了，铁手笑道：“别说爱女人无聊，其实爱女人的才真是男子汉！历史上的明君勇将名臣，谁不爱女人？嬴政。刘邦、曹操、唐李渊、李世民、李隆基莫不有情，也无不风流，难道他们也算是空负大志、枉度平生不成？”

他平视李国花又道：“真正的男人，是爱女人的，尊重女人的，礼让女人的。如果连爱女人的心也没有，爱女人的时间也无，只证实他怕女人，不懂女人，不然，就是根本没有女人缘而已。世上有两种人，说起女人来，最令人反感：一就是老自擂他自己如何风流倜傥，如何情场得意，沾沾自喜于庸脂俗粉、左拥右抱、温香玉软、享尽艳福，这种人一定不知因何自卑入脾，成了自大自负，他逢自我吹嘘，听的人却嗤笑不已，他偏自鸣得意。一则是把自己说成孤芳自慢，寒傲似冰，对女人如衣服、如身外物、如败坏他男子气概的淫物，这种人想必是自恋太甚、早已变态，听他说话的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他却自以为鹤立鸡群。至于阁下，枉有李镜花这等红粉知音，只一味充大丈夫，争霸斗胜，只知杀气断肠，不识荡气回肠，殊不知大丈夫岂可无小女子衬映！不知君以为然否？”

“然，然，然！然你的头！”李国花翻脸骂道，“我只不过是逞强说几句，就惹你拐弯抹角、逼人穷巷的讽刺个不休！你行，好，你说得响，说来你年纪也不小了，又不见得你成家立业，却是何故？敢来斥人！”

铁手居然有点忸怩的苦笑：“骂得正好。说实在的，比我好的，人家不愿意；比我差的，我不愿意。”

铁手这样一说，引得李国花也笑了起来，两人一笑芥蒂消，大笑泯恩仇，这时换班的宋国旗也正好上来了，见两人如此好笑。问：

“这么好笑？笑什么？笑女人长胡子？还是笑男人生孩子？”

有钱·有钱·有钱

铁手与李国花信步下得泪眼山，回到“青花会”总坛，在午阳映照下，才发现“七分半楼”有些儿向西倾斜，而且也看到梁癩搬来放在楼下的那口房子，不觉莞尔。

铁手奇道：“这七分半楼建构甚奇，大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

李国花道：“我们华夏子弟、大汉民族，向以大地为根，重视家园屋宅，向来建筑讲究，恢宏雄伟，无奇不有，加上历代帝皇，老爱筑城建冢，本来有的是无数无尽的奇厦佳构，可惜的是，历来当家得天下的，大乱时既难免要焚毁殆尽，大治时也一样要拆毁一烬，我们剩下的瑰宝，已然不多，这七分半楼有五百年历史了，就是因为它倾斜了两分半，加上历久自生的霉湿之气，才适合在顶上的一两层栽植‘大快人参’，而楼下还有地底半层，设为重地，闲人不得近前半步。”

铁手颌首道：“原来如此。”

这时，“青花四怒”已然闻讯出迎，拱手恭声说：

“会主夫人已在第三楼设宴敬候，恭请二位移步光临。”

李国花向铁手笑道：“杜夫人拿手煮‘力拔山兮气盖世牛肉面’，美味无穷，你有福了。”

铁手笑问：“你不进去了？”

李国花有点尴尬的道：“我要下去了。”

铁手道，“味道再好的菜肴，也及不上同心爱的人一道享用咸鱼白菜。”

李国花有点忸怩的道：“就烦你代我向凤姑和杜夫人解释一下吧。”

铁手挥手道：“这个自会使得。你多留些时候，和她多说些话，多听些活，多共渡些时光，这就是最值得的了。”

李国花笑道：“我会记得你的话的，你的好意，我们他日再谢。”

铁手道：“那有什么好谢的，只要他日你们大喜之期，不忘让我叨扰一顿酒菜，就是最好的答礼了。”

李国花衷诚的道：“铁二哥，你这种人好，但愿你也快些儿觅着心上人。”

铁手笑叹道：“怕只怕摆上了心，就放不下心了。”

两人呵呵而笑，一人七分半楼，一下泪眼山去了。

进入青花会的铁手，才上得第二层楼，已听得两人相骂之声，不住传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不是‘南天门’的人，你凭什么对我吆喝！”

“论年纪我比你大，论资历我比你深，论武功我比你强，论辈份我比你老，论智慧我比你高，论为人我比你好，论排行你追我的女儿你算老几？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后辈，教导开导你几句也杀猪般嚎叫！”

“我呸！论年纪你比我大就是你先死，论资历你比我高就是你拘泥，论辈份你比我老就是你老化，论智慧你比我高这种话也说得出口就证明了你没脑，论武功你比我强刚才才是谁要躲进屋里的？论为人你比我好——没听说过好人不长命吗？再说论排行不是靠女儿的，而是要靠实力的！你有什么资格教我训我！”

“你你你……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我我我，我有什么不敢的！”

“要不是看在刚才说明了要联手对付奸相、联合对抗大将军、一齐攒钱起事的份上，看我不一剑斫了你！”

“我若不是看在你女儿要我跟你们一同劫花石纲的份上，我早就折了你的剑三十八截了——我才懒得跟你说，趁热趁香，我吃面！”

“不许吃！”

“为什么！？”

“我的话还未说完。”

“你话未说完就不许吃面？我还要等你撒手归西之后才吃呢！”

“你又来咒我！？”

“我还揍你哩！”

“我说——不准吃！”

“我吃面关你屁事？”

“要吃大家一起吃！”

“我呸！难道你要死大家就一块儿死？”

“你死你事，但面不可独吃！”

“谁叫你女儿偏心，偏就给我先上一碗！”

“她不知道你嘴馋，饿得像头癞皮狗，见面就抢！”

“好，我饿了。我高兴先吃便先吃，你干生气吧！”

“不可以！”

“我偏吃！”

“不——”

只听劈劈拍拍，两人又交起手来。

铁手忙赶前了几步，只见蔡狂一口咬着一柱面，筷子却在面条近唇边一寸处齐整挟着，齜齿厉目，森然的盯住对方。

他的对面自是梁癡，这人气得须发皆扬，一双筷子，也挟住了面条的另一端，各自用力拉拔。

虽是如此，但面条发出油油的香味，加上碗里飘着肉香，让人闻着了，马上生起饥饿的感觉，在饿意未生之前，已先咽下几口唾液了。

——是什么面，香浓美味竟一至如此！

可是眼下二人，放着这样一碗好面不吃，却忙着大打出手，铁手一见，不但头大，简直头疼。

原来梁癡和蔡狂虽分头上山，但经铁手劝解之后，已一道下山，两人因为同过生死、联手对敌，所以亲切了许多，一路原也有说有笑，但没走到半途，两人又冲突了起来。

蔡狂无法容忍梁癡一付倚老卖老教训教诲的口吻。

梁癡讨厌蔡狂自大自我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

原是梁癡见蔡狂沿路刻字，带笑批评了一句：

“一个人只要常持慈悲心就是佛了，何必到处留字——这跟到处留情实无情不就是一个道理！”

蔡狂不喜欢人批评他这点。

他生平傲慢无羁，他自己也略有自知之明。聪明人多无自知之明，但大智慧者却多能自知，蔡狂能自知，但不大明。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也不可以毫无节制，一个绝对自由的人其实就是没有所谓自由的人，所以便发大宏愿刻经渡世，聊以寄情。

梁癡这么一说，他自然不悦，便道：“你少管人闲事，管管自己吧，搬着栋大房子走上走下的，多么不便，就算我们也有重担在肩，但也无形无相，

举重若轻，乐得自然，来去方便。你一路问天，看似凄厉，实则多余。天怎会答你？问了也是白问，不如不问。”

梁癡听了也大为恼火。他向天高喊，一方面是渲泄激烈情怀，一方面是练气运声。扛着房子走，是他对自己当年犯下大错的一个惩罚，蔡狂这样奚落他，令他心怀不忿，于是便反言相讥：

“你妒忌我勤于练气力，直说便是了。气力不如我，有什么好怨的，只恨你自己不争气！”

蔡狂哈哈笑道：“背头牛就是练气练力？那你还不如一头牛的力气了！世上只见牛背人，没见过人背牛的！真是人不如牛！”

两人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又相骂了起来。梁养养、社怒福百劝无效。

两人几乎又要动手打架，惹得梁养养恼了，叱道，“谁先动手，我就不煮面给他吃！”

要知道养养姑娘煮面，闻名遐迩，煮面的时候还放了些药材佐料，味道香浓，真是吃了一碗不够要再添、添了一碗不够想再加、加了一碗不够还欲再讨……听说就算精神颓靡、累得死去活来，只要吃了她亲手烹制的面，也会龙精虎猛，神沛力足，所以人戏称之为：“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或谓“力拔山兮气盖世牛肉面。”要知道武林中人，本就在山刀火海里混荡，说话也不无豪情胜慨些，取名绰号，也难免夸张生动些，这从武林中人的外号花名，什么‘万人敌’、‘绝灭王’、‘天下第一’、‘大不慈悲’、‘寒夜闻霜笑杀人’、‘一丈青丝千点愁，五十弦琴万死辞’等名号中，就可见一斑。

两人都极嗜吃梁养养亲手煮的面，一听之下，便住口不骂。

梁养养向夫婿嫣然一笑，说：“那事要他们帮忙，你先说明一下，我煮好了面，再行细加计划。”杜怒福说：“好。”她便领丫鬟小趾到厨房烧水下面、切肉洗碗；她才一转背，蔡狂已一摺垂落额前的长发，一扬下颌，一剔眉毛，得意洋洋的道：

“看，她是为了我才下厨的。”

杜怒福气量大，很能容人，只笑笑说：“是么？”

梁癡听不顺耳、看不过眼，低声骂了一句：“死不要脸！”

蔡狂耳朵一竖：“什么？你说什么？有屁放就放响一点，别臭死了人不认账！”

杜怒福忙道：“两位已从天黑打到天亮了，好不好等吃了早点再打未迟？”这时长孙光明和凤姑都坐了过来，趁机劝解。

梁癡自觉赢了一仗，不为甚已，便问：“养养叫你向我们提些什么？”

他虽是杜怒福的“丈人”，但查实年纪要比杜怒福还轻，不过他在武林中的辈份很高，所以说话总是大大咧咧的，不叙俗礼。

杜怒福量宽，全不介怀，答道：“养养说，帆无风不行，船无水不航，她认为‘五泽盟’、‘南天门’、‘鹤盟’、‘燕盟’还有我这个‘青花会’，为何都不能办正事、成大事，全是因为没有钱。”

凤姑接道：“正是。没有钱，那是不行的。咱们如果要对抗大将军这等敌人，更是非要有雄厚的财力不可！否则，大家都饿饭，聘用不起高手，谁来为我们卖命？”

长孙光明也道：“所以，养养姑娘说，不如联合我们大伙儿之力，干几票大买卖，先筹些银子，再来跟权相奸臣恶将军等打一场实仗！”

梁癡马上就说：“不行不行，打家劫舍，我可不干，别辱没了我的高手气派，宗师风范！”

凤姑昵声笑道：“我们劫的可不是普通人家。”

梁癡还是把头摇得像博浪鼓一般：“不成不成，大富大贵的人家也不劫。钱不是自己的，抢夺便是盗寇。”

凤姑笑道：“也不是富贵人家的钱。”

梁癡一愣，没好气的道：“那是谁的钱？你的钱？”

蔡狂这回反问：“其实，你们这等局面，花费也必然不少，总不成补衣缝裤卖屁股就能维持得住的，钱从何来？”

凤姑眨了眨定定的、静静的、清清的、艳艳的眼睛，托着春腮道：“抢啊。”

“什么？”

蔡狂几乎站了起来。

“强盗！？”

梁癡忍不住骂了一句。

长孙光明觉得不能把这两人逗火了，忙说明：“我们抢的，不是平民百姓，不是富贵人家，而是皇帝派心腹爪牙到处搜刮的民脂民膏，还有花石纲的饷银。我们劫得了便赈济贫民，小部分才用作盟费会资。”

蔡狂一听，又扳着脸孔坐了下来。

梁癡“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由于当朝皇帝，派人在民间大肆搜虐，强徵奇珍古玩，扰民至甚，荼毒不堪，加上办花石纲的文臣武官，趁机奉旨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渔肉乡民，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梁癡、蔡狂平素疯疯癫癫，但二人自恃侠义，偷盗抢劫的事，他们决不肯沾，不过听说是劫花石纲，便觉得虽然胆大包天，但于理无亏，何况劫的是上贡给皇帝的财物，赈济的是给搜刮一空的贫众，也觉得理所当然，当下便不吭声。

只蔡狂闷哼一声，道：“没钱也没啥大不了的！”

凤姑用尖尖细动人的舌尖一舐红唇，认真的道：“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对抗强权，得要有钱，有钱，要对付恶人，得要有钱。要推翻暴政，也要有钱。要自己做想做的事，仍是要有钱。有钱，有钱。所以说，有钱天下去得，无钱寸步难行。”

蔡狂冷哼道：“钱也不是万能的。武功岂是钱可以买得到？人品可是钱能买得了？运气可是钱能换得来？养养岂是钱可以买下来？嗯？如果可以，我跟你买，多少？如何？”

凤姑一笑道：“是，这些都买不到。不过，钱就算不是万能的，你缺了它就万万不能。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梁癡却马上反驳：“这是歪论，不是真理。你试把‘钱就算不是万能的，但缺少它就万万不能’的‘钱’字换成‘健康’、‘智慧’、‘亲情’、‘爱情’、‘运气’……还有诸如此类什么的，都一样可以说得通，这样便可知道这句话其实只是句模棱两可的话，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这种说了等于白说的话也就是废话。”

蔡狂哈哈笑道：“对，对，废话，废话！”

他们两人都是没有钱的人，所以对这话题甚为敏感，而今为了这个共同点，竟跟联手对付铁手一样，联口反驳起凤姑来。

凤姑虽口齿便给，但也不愿反驳下去，正想把话说下去，梁癩却忽然疑心：蔡狂那两句“废话”不是赞同自己，而是嘲笑自己说的是“废话”，于是狐疑的向蔡狂问：

“你凭什么说我说的是废话？”

蔡狂本是支持梁癩的话，而今却给对方反过来兴师问罪，不禁勃然大怒，叱道：“你这一辈子没一句不是废话！”

两人以半撑着身子，脸对着脸，鼻子顶着鼻子，像愤怒相对着要互噬相啮一般的姿势，活像两只愤懑的狗。

有夫有妻有儿媳

杜怒福忙劝说：“你们两位别闹了，吃东西前争吵动手，会影响胃口的。”他知凭自己份量，决劝不住二人，只好情急生智，用了这等不像话的借口。

长孙光明知道杜怒福这个主人为难也难为，对这对活宝既好气又好笑，当下便道：“你们再闹，给嫂夫人听到了，一气之下，可没顿好吃的了。”

正于此时，远处膳厨里像打翻了什么东西，似是养养叫了一声，凤姑机警，立即呼应道：“里面什么事啊？养养呀，他们正在外面——”

梁癡和蔡狂两人都情急起来。

凤姑一笑住口。

梁癡、蔡狂互瞪了一眼，这才不骂了。

大概是心里感激凤姑不嚷嚷下去的原故吧，梁癡反而主动问起：

“你们想要我加入劫花石纲？”

“花石奇珍，只是皇帝喜欢，对我们来说却没啥用处，我们要的是官饷；”凤姑柔艳的笑着，令人怎样看去都不觉她像个女匪首，“我们要的是银子，既要，便要来一次多的，而且还要大的，我们暂称之为‘老凤行动’。”

蔡狂仍在嘀咕：“吃一顿饭就要合伙行劫，这碗面可不好吃。”

凤姑用一对俏目斜瞅着他：“难道你就不想吃么？那我去叫养养不要把面下锅好了。再说，‘五泽盟’盟主到处筹措，借以重振声威的，还不是钱！‘天机’张三爷抗暴转入暗里，无法大张旗帜的，也不是因为经费不足！你若能为他们筹大笔军费，不愁不立大功，不怕大事不成！”

蔡狂在乱发里的眼睛又绽出了寒光。

凤姑知道他已动心，她一向能言善道，她手上许多战友部属，都是因为她：

一，漂亮美艳；二，善动人心；三，能用人客人，推心置腹之故。她当下便是“乘胜追击”：

“‘五泽盟’盟主蔡般若，持正卫道，刚正不阿，侠胆剑心，义薄云天，你出身自他盟下，理当为他戮力。‘天机’行侠仗义，以暴易暴，那一个大官权贵残害良民、涂炭生灵得过了火，他就派麾下杀手行拭暗杀，虽然这断非根治之法、长远之策，但毕竟对那些贪官污吏、佞臣奸官，在鱼肉百姓、欺压平民时，有一定的阻吓。你想想，要是他们手上能更有钱些，岂不是更可以拢络各方英杰豪士，为之效力，增壮实力，震慑横强？你要是不参加我们这个‘老凤行动’到底是怕事，还是不敢？”

蔡狂自狂发里透射出厉芒，射在凤姑柔艳得像绮梦一般的脸靛上，才稍减锐光，但仍彷彿滋滋有声。

“你说什么？”

“你敢不敢去？”

“我会不敢！？”

“敢就好！”

“你小看我？”

“你敢去我只有佩服你！”

“好，我去！”

如此这般便把蔡狂“安顿”了下来，然后凤姑又转向梁癡。

梁癡马上甩手拧头，一个劲儿的说：

“得，得！别，别说了！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有你这把嘴皮子，还有养养的牛肉面，我上刀山下地狱入火海也只好当凉快凉快去！”

凤姑展颜灿笑：“这样最好不过。”

梁癡却道：“不过，你们打算劫的官饷，可探清楚了，有无油水，我可不愿一次三两银子，三两天劫它个两三百遭！”

“这点你放心好了，我们这回劫的是王黼主押，傅宗书为总办，这两个狗官，派遣的军队押饷，保准有的是金山银山！”长孙光明显然是长于策划，对这趟官饷贡品，了如指掌，“我们联合了好些武林同道，决不空手而回。”

梁癡这才有点奋亢起来了：“这也好，教那极尽奢淫的狗皇帝到手尽成空也好！叫他一怒之下，斫掉傅宗书、王黼的狗头，那才过他们的瘾！”

蔡狂却不尽以为然，“劫傅宗书的队伍恐怕不易，此人出身绿林，黑白二道都有爪牙，本身武功也高，不好对付，何不劫蔡京、童贯那一伙人在民间搜刮更厉、为祸更烈的家伙，先来杀鸡儆猴！”

长孙光明竖起拇指，向蔡狂道：“狂兄果尔勇色过人，胆大包天！有道是打狼不够打老虎，擒贼不如先擒王！不过，蔡京此人十分奸滑狡诈，京里遍布党羽，轻易不冒出头来。他在宦途上几次翻覆，每次遭皇帝罢黜退斥，即顺水推舟，换自己心腹补宰相之位，实只退幕后纵控朝政，把稳大局，并静观政局，一旦重新亮相时，就屠尽异己、杀尽贤良。咱们要取他狗命，非得要入京不可。而今，还是得要先有足够的军饷，才能扩充人手，方有望在京城布局。傅宗书为蔡京助纣为虐，他又得江湖败类支持，残害武林同道，加上他也正设法整合自身财力，以图在蔡氏门下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能独揽大权，不必仰仗蔡氏，这一来，他近年也微刮了不少平民百姓的血汗金钱，咱们先扳倒了他，一来可令乱匪贼子心惊肉跳，有所戒惧。二来可以为民除害，为武林忠烈之士伸张正义，看江湖好汉，有谁还敢当鹰犬走狗，三来亦可从易下手，知难行易，先拔个头筹再来乘机追迫，最后教昏君乱臣一一授首，岂不是好！”

蔡狂不擅谋略，只听如此任重道远，步步为营，登时头晕眼花，只说：“罢，罢！你要杀谁劫啥都好，我只要吃面喝酒刻经！这些烦人俗务，你们去干，与我无关，只要真到动手时，报我一声便好！”

他顾盼自豪的加了一句：“有我在，包管得手！”

凤姑迷目笑道：“这句话可是金字招牌，你日后守在出师大纛上，这叫打正旗号！”

梁癡对蔡狂越瞧越不顺眼，但见社怒福只呵呵的笑，一副老怀慰甚的样儿，便道：“你年纪大了，不要一道去冒险了吧。”

他这句话听来甚是不屑，其实也无歹意。他不想女儿没了夫婿，觉得社怒福人好龄高，看来没什么斗志，况且也是自己的女婿，不去也就罢了。有些人不擅于表达心中之意，就算是一句关心的话语，也说得比讽刺还让人刺耳，梁癡就是这种人。对这一点，他也因过度自信，是故从不反省。

社怒福听了，也全不以为件，只们着花白胡子，满面怒（笑）容的道：“我也没别的心愿，只是，既然创立了‘青花会’，我就得护着它，不容人侵占。凤姑和长孙，既是我小友，也是我老友，有人若要对付他们，便是对付我，我当然也不放过。养养是我最爱的人。难得我到这个年纪，才有倾心的人，也才有爱我的女子。我本来别无所求，只求有夫有妻有儿媳，安乐终

世，便是极乐。可是，养养告诉我：人逢乱世，竟是连这一点也不可得，天下俱乱，你要独善其身，只好朝不保夕。既然如此，别人踩上来的，我就得率大伙儿把他撵出去。要我去劫官银，我只怕不在行，但大家都出动了，何独留下我？让我当个唱道的助吆的跑腿的，那也不可少了我！”

梁癡觉得这老杜一味人好，逆来顺受，只怕冒上了险也帮不上什么忙，便说：“我就不明白你，一味厚道忍让，你看人家‘大连盟’声威日壮，你‘青花会’只懂退守危楼，真是当家当砸了大家！”

他这样也无非是激杜怒福“长点志气”，他毕竟是自己女婿，奋发点自己也有面子。

杜怒福却苦笑道，“我也想当恶人、强人、叱咤风云的不世枭雄，也曾想干脆去当官、当贼，当不问人间事的逍遥闲人。但我只有命一条，也只是人一个，我只有当我自己。我向不惯与人争，种青花，解瘤毒，就是我的职志，我也自得其乐。你骂我不长进，但要左右逢源我干不来，纵横挥阖我也太累。我还是当自己的好。养养就喜欢我这样。我不知要是我当英雄、盗寇、大奸臣是否能别有天地，自成一格，但我已担上‘青花会’会主，我只有做好它了。你别看我这样子，对青花会上上下下，我可是一丝不苟，治事极严的。”

梁癡对他直摇首：“严格来说，你只是个好人，不能算是个武林人。”

杜怒福道：“不严格来说，我也算不上是个武林人。我只是个蠢人。”

蔡狂嗤道：“咄！做人，要不就做我这般逍遥不羁，就做盟主蔡大哥的睥睨天下，霹雳手段；要不然，就像张大哥一样，快意思仇，绝不姑息！”

梁癡哼道：“阵！东一个‘大哥’，西一个‘大哥’，左一声‘大哥’，右一声‘大哥’，前一句‘大哥’，后一句‘大哥’，逢人叫大哥，大哥满天下，自己就威风神气了么？”

这一句，又几乎使两人翻桌子扔椅子背房子抓凿子的动起手来！

有理无礼不管你

蔡狂吼道：“你说什么！？”

梁癫悠然道：“我骂的是到处爬地叫大哥的契弟，你是么？”

蔡狂胀红了脸，龇牙露齿道：“你可以侮辱我，不可以侮辱我大哥。你无理、无礼，也无耻！”

他眼里发出迫人的森寒，连梁癫看了，也有点心寒，但仍是嘴硬：“我骂你大哥？我还骂你表哥呢！张三爸我又不认得，骂他作甚？放着干小弟不骂，我骂你大哥！管你有理无理，我这是有理无礼不管你！”

蔡狂怒道：“我就是有两个大哥，也只服这两个大哥，你比我长，我几时叫过你做大哥！你叫我大哥我还不收呢？谁满街滚地叫大哥来着？你说！你说不出来，就给我和两个大哥叩三个头！”

梁癫也给逼火了：“你别点我一把火！我叩你妈的头！”

蔡狂怪叫道：“你敢骂我妈！”

梁癫怪叫：“我连天都敢骂，不敢骂你妈！你有两个大哥，我一个都无！你打不过我，尽可把两个大哥都叫来，我坐凳儿站桩钱撒了尿痾了屎等到臭变香的都等他来！”

蔡狂吼道：“打你杀你，还用出动我大哥！我单胳膊扬眉毛弹指尖就把你的头扔到长安、尾掷到淮安、五脏六腑捣碎了一脚踹去瑞安！”

梁癫反吼：“刚才是谁躲在我屋里的，现在却来嚣张你老张的！”

蔡狂不甘示弱：“嘿哈，带着间屋子当龟壳打不过就躲进去凉快的是姓梁的可不是我姓蔡的！”

这回社怒福却说话了，他怒容不改，但语调甚为平和：“梁癫，这便是你的不是了。”

“我的不是！？”

梁癫撞屈天地的叫了起来。

——怎么这老鬼平时雷劈都不出火的，而今却帮着别人来管我的事！

真是！

但社怒福毕竟是他“女婿”，他不顾“婿”面也得要看看“女”面。

所以他不服气的喊：“我闯江湖，一视同仁，人人都是人，不分什么大哥。小弟的，都是好朋友。谁充什么老大？谁当什么大哥！称兄道弟的，未必就是兄弟；生死之交，也往往你死我活。叫人做大哥，不见得就受庇护；当人的义弟，不等于便忠诚。这样大哥前大哥后的，也不觉肉麻！”

“天下事，总要定名份，才能依规则行事。没规矩不成方圆。你三呼万岁，不也肉麻？但一国之君，总得有个堂堂正正的名份！要是你女儿叫你做儿子，你受得了吗？如果你喊养养做娘，也同样不恰当。”社怒福心平气和的道，“称一个人做‘大哥’，是因为他有可取、可贵、可敬之处，表达一点尊敬，有何不可？要是连这一点发自内心的尊敬也不敢启口，还嘲笑他人这样做，这种作为并不能证实自己是英雄、自重，只是反证了量狭和不诚！”

梁癫瞪住他。

张大了口。

——嘿，没想到，竟给这“老好人”“教训”起来了！

蔡狂也睨着他。

几乎要笑。

——哈，没料到这“老头子”会帮自己骂人！

杜怒福却迳自说了下去：“叫人做大哥，是为了发自内心的尊重，虽然可能只是因为对方的年纪比自己大，德行比自己高，修养比自己好，辈份比自己长的一种敬意，不见得是样样佩服、事事敬重。做朋友的有朋友的交情，当兄弟有当兄弟的义气，是丝毫混淆不得的。有的是相交满天下知己无一人；有的是兄弟成群，无一知交；有的是萧秋水的一朝为兄弟，一世是弟兄；有的是方怒儿的没有兄弟手足，只有红粉知音。至于谁只是朋友？谁才是兄弟？自己最是心知。朋友和兄弟都分不清，怎当江湖人？”

这一番话，把梁癡说得目定口呆。

把蔡狂也说得愣一愣的，差点没拍烂手掌叫好。

梁癡只好苦笑道：“好了，这趟我认了好吧？你就别说了，大哥！”

“不！”杜怒福忙摇手甩首笑说，“我是你劣婿，不是你大哥！”

这时候，第一碗面，就带着香味和美味，自小趾手上端了过来。

一把火

天下竟有那么香的面！

还未下箸人人都已急不及待！

饿的人嗅了简直已开始进食，饱的人看了立刻就饿。

面是一碗一碗的上，这才够火候，所以先上了一碗。

杜怒福笑道：“当然是客人先吃。”

长孙光明当然没有异议，只说：“铁二爷再不回来，可没口福啰。”

凤姑耸耸肩，表示礼让。

她耸肩时的倦慵之意很漂亮。

长孙光明和她坐在一起，登对得就像天造地设、珠联璧合。

于是梁癫拎起了筷子，嘿嘿笑道：“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只是说“不客气”。

蔡狂是动作“不客气。”

他老实“不客气”的把那碗牛肉面抢了过来，一筷子就挟了一把牛肉和面，热腾腾的就往嘴里送！

梁癫早已此可忍孰不可忍也，一把火烧上了丈八高，怒叱一声，一双筷子就伸了过去，挟住了面，就是不让面入得了蔡狂的口！

蔡狂眼看要到口的面吃不得，也气得一把火燎了眼眉冒了烟，力透筷子，硬要把面扯过来送到嘴里。

梁癫就是不肯，也劲传筷子，发力要把面挟过来。

这回两人不骂架便已动了手，使杜怒福、长孙光明、凤姑等都不及相阻。

眼看这两位武林名宿如此小孩子气，连“青花四怒”都只有摇头不迭。

梁癫蔡狂，争夺一柱面，两人都光了火，一面用筷子力夺，一面以怒目瞪视，巴不得把对方的鼻子咬下来。

那面条经二大高手一扯，倒越扯越长，但却不断——这种武林高手内力比拼，本来正是惊心动魄，但因力争不让。相持不下的只不过是筷下面条，未免令人失笑。

不过，唯其如此，更显这两人内力着实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面条柔软易断，不比硬门兵器，但二人相互拉拔之下，面只细长而不中断，当真是成了名符其实的“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了。

两人一边勇夺，一面相骂，一个是不许吃，一个是偏要吃。

正好，这时，铁手来了。

他先听到二人相骂，再见二人斗鸡般僵持着，知道这二人又拼上了。

他一晃身，伸手双指一挟，已轻轻的把运聚了两大高手内力的面条剪断，笑道：“两位，吃面吃味道，动气伤和气。”

蔡狂、梁癫忽觉面筋一断，重心顿失，一个几乎跌了个仰不叉，一个几乎掀了凳子，但两人毕竟修为高深，都及时把住桩子。

两人这一来正是一把火头上浇把油，还浇了油，正待发作，却见来人正是气宇轩昂的铁手，情知此人可不好惹，蔡狂咳了一声便道：“面是我的。”埋头便吃。

这回铁手在中间，梁癫也不敢出手阻挠。

——只怕出手也必给铁手截了。

他不出手，却自有办法。

他出口。

“咳吐”一声，一口飞唾，就吐在蔡狂碗里。

——这种“暗器”，可比暗器利害，便连铁手的双手，也不敢去接。

那口痰吐个正着。

蔡狂的筷子登时顿住了。

张大着要吃面的嘴巴也定住了。

梁癫胜利了。

他好开心。

他格格大笑：“哈哈，我看你怎么吃……”

他可不怕蔡狂向他出手。

一来有铁手在，定必拦阻。

二来他不怕蔡狂出手，对方动手，他就还手，正好一过打架之痛。

他没料蔡狂并不动手。

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他动口。

“喀哧——”一声，一口痰飞向梁癫。

梁癫正张大嘴巴狂笑。

——当他发现这“天外飞痰”时，那痰，已很不幸的，很不偏不倚的，很不辱使命的，很身先士卒的，飞入了他的口腔里。

梁癫嘴一阖，这回，他说什么都笑不出来了。

大家都笑不出来了。

——因为，“第三次大战”眼看又要爆发了。

就在这时，忽听小趾道：“疯圣，夫人说，要你去厨房一趟。”

她这句话说得正合时宜。

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缕香风。

蔡狂一听，心中想：反正我已占尽了便宜，正好可以退一步，于是就说：“厨房在哪里？”

小趾一指。

他扔下了面就三步拼着两步的去了。

小趾也紧随他而去。

这一缕幽香也幽幽消散了。

凤姑故意笑开了，道：“小趾这丫头好香……”

说着的时候，用美丽的眼尾眼着长孙光明，仿佛他是偷香专家似的。

铁手发现凤姑很艳。

一种余香尚在的那种艳。

梁癫则正好趁这时候一股脑儿跑到后面的茅厕去，不知是在呕吐还是在漱口，总不成是在哭吧！

一脚踢

梁癡一转背，大家都在笑。

忍得好辛苦。

杜怒福笑道：“这两个人，武功高，有才气，但就是太小孩子气。”

凤姑道：“但如果能劝服他们联手，‘五泽盟’便有可能跟‘南天门’联手，他们两派，打打闹闹，已逾四十年，分开没什么好处，在一起又斗个你死我活，真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

铁手听得倒有兴趣：“你们正设法让他们联手办事么？”

长孙光明顾左右而言他，反问：“国花呢？没跟你下来一齐吃面？该轮到国旗换他的班了吧？”

这时，蔡狂疾步而出，一脸奋悦之色，背上掬了个长形的褡裢。

凤姑笑道：“你这碗面就不要吃了，换了吧，看来，养养第二碗面就要端上来了。”

蔡狂却喜溢于色的道：“我不吃了，我要下山了。”

凤姑奇道：“你有事？”

蔡狂心不在焉的道：“对。”

这当儿，梁癡正好回来。

他一见蔡狂就火大。

他一脚就踢过去。

铁手忙一长身。

这一脚就踢在他腿侧。

铁手硬捱了一脚，半边大腿都麻痹了。

“狂僧好重的脚！”他苦着脸说，“如果用来踢大将军，至少可以踢走他身边为虎作伥的十七八个！”

梁癡戟指怒道：“他……他……他向我吐口水！”

他本来要跟蔡狂拼命，但踢了一脚，踢在铁手臂上，自己痛得五趾欲折，一时强忍，发作不得。

蔡狂居然道：“刚才对不起……现在我有事先走，半天就回来，再跟你们一同御敌。”

梁癡不意蔡狂“居然”会跟他道歉，一时反而为之语塞，但他心中始终悻然，所以讽刺道：“怎么？见了我匆匆就跑，是怕我还是偷了东西，作贼心虚？”

蔡狂只淡淡的道：“失赔了，有欠礼数之处，回来再作赔罪。”

蔡狂这样一说，梁癡反而说不了什么了，只好眼巴巴见蔡狂离去，兀自喃喃自语：“奇怪，这厮陪葬似的，转了死性不成？”

凤姑却轻启失唇，笑睨长孙，倦情的道：“还是人家养养行，才三言两语，这疯僧便服服贴贴，为她奔驰效命了。”

长孙光明无限怜惜的望着凤姑，但语气仍十分清醒：“不知养养托他办什么事？不知交给他的是什么事物呢？”

说罢转望向杜怒福。

杜怒福摊了摊手，不十分在意的道：“我也不知道，等养养出来时，问问她不就清楚？”

凤姑道：“对了，我好饿呀！”

长孙光明笑道：“我也很想吃面。”

铁手因为曾受狂僧疯圣真气激伤，咳了几声，才能接道：“我也久闻‘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的大名了，不一尝此面，还真不愿离开泪眼山七分半楼呢。”

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涩。

——除了力受蔡、梁二大高手内力冲激之外，跟大相公李国花又斗了一场，真力耗损，亦不可谓不矩了。

杜怒福满有信念的笑道：“放心，放心，养养一定教大家如愿以偿的。”

只有梁癫仍在反覆低语：“奇哉怪也？那疯王八怎么突然转了死性？”

无法如愿以偿。

铁手始终吃不到“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

等了好久，仍是没有面端上来，于是凤姑要过去看看。

杜怒福和她一道过去。

他想帮忙爱妻做点事——虽然每次养养都会笑着把他推出厨房。

可是这次不会了。

因为养养已经是个死人。

梁养养，“狂僧”梁癫的独女，“疯圣”蔡狂朝思想的人儿，“青花会”会主杜怒福的夫人，同时也是‘老风行动’的动议者之一，在煮‘力拔山河气盖世牛肉面’之际，被杀陈尸于厨房。

锅里的面已经发软。

瓦堡里的牛肉正香。

人生自古谁无死棺材店

交友要讲缘份，可是成敌更讲究缘份。有时候，敌人比朋友更能使人奋发、令你进步，没有了敌人，就失去了竞争；找不到敌手，便失去了自己。所以敌人可以说是比朋友更有用的朋友。

力拔山兮气慨死

梁养养死在厨房，锅里仍煮着面。

谁杀了她？

——谁是凶手？

先不是哀伤。

而是震惊。

一个好生生、活生生的人突然死了，乍遇此事，是教人无法接受多于伤心难受。

最伤心的人应该是死者最亲近的人。

养养死了，最伤心的当然就是梁癫和杜怒福。

可是两人反应迥然不同。

两人初都不信养养竟然如此便死了，梁癫即俯身喊她、探她、搯她、摇她，及至确定她已丧命，才恸天呼地捶心捶胸的嚎哭了起来。

杜怒福则很安详。

他脸上竟没有再出现怒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悲貌。

他竟此跌坐闭目，仿佛入定。

靠近他的人都隐约听到，他以一种诵经似的喃喃低语：

“……这不是真的，这决不是真的，这绝不会是真的。养养，你没有死，你不会死，你决不能死……我在做梦，我是在梦中，我一定是仍在发梦……”

长孙光明和凤姑，都很惊愕。

长孙光明制止了梁癫伤恸中的自伤。

凤姑正留意着杜怒福，怕他有不测之举。

杜怒福却很“宁静”。

凤姑听到杜怒福的低语，本来举止宛若贞静女子的镇定的她，一下子，也因为女性的多愁善感，而涌出了眼泪来。

铁手原跟这些人都不熟。

今回只是第一次会上。

所以他反而冷静。

他失去探养养的鼻息。

然后他把她的脉。

他还使她张开了嘴，去审视她的舌头。

梁癫凄厉怒叱：“别碰她——！”

长孙光明知道铁手的用意，忙劝道：“我看铁捕头这样做，是有深意的，他要探究杜夫人的死因……”

梁癫猛然吼道：“什么死因，我抓下姓蔡的，分尸三千段！”

他正说着的时候，铁手发现养养背贴的地上渗着血水，他翻过尸首，地上一滩鲜血，养养背部衣衫撕破，娇嫩的背肌竟刻上了几个鲜血淋漓，怵目惊心的六个字：

唵嘛呢叭咪吽

血水本已几近凝结，但因铁手掀动尸首，血痴迸破，才又渗出血来。

梁癫一看，眦眦尽裂，怒吼：“果是那丧心病狂的小子干的！”

双掌一抬，震开长孙光明，正待跃起，忽一个跟斗，扑地而下，哇地呕了一口血；原来他怒急攻心，虽有力拔山兮的气慨，但因丧女之痛，椎心刺

骨，气概尽死，加上他先时与铁手及蔡狂比斗之时，各负了伤，这一触动，当即吐血。

长孙光明道：“梁兄，你这又何必自苦呢，不如我们先收殓养养，再来议定……”

梁癫狂吼：“议你个头！不杀蔡狂，我誓不甘休！”

凤姑道：“大敌当前，我们先行自相残杀，未免不知，要成大事，得要相忍互重。”

梁癫咆哮道：“相重是互相尊重，天下那有我忍他，他不忍我的事！他杀了养养，我不杀他，我是人吗！”

凤姑道：“可是，他为什么要杀养养？”

忽听社怒福平声道：“人是不会杀死自己心爱的人的。蔡狂很爱养养，他没道理会杀她的。”

杜怒福痛丧爱妻，铁手怕他生受不起这般打击，却没料他开口说话，还能心平气和，持平论事。相比之下，梁养养忽然身亡只令他一愣，杜怒福的反应才教他大震；他向以沉凝稳重见称江湖，但乍见爱妻丧命仍能这般气定神凝，铁手也自叹弗如。

就在这时，一人急奔而入。

这人左颊有一颗大瘤。

正是“青花四怒”中的陈风威，因疾奔急驰，气喘未定。

“报告会主。”

然后怔住了。

因为来人已看到会主夫人身亡于地。

杜怒福知道自己手下一向强干精明，寻常事不会仓促入报，便问：“什么事？”

陈风威张大了口，只说：“……会主……会主夫人她……”

她怎么了……”

其实，他问的时候也一眼看得出来，会主夫人是“怎么了”，所以，他间的问题已不需要答案，而发问的神态是伤心欲绝。

杜怒福不答他，只问：“是什么事，你说。”

陈风威这才说出：“刚才小趾拿了夫人的手谕，到第七楼来，向我提取金梅瓶，我见既是有夫人的手令，也就交给她了。现想来有点不妥，所以就急着上来向会主报告一声，没想到他的脸肌抽搐着，仿佛颊上的瘤也胀大了起来。

谁都看得出来，“青花四怒”不但对会主忠心，对会主夫人也很有感情。

“是了，便是了！”梁癫吼道，“那厮便是为了夺取金梅瓶而害死养养的！”

杜怒福却道：“可是，她却是死于‘小我剑’下的。”

此语一出，铁手对杜怒福的震异，转成了钦佩。

原来养养的伤处只有一道，同时也是致命伤，那是在咽喉。

那一道创口，把她的气管割断。

但伤口却只渗出了少许血水。

凝结在伤口旁的血呈绿色，像一抹青苔般的锈色。

——那是梁癫的“小我剑”才会造成的伤口！

千万不要

梁癫气煞。

他几乎没跃起来三丈高。

“难道我会亲手杀我的女儿不成！？”他咆哮狂吼，“难道我会为了陷害那姓蔡的禽兽而杀害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成！？”

他一把揪起杜怒福：“我不是你，你瞪着眼当乌龟王八，那是你的事！你手指做出不扳入，偏帮外人，也是你的事！我可要为养养报此血海深仇！”

他悻然甩下杜怒福，向天长号：“你杀了我女儿，还嫁祸给我！姓蔡的，你再教他活下泪眼山，我就当王八！”

他一面说，一面连身也不回飞退，他退得比前掠还快，遇墙穿墙、遇柱裂柱，陈风威想要拦他，他双目乍金，陈风威打了一个寒噤，梁癫已飞空跃了下去。墙破裂出，午阳骤射而入，众人都眯起了眼，或以袖遮目。

他们设宴原在第三层楼，梁癫飞降而下，宛若大鸟，日影为之一黯，四周唿啸急鸣，此起彼落。

陈风威急道：“会主，咱们要不要截下他——”

杜怒福马上决定：“千万不要，狂僧不可能杀养养，你们也断截不下他，自己人打起来，徒增伤亡！”

陈风威得令。

他立即掠到墙塌之处，怪叫三声，宛若夜鬼。

他叫声一起，其他的唿哨立即静止。

本来在四周蠢动的人影也全不见了。

只听梁癫已落到了楼下，还厉啸道：“看谁敢拦我！你们别动养养一根毫毛，等我杀了那疯狗再回来找你们算账！”

说罢只听一阵地动山摇的辄辄大响，自三楼望下去，怪人梁癫已拖了他的怪屋怪鸟怪牛一道儿走。

当真走得飞砂走石。

杜怒福道：“长孙兄，这事可要劳你了，要是给他追上了蔡狂，只怕两败俱伤，中了敌人之计。烦你走一趟，要是见二人交手，尽量排解一下，至少，也可从旁保护他们。”

长孙光明苦笑道：“只怕我也拦他们不住。”

铁手支持杜怒福的意见，“长孙兄只要不让他们互拼，其他当权宜从事。我现刻还要留在这儿片刻，查证一些事儿。凶手既敢在七分半楼下毒手，而且用的是梁癫的剑，留的是蔡狂的偈，如果不是他们二人下的手，那么，目的分明是要他们自相残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万万不能让他们对杀起来。长孙盟主轻功高妙，加上‘一鹤出世，二鹤升仙’的‘鹤神功’，只要敌住疯圣一阵，我便尽快赶来。”

凤姑却道：“梁癫背了屋子掬了头牛去追蔡狂，我看他是断断追不上的——还用得着去拦他吗？”

铁手道：“他这次扛走房子和牛，是不再信任把他的法宝摆在这儿，恐怕他只是先行移走，只要找到适合的所在，必先放下屋子，全力去追蔡狂——他现在是在复仇心切。蔡狂离开之际，看似是心喜不胜；梁癫追赶时却是悲愤若狂。仇恨的力量远大于喜悦，看来梁癫是追得上蔡狂的。”

长孙光明一拂长袖，双眉一剔，道：“两位既然这样说了，我当尽力而

为。”

其实这是个苦差。因为谁都知道，梁癡和蔡狂一旦打起来，便谁也拆不开。要是敌人还好办些，至多全力一拼；但因是朋友，除非有铁手之功力，以一敌二，否则谁也化解不开。

凤姑只好说：“你要多加小心，别把两个疯的癡的都惹上关切之情，洋溢于表。

长孙光明身形一展，如一只白鹤，投向窗外，瞬间不见。

铁手问陈风威：“你刚才说觉得小趾手持杜夫人的手谕有点不妥，不知何以不妥？”

陈风威道：“她……”

杜怒福道：“你尽说无妨。”

陈风威仍是期艾：“我……”

铁手正色道，“现在杜夫人惨死，谁都有嫌疑，现下眼看七分半楼两大臂助就要互拼，你不但应该有话直说，也该有话快说。”

陈风威这才鼓起勇气，硬着头皮，道：“我……我和小趾感情本来就很好，因为一时胡涂，一时冲动，曾跟她……”

铁手明白。

那是私情。

私情无关公事。

谁都会有私情，只要不防碍公事，那都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他只问：“因此你了解小趾。”

陈风威说：“我觉得她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不是小趾。”

大凡男女之间发生亲密关系之后，自然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应，有些举止，只有经过这种亲昵的关系才能体会，所以特别能觉察出对方的异举。

陈风威又补充：“……但她又是小趾。”

“哦？”

“只不过，她说话的神态都不一样了……”

小趾仍是小趾，不过，那已不是那个跟他有过亲蜜关系的小趾了。

“况且……她还很……”

“很什么？”

这次由凤姑来问。

由女人家来问女儿家的事，也比较方便。

“很香。”陈风威红着脸，红得连瘤也紫了，“小趾她……平常是不抹香的。”

“香”字令铁手心念一动。

“小趾在跟你说话的时候，”铁手即问，“并没有正面向着你，是不是？”

陈风威张大了口，眼角里既很担忧，也很震讶：“是，那儿种植了好些药草丛中，跟我说话……却似不大认得我那样。”

他忍不住要问：“你……铁捕爷，您是怎么知道小趾她没……没靠近我说话呢？”

铁手铁眉深锁：“我担心她恐怕不是小趾。”

“您……您的意思……意思是……”

凤姑冰雪聪明，她问杜怒福：“好不好传令下去，四处搜一搜。”

杜怒福道：“好。”

阳光因墙破而直接照进来，凤姑心里一戚，她看见杜怒福本来黑亮却略为稀松的头发，竟已全白！

陈风威仍颤声道：

“搜？……搜什么！？……”

万万不可

他们搜的不是什么，搜的正是陈风威所担忧的，而搜到的也正是陈风威所忧虑的：

尸体！

——小趾的尸首！

她已给人毒杀多时！

陈风威伤心极了。

他也像梁癡一样，要去追杀蔡狂。

杜怒福最能体味他的心情。

他要李凉苍、张寞寂、王烈壮截阻陈风威的莽烈行动。

铁手没有拦阻。

他只用一句话止住了陈风威。

“既然小趾早已死了，那么，布局杀养养的，就不一定是蔡狂了。”

凤姑道：“小趾今天真有些不对劲，一直都躲在暗处，惭愧的是我们都未能及时指认出来。”

铁手是昨晚才到七分半楼。初见小趾，自然难辨真伪。可是凤姑等却不然。她与养养素来交好，常见小趾，却未及时辨别，致生惨祸，不免深疚。

铁手道：“杜夫人遇祸之际，显然是入厨之际。至少，第一碗面是她亲手煮好的，因为那股风味，谁都吃得出来，但谁也烹调不出来。我看了刚才厨房的情形，第二碗面，下在锅里，早已煮烂软了，可见对方是在第一碗面端出来后，趁梁癡蔡狂争闹之时，才下杀手的。她下毒手前，还先胁养养下手偷去取金梅瓶，然后再把蔡狂叫进去：现在问题只在蔡狂是不是合谋？他知不知道此事？他背上褡褙运出去的是不是金梅瓶？”

凤姑道：“如果当时养养正受胁持，只好把金梅瓶托交蔡狂运走，蔡狂对养养言听计从，必不见疑。”

铁手道：“所以，凶手就质功的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以为杀人者便是蔡狂，而致自相残杀，我们万万不可上了对方的当！”

凤姑道：“不过，梁癡已经追出去了。”

铁手道：“长孙盟主也赶过去了。”

杜怒福道：“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一阵营扰，凶手也早已能够成功逃离此地了。”

铁手道：“怕只怕凶手既然处心积虑，图谋当不止此而已。”

杜怒福道，“你是说……”

凤姑转了转巧目。

铁手点了点头。

三人心契。

凤姑道：“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找出那个假扮小趾的人来。”

铁手道：“我有一道线索。”

“线索？”

“我闻过那香味。”

铁游夏确曾嗅过那道如兰似麝的香味。

那是在泪眼山下，越色镇中，久久饭店里。

——正当铁手要辞别了李镜花，匆匆的要离开久久饭店之际，一个身着

黑枣色劲装的女子，一幌身就上了楼，因为背着月色，映着烛光，只亮着两点烛眸。

经过的时候，那女子掠过一阵香风。

暗香像流动的黄昏。

淡得像一场忘记。

铁手记住了这香气。

那香味。

他鼻子敏感，一向喜欢有香味的事物，尤其女人。

他立刻赶去久久饭店。

一进越色镇的，他就看到一个人，样子十分艳美，但向他走过来的时候，却虎虎生风。

铁手这才知道：原来当一个漂亮男子生气的时候，要比他和气的时候来得更好看。

——大概两口子又吵架了吧？

铁手这样想的时候，也可以想像得到李镜花噘着嘴跟人吵架的样子，那就像一朵骄傲的长在篱笆上的牵牛花。

——既然她那么好看稚气，李国花也真是的，何不让她？

铁手想到这里，就乍见一朵花。

不是牵牛花。

而是木槿花。

——大红的花！

血花！

出手的当然是李国花。

铁手猝不及防，他没想到李国花会暗算他。

在七分半楼内内外外这么多人当中，铁手最不怀疑的就是李国花。因为在养养出事之际，想来他已在越色镇跟李镜花会面。

“血花”劈面攻至。

铁手及时双臂迎面一交，一个大仰身。

血花半击空。

半炸在臂腕上。

发飞散。

铁手臂功奇强，“血花”还炸不破，但额前驿马天际部位的头发，竟给削铲了一大片。

李国花已揉身猛扑，十指急啄，又快又利，制住了铁手身上十一处要穴。

铁手闭住了气，看着仍在空中飘散的落发，苦笑道：“你干吗要暗算我？”

李国花铁住了脸，凶悍得更像一头美丽的怒豹：

“你把镜花怎么了！？快把她交出来！”

“什么！？”

“别装蒜，信不信我杀了你！”

“你杀了我，就更找不到小相公了。”

“果然是你抓走了镜花！”

“如果你只是怀疑，又为何对我下此重手，万一杀错了人，岂不冤枉！”

“我跟你交过手，心里分明，不是你之敌。我明知道‘开谢血花劲’炸不死你，所以就尽力施为，只图把你制住于‘麻雀神指’下。”

铁手缓缓的舒了一口气，道：“现在我明白了。”

然后他带点遗憾的道：“只可惜，你的‘麻雀神指’也制不住我。”
一说完，他就振起，夹着一声惊雷般的大喝。

李国花为之震倒。

倒地的李国花骇然道：“你……你没有穴道！？”

“我也是人，当然也有穴道，可是，我是诸葛先生的弟子，内力学自于他；”铁手道，“他老人家早已把周身穴道练成全身聚劲之处，把至弱炼为最强了。”

然后他正色道：“我没碰过李镜花。她是在我上泪眼山后出事的。”

李国花恨恨的道：“你既然没有做这样的事，却来这般戏弄我！”

铁手肃容道：“我不是戏弄你。只因为七分半楼出了事，我们正在查明是谁所为，所以，我要弄清楚你暗算我的目的，才能分明是敌是友。我才刚在七分半楼下来，不信，尽可以向凤姑查证。”

“出事了……？”李国花诧然，他离开泪眼山只不过半天不到的事，走的时候明明还是好好的，就连梁癩蔡狂也言了和，“……出什么事了？”

铁手道：“敌人已精密布局，展开行动，现在事态紧急，你先告诉我，小相公出了什么事？”

千万不要要万千

李国花每次都轻易的怀疑铁手。

但每次也都轻易的信任他。

——有些人是喜怒不形于色，有些人是喜怒无常，有些人却是大喜大怒、七情上脸；有的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有的人一面信人一面疑人；有的人却将信将疑，时而疑而不信，时又信之不疑。

李国花是个性情中人。

他易信人，亦易疑人。

他信大将军，而后又疑大将军，便是一例。

他现在只关心李镜花的安危。

他立即带铁手到了久久饭店。

掌柜哈佛，一见铁手，忙又打躬作揖，但神情也十分疑虑。

铁手先不理他，走入丑字号房，只见里面家俱打散一地，凌乱一片。

这原不出奇。

因为铁手亲眼看见李镜花进房之后，大发脾气，边骂李国花，边摔碎房里的事物。

触目惊心的是：

血！

血迹。

墙上、地上，乃至于天花板上，全都血渍斑斑！

房里当然没有人了。

——李镜花到哪儿去了？

（房里是谁流的血？）

——千万不要是……

铁手问哈佛：“刚才谁进来过？”

哈佛仍哈着腰道：“铁爷出去之后，这儿就似是没人进出过。”

李国花说：“刚才我问他，他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才他一照面就向铁手下毒手，使铁手左右“边地”额际给刮掉了一大片头发，心里难免仍有点歉意。

“你说清楚了，‘似乎’是什么意思，这可事关重大！”铁手道，“这儿无人进出入，是你们没注意还是亲眼看清楚了：要不然，房里的人到哪儿去了！？就算万一是死了，也总有个骸首啊！”

李国花立刻啐道：“千万不要要万千，万万不可要万一！镜花她貌美无暇，不可能出事的，不会不幸的！”

他虽是历过风浪的好汉，但在江湖上抡拳头啃刀尖踩火炭的人，又注重小相公，故也不免心生忌讳、诸多禁忌，要讨个好吉兆。

哈佛忙道：“其实，我们都……都没有多加留意。李小相公本领这么高，我们谁想到会出事的！不过，李女侠武功那么好，一定不会有有什么意外的！”

铁手一听，为之头大。

——这种人的话，在审案侦察时最难作断，因为只要办案人员暗示他些什么，他就一定跟着说什么；只要你疑心些什么，他也一定会说他早已怀疑了。对这种人，因为太听话，大好说话，也太知机，所以反而难以问出真相来。

他只好问：“你有没有听到房里有打斗声？”

“……好像有……有一点……不过没有太留意。”

“客房有打斗声你还不太留意！？你是怎么开店的！”

“不不不……没有打斗声，我确定了。我没听到。”

“你没听到，你的伙计们呢？”

“伙计，我没听见，你们呢？”

哈佛扬声问，店伙这时都齐集在他身后。

十七八名店伙都异口同声说：

“没有。”

——老板都这样说了，伙计们没理由唱反调。

铁手犹如急惊风遇着个慢郎中，真是连头发都气得掉落了几根。

“房里流了那么多的血，小相公武功又非同等闲，没理由全没经过格斗；你也是武林中人，耳朵特别灵，也没道理完全听不见殴斗声的！？”

哈佛苦着脸道：“爷啊，小的的确听不见啊！小的在此开店多年，谁想到今朝儿出了这等血案哪！爷呀，小的是个一介良民，素来在此地行善积德，决不做有伤阴险的事，何况李女侠名动江湖，咱们那惹得起？爷啊，小的……”

铁手忽问：“你的伙计都齐全了吗？”

哈佛暂把苦水咽回去。

他点了点人头。

然后诧道：“怎么少了一个？”

之后又点算了人数。

——确是少了一个。

他扬声问大家：“李大七到哪里去了！”

伙计们都你望我、我望你的。

铁手眼见这般光景，这种阵容，心中分明：哈佛这一伙人，开店开得如此人多势众，是安家良善才怪呢！只不过，江湖上谁不靠山头谁不养些士卒？只要不冲着自己，不犯在手里便是。他听其中一名伙计似乎“失踪”了，便问：“刚才可有一个女子，穿着深色劲服，前来投宿？”

这一问，没想到那十七八名伙计，连同哈佛自己，都一齐答：

“有。”

答了之后，哈佛颇为怪之，回头问伙计们：“手足们，你们不是各都在忙吗？怎么全都知道那大姑娘来往店呢？”

伙计们七嘴八舌的说：

“来了这么漂亮的女娃子，当然知道了。”

“是牛眼告诉我的，来了个天仙化人的小相公后，又来了个仙女下凡般的仇小姐，大家都去看了，哇，真是，美死人了，我八辈子……”

竟径自讨论起美女来了。

哈佛为之气结。

“你们是这样替我做事的吗？无怪乎端道菜肴出来都比别家慢！难怪客人埋怨说：饭里扒出了老鼠屎，菜里挟出了只死蟑螂，有的还在汤里捞出了一只牙齿。”

一名当真像牛一般大眼的瘦个人答：“嘻嘻，那是荣仔打喷嚏时不小心，打飞了一只牙，遍寻不获，原来落在汤里——却不知是那个客人有福捞到宝

了？”

另外一个长下巴的说：“菜上得慢，这才货真价实、名符其实啊，不然我们怎称得上‘久久饭店’？”

大家都笑了起来。

一个大头小个子在颯然搔脑袋。

哈佛骂道：“笑什么！？下回我要是没生意，卷铺盖，我把你们的牙齿全部撬下来煮丝瓜汤！只顾看美女，不知干活儿。”

“牛眼”却反问哈佛：“掌柜的，那仇姑娘入宿的时候，你也不是正在忙着张罗别的客人吗？却是怎么知道这女子来住店的？您眼观八方，我们真是好生佩服。”

哈佛呵呵笑得像座笑佛：“有这般美女来投店，你们都如此惊动，我哪能后知后觉？嘿，她在店外三里路，我就嗅到她的清香扑鼻了。”

于是众下都赞道：

“了不起。”

“掌柜的果有眼光。”

“哈老板神目如电，跟我们一样。”

“岂止，哈老大的鼻子简直跟狗一样，不不，比狗还灵。”

哈佛一想：自己刚才不是正骂他们好看女人吗，这一来，自己也认了一道，岂不成了一丘之貉？听手下们连讽带赞，一时作声不得。

铁手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干“久久饭店”的弟兄们，楞头呆脑、故作精明的，看来不会跟这一件案子有关？不过心中倒想起江湖上的一伙人来。

他只凝重的问：“那女子姓仇？你们怎么知道的？”

那牛眼答：“我们见她漂亮，都探问她的名字，那是荣仔替她登记的。”

那腼腆的荣仔脸红红的说：“她没写名字，只在名册上填一个‘仇’字，然后扔下一锭银子。便上楼去了。他们问起，我说了，他们都说她一定是姓‘仇’的……我可不知道她姓什么。”

这一回，便连铁手也变了脸色。

“是她？”

李国花看铁手脸色不对，忙问：“她是谁？”

“只怕是……”铁手涩声道，“唐仇。”

李国花一听，“啊”了一声，心都凉了大半截。

一万个万一

唐仇是四大凶徒之一，而且是唯一女性，李镜花落在她手里，只怕凶多吉少。

李国花其实深爱李镜花，只不过一向倔强，不肯低声下气，又受不了李镜花的大小姐脾气，所以装得并不在乎。其实两个个性强烈，而又十分自我的人在一起，常会因太在乎自己的自尊，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如今李国花一听李镜花出了事，当时失魂落魄、六神无主，几乎还要哭了出来，哪还有一点高手气派、名家风范。

铁手看了，有点后悔把来人可能是唐仇一事告诉李国花，于事无补，只空令他焦虑而已。

于是他立即问哈佛：“那仇姑娘住几号房？”

不用哈佛回答，至少有七八个异口同声的说：

“子号房。”

铁手立刻赶上子号房。

敲门。

无人应。

他踢开了房门。

门倒塌，房里空无一人。

“走了。”

“怎么我们只见她进来，没见她出去？”

“奇怪，她是几时离开的呢？”“真可惜，没有问她住哪里……”那一干“伙计们”还在想入非非。”李国花只在着急：“她走了，我们到哪儿去找镜花？”说着转头就要追下去。

铁手一把抓住他：“你要到哪儿去追？”

李国花浑没了主意：“我……我也不知！”

铁手忽然大喝一声：“出来！”

李国花吃了一惊，连忙左手施“燕尾剪秋水”，右臂斜对“鹰击长空”

势，防守待击，左右惶顾：“敌人在哪里？”

却见铁手掠入了午字房。可是房中一见可览，确是无人。铁手手一长，震开天板。格的一声，薄板落了下来，里面藏着的人，也翻落了下来。铁手马上接住。那是个死人。李国花大叫了一声：“镜花！”

这才发现死者是个男子，连忙“唻”

了一声：他喊了之后，才轮到哈佛和他一群手足们大喊：“大七！”

原来死的是店伙李大七。李大七死了。他脸白得透明似的，原来体内的血几乎已流尽。他手里似捏着些事物。铁手仔细的扳开了死人的手指，那事物是一张皱纸。铁手皱着眉头，道：“你们退开，暂时不要呼吸。”

众人虽然并不明白，但见铁手料事如神，遇变不惊，都听他的话退了开去。

只有李国花关心李镜花的安危情切，仍站在铁手的身边，凑过脸去看纸条，但毕竟依言以内功护住心脉，屏住了呼息。

铁手展开了纸条。

纸条上写着娟秀的字：

“铁捕头：要是展阅的是你，你内功深堪，双手百毒不侵，自是毒不到你，但你身边的人可很难说了。小相公在棺材店，人生自古谁无死，黄泉路，路不远，你和大相公要找不找，请自便。”

没有署名，只在柬末下款画了一条蛇。

一条鲜艳的蛇。

李国花吼道：“这妖女！”

铁手倏然变色：“快闭气。”

“哄”的一声，手上的纸条已着火焚烧了起来。

原来铁手生怕纸条上的毒会侵害，所以运聚真阳炁火，把纸条立即焚毁。

李国花给铁手一喝，似清醒了一些，当下说：“果然是唐仇。”

——唐仇自认为是“蛇蝎美人”，她既觉得蛇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动物，是炼石补天救世救民女蜗氏的化身，也是龙的祖先，但脚踏实地，外皮美丽（所以给人剥了去当饰品），为了保护自己，它有毒液对付敌人，虽没有足却比有脚的行动更快，又懂得纠缠匿伏，知道休生养息，昼伏夜行，冬眠夏出能保护自己，可以死缠烂打，敌手难防，所以她便以“蛇”为记。

哈佛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杀李大七？”

铁手道：“因为她要血。”

牛眼大吃数惊道：“那妖女竟吸血！？”

铁手道：“不是，她要故布疑阵，在小相公的房间内洒血，吓一吓我们。”

李国花喜道：“你的意思是说：镜花没有死？”

铁手道：“她要用小相公来作饵，引我们在患得患失间，再无细虑，必定赴约。”

李国花仍是不放心：“你怎么知道丑字房里流的不是镜花的血？”

铁手道：“因为血流得太多了。以唐仇这样的高手，杀人根本用不着见血，所以这血是故意给我们看个怵目惊心，扰人耳目的！”

哈佛怫然道：“那妖女竟为了这样便杀了李大七！？”

牛眼等入义愤填膺：“太过份了！太残酷了！我们也要为大七报仇，找魔女算帐！”

李国花惶然道：“可是……棺材店……那是在哪里的地名？还真的是卖寿木的店子？”

哈佛却道：“我知道在哪里。”

铁手和李国花一齐望向哈佛。

哈佛赦然道：“这小镇不大，棺材店就只有一家，这儿附近多有三山五岳、英雄好汉聚啸之地，所以嘛，死人也特别多些……这儿的棺材店名就叫‘人生自古谁无死’，别无分号。不瞒您说，那家小店，也是在下开的。嘻嘻，如果是老友熟客，或是名人高手，如铁爷这等人材肯施惠顾，定必买一送一，八折优待，嘻嘻。”

铁手和李国花为之瞠目。

——看来，这笑弥陀般的人物，也不简单，至少，分店倒是开得挺多的。

“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万个万一，就是百分之百的一万——”哈佛依然笑得像一座在他脸上放屁都不生气的佛一般笑道，“我的都是小生意，生怕万一运舛，这儿生意做不住，多几个分店，多几桩买卖，也好有个退路，手足们跟着我，也不致去跟人讨饭，丢人现眼！”

他忙着解释，然后才说：“那店子既然是我的，我熟路，可以带二位去。”

李国花屡遭迭变，却清醒了过来，心反而定了：“铁捕爷。”

铁手知他有事，便道：“请便。”

“你说对方故意把我们弄得心慌意乱，然后义无反顾赴‘人生自古谁无死’棺材店，那么，难道他们在店里设下了埋伏？”

铁手叹了一口气：“埋伏固然，只怕，他们还志不在此。”

李国花也不是泛泛之辈，刚才一直为了李镜花的安危，才致浑没了主意，而今一经思虑，便知不妥：“莫非，这是声东击西——”

铁手见李国花一旦稳了下来，运思便如此清明，正想赞他几句，说明所虑，忽见大相公脸色，暗透妖蓝，而且正打着冷颤，凛然疾问：

“你怎么了！？”

原来李国花在阅字条时曾叱喊了一声，而已为毒气所侵。

力拔山兮乞丐死

李国花看见铁手这样问他，又见哈佛等人看他的神情，不觉用手去扞自己的脸。

就在他的手触及脸皮的一刹间，他只觉脊椎神经一阵冰刺般似的寒痛，然后迅速遍及全身。

他的手举了起来，竟放不下去。

他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

他全身都在打冷颤，奇诡的是，他的冷颤是身体局部分开来的，有时候是鼻子打冷颤，一下子又轮到肚子，然后又到双肩，忽尔又到眼眉，更可怕的是，打冷颤的时候，别人看得见，他自己却不知道。

他也是非同小可的人物，马上以真元护住心脉，厉声呼道：

“……铁爷……你要……要救镜……镜花……”

铁手点头。

现在他要面对的是：

大相公中毒危急。

小相公失踪待救。

养养被杀案子未破。

追命、小骨那儿有待接应。

唐仇已经来了，正在伺伏出袭。

燕赵也正向这儿逼近。

还有他的三十一名死士！

此外，他还要赶去排解梁癡和蔡狂之战！”

——这么多件救人如救火的急事，铁手只是一个人，一双手，他能做几件？

他感觉得出来：敌人正巧妙布置，聪明布局，像在一座山庄八面放火，教救火的人不知该先扑灭那一处火头的好。

救哪一个是好。

“夫人说：你取了此物，立刻就走，到风火海等她，她马上就来会你，天涯海角，双宿双栖。”

听了小趾这句话，蔡狂喜悦的心，以强烈的信念，往泪眼山的“风火海”疾驰。

这秘密只有他知道。

（养养原来仍深爱着我！”

（养养你瞒得我好苦！）

（养养我终于等到了今天！”）

蔡狂现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理，只想尽快赶到“风火海”，尽早见着养养，尽情与心爱的人“双宿双栖”去。

他没去过风火海。

他只听说过风火海。

风火海就在泪眼山的另一边。

他知道自己一定找得到风火海。

因为他感觉得到风火海何在。

——对他而言，风火海就像是一个召唤。

一个对他的召唤。

爱情的召唤。

就在这时候，铁手却向哈佛眨了眨眼。

只眨一只眼。

左眼。

然后伸出了右手。

四指屈内，一指突出。

中指。

这种类似霎一只眼的亲昵举止，似是只庆对情人或熟友才能做的。

至于后者，则似乎对老友、老婆也不能乱做。

哈佛瞪大了眼。

但他似乎并不介意。

他也做了一个动作，两手举到左右额角上，只屈起了拇指，双手左右摇摆，就像一只得意的羊。

肥羊。

铁手看他这么做，就吟了半句诗：

“力拔山兮——”

“肥羊”就接吟了下去：

“乞丐死。”

他吟得十分准确，是“乞丐死”，不是“气盖世。”

然后他又倒反过来吟道：

“大风起兮——”

铁手即行接道：

“——炆肥羊。”

两人抱拳，拱手，笑。

铁手道：“既然是你们，我就斗胆相请了——”然后他自襟里掏出一朵花。

——“你们？”

——他们是谁？

——铁手对他们有何所请？何所求？

——他拿的是什么花？一朵花有什么意思？难道他要把一朵鲜花送给一座佛一般的哈佛？

风火海这地方很奇特，有风，有火，有海，就是风火海。

其实说是海，就未免夸张，它是一个蓝色的湖泊，看去跟海一般的色泽。那儿位于崇岭环峙的盆谷，四面都是山壁，有三处曲折神奇如天崭般的缝隙，气流激荡，三种不同的怪风自三处乘隙长驱而入，又互相激荡，不易找到出路，便形成了诡异的飓风加上那湖泊在火山溶岩喷口处，水是热的，且湖上浮着一种“黑油”，故而风一来时，湖面上时而发出爆炸的声音，时而焚着绿色的火焰，把这美丽的湖光山色，点缀得像炼狱一般怪，是称“风火海”。

中国之大，能容万物，无奇不有。“风火海”跟“倒冲瀑”同在一座山里，虽分山阴山阳，但两处胜地，特色便迥然不同。

蔡狂觉得自己是受“风火海”的感召而行，其实也没有不妥，凭着风向、火势和“海”的颜色，他果然很快的就到达了“风火海”。

水上焚燃着火，幽幽绿焰，使湖泊更映出深郁的蓝。风势倏忽掠过之际，火光便一时几灭，一时暴长。

——这样水火既济同存的光景奇景，不是时常都可以看得到的。

蔡狂很兴奋。他想：不一会，他就可以在如许幽艳、诡丽的环境下，见着心爱的人了。

因为他心情太好，所以甚至想起梁癡这号大敌来，也心生感激之情。交友要讲的是缘份，可是为敌更要有缘，天下那么多人，能与你成敌为友的，岂可无缘。说实在的，敌人有时比朋友更令人奋发求进。没有敌人，就没有竞争。找不到敌手，很容易便也找不到自己。所以敌人有时是比朋友更朋友的朋友，梁癡是个好敌手。

——不过，无论怎么说，在“风火海”旁享用“力拔山兮气盖世牛肉面”，要远比在摇摇欲坠的“七分半楼”里吃来得写意得多吧？

风像海盗，呼啸而至，也呼啸而去，在长空翻翻覆覆、起起落落的震起一些锐而即逝的声音。

他听风声。

他看火光。

他看“海”。

直至他听到一股风声。

那是一股愤怒的风声，以致它接近的时候，丝毫不似风之轻盈，而像雷之暴烈。

火光突然炸起。

燃烧猛烈。

湖水更蓝，泡沫汹涌。

蓝得像聚集了千兆个青面獠牙的妖精。

蔡狂霍然立起。

随着烈风，来了一个比狂风还烈的人。

蔡狂看到这个人就生气：

——难怪养养出不来了！

——一定是他阻止了她！

来的人当然就是梁癡。

梁癡双目赤金，盯在蔡狂面上，蔡狂只觉印堂一阵刺痛。

梁癡狂吼：“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没有背房子和牛，所以很快的便追来了这里：要知道蔡狂的行踪并不难，像这么一个披头散发形容怪异的人，泪眼山并非杳无人迹之所在，路经时一问便知。

同理，别人要知道梁癡的行踪也不难。

“我没话说。”蔡狂闻言，愣了一愣，笑而反问：“你有什么话跟我说？你的母牛呢？你狠心抛弃了她不成？”

梁癡再无可忍，大骂道：“丧心病狂的东西，你去死吧！”

话一出口，他左拳擂向蔡狂，右手急取蔡狂的心窝，左脚飞蹴蔡狂的下腹，右足踏地弹起，急踹蔡狂左太阳穴，双目金光大作，发出嗤嗤锐响，刺射向蔡狂面门！

牵一“法”动全身

除非是与对方有十冤九仇，否则又何致于要招招置人于死地？

可是此际梁癡跟蔡狂确有十冤九仇。

蔡狂没料到梁癡会对他出手这么狠，但他却知道梁癡会向他出手的。

因为他感觉得出来。

——这腾腾杀气，连湖面上的火焰都为之怒长，只怕不见血是不灭不减的。

可是梁癡竟会向自己下那么重那么狠那么恶毒的攻势，他倒是大为意外。

这已不是比武。

而是决斗。

——决一生死！

蔡狂一面招架，一面叱道：“你干什么？不要命了？你疯了么！？”“噗咚”一声，已往“风火海”摔落。

原来蔡狂虽然在仓促间仍能勉力接下了梁癡的攻势，但他每格开一招猛攻，就退半步至十六步不等，待总算把对方攻击一一招架之际，也已退到被称作是“海”的湖水边，一脚踩空，落了下去。

他的人一掉落下去，梁癡便全神戒备。他知道蔡狂决不是省油的灯。——对方吃鳖在先，一定会全力反扑。可是，他也没料到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对方没有立即反扑。甚至根本没有反抗。蔡狂落到水里，并没有反攻。因为他不能反击。他只大声喊：

“救命！”

——原来他不会游泳。湖水很深。——不深的水才不会这样蓝。蔡狂在水里挣扎得很辛苦。梁癡道：“该让你吃点苦头。”

蔡狂在水里狂划乱打，在已渐淹没他的面目。梁癡咕哝：“怎么你不会游泳？”

蔡狂伸手高喊：“救——”

“命”

字已给嘴里灌涌而入的水塞回去了。梁癡仍有戒心：“你阴谋多诈，休想诓我。”

蔡狂却已沉没了下去，只剩水面上浮着他的发丝，咕咕的冒着泡。梁癡不放心。“你死了没？”

他问。然后脱下了一只芒鞋，丢在水面。芒鞋竟立即沉了下去。

梁癡吃了一惊。

他又折了岸边几张草叶，轻洒在水面上。

草叶迅疾没入湖里。

梁癡喃喃自语，“原来这是弱水。”

——弱水不能载物，遇重必沉，船不能浮，难怪蔡狂一身轻功，也无可用之处。

梁癡向那堆浮发啐了一口痰：“活该淹死你！”

随后又自忖道：“这样就让他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就算他杀了养养，我也不能胜之不武，杀之不防。”

于是他退开三步。

向天大喝一声：

“起！”

双掌劈出，火花炸起一道水柱，在半空旋转如龙卷风，蔡狂就卷在其中，他再大喝一声：

“破！碎！虚！空！”

他喊第一声的时候水柱裂开，喊第二声之时水珠洒落，喊第三声之际蔡狂已给一股气流卷飞岸上，喊第四声他已一手箍住蔡狂的脖子。

蔡狂早已给水灌得胡里胡涂，给梁癡这样一捏，哇的一声，胃里的水吐得梁癡一脸都是。

梁癡怒极了。

他不想再吃第二口“胃水”，只好连忙放了手。

蔡狂半蹲半俯，以手支地，状甚辛苦，切齿骂道：“你……你为什么……么一上来……就向我……下毒手……？”

梁癡怒笑道：“我要是向你下毒手，还要先问过你不成？我真要向你下毒手，你现在还可以跟我说话！”

蔡狂虽然腹胀难受，胃壁抽搐，但口舌之争是决然输不得的：“我要是知道你向我暗算，你能近得了我身？我要是知道你是卑鄙小人。上次还会放过你？”

他本来还要骂下去。但一口气已上气不接下气，又吐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

梁癡想想也是。

他跟蔡狂曾数次交过手。

——就算他能取胜对方，也断不可能一击得手。

他现在能够一击得成，是因为蔡狂未及防备，并且失足堕湖之故。

也就是说，他是因为狙击在先，才占尽便宜。

梁癡虽然为人半疯不癡的，而且心里恨极了蔡狂，但他却还是个在大关节情理上一丝不苛的汉子，所以他说：“你恢复了没有？咱们再来决战，让你死而无怨！”

蔡狂赖在地上喘息道：“我喝了半湖的水，那有这么快便恢复！”

梁癡闻言，神色一凝，对蔡狂油然的生起了敌手相知的敬重。

——平时蔡狂装疯卖狂、斗气使意的，可是到这决战时刻，他竟沉得住气，低声下气，要求拖延时间以俾元气回复，这才是个难以对付的敌手！

过了一会，他又问蔡狂。

“你好了没？”

蔡狂索性睡在地上，不耐烦的答：“没好，你好，我气还在喘哪！”

又过半晌，梁癡张口正要问，突然，蔡狂弹身扑起，大叱：

“好了！”

这一喝犹如晴天霹雳，不但宛似天边炸起一道旱雷，连湖底也轰隆了一声应和。

蔡狂蓄势而发，一出手，也是双手双脚齐施并发，每一式看似都孤独厌离，其实每一招都欢喜奉行。

这是蔡狂自“阿含经”悟得的“阿含神功”，以苦、集、灭、道，化为“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拳法，指挥目送，举手投足，每一动作神意，均能趣入槃智、趣得菩提、更趣向涅槃。

他出手快，而且法意高妙。

可是梁癡早有防范。

他跟蔡狂交手多次，早已知其为人。

——这人有仇必报。

——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所以他一定猝然反击。

——因此梁癡正要以彼道还彼而反治彼身。

所以蔡狂的“突击”，对他而言，并不“突然”。

他最已默念玄功，化身为阎魔天。

阎魔为天神中异界的支配者，有截断生者赏罚其往的魔力，但又可化作地狱解救的神祇，成了地藏菩萨。

他在蔡狂“休歇聚力”之际，已行大法，算定这“风火海”畔，如此荒凉诡奇之地，必有冤魂弱灵无算，他祭起“断未魔咒”，把人临死前所引起的最后苦痛的念力全聚合起来，引动附近十八里之内的亡灵野魂、山魃鬼魅的灵力全集中在他法力下，就在蔡狂寂灭空灵的“阿含神功”击空，他立即全面反挫。

这一下，他是挟方圆二十里之内的灵力妖氛、加上他自身的神功、准备一举格刹蔡狂。

蔡狂一击不着，突然长身而立，合什微笑，把拇指和食指的指腹，合起来迅疾一扣，“啪”的一声，是为“弹指。”

在禅宗里，这一弹指，是去除不洁不净的咒语，或叩悟的暗号，包含许诺、欢喜、警示、顿悟的神智。

这一来，梁癡舞动十方八面的“断未大法”，千丝万缕，周密精细，但给蔡狂把握住契机，以不变应万变，用一指禅弹破！

这一弹破不打紧，要命的同时也是要害的是：

梁癡以魔法催动四周的亡灵野鬼，这些灵力本就难以收羁，一旦失控，立即反扑，以梁癡之法力，要驱之尽除也并不难，可是，他大敌当前，得要一面退一面作法，免为野灵纠缠上身，谁知，的一声，一脚踩入水里。

他应变奇速，且有蔡狂前车之鉴，所以右足踩空，他立即力聚于踝，一沉反弹而起，以俾不落水中。

但这一来，下足之力甚重。

水花激起。

这一蓬水花，却正布满了黑油。

着火的黑油。

于是火光沾在身上。

亡灵也纷即潜入火焰中，在梁癡身上燃焚了起来！

这一来，正可谓是牵一“法”动全身，梁癡作法未竟，鬼火已缠身，他又得狼狈避开湖水，一时成了半个火人，正是应了“玩火自焚”、“请鬼上身”之验。

所幸他也真法力无边，马上卸下僧衣僧帽，凡袈裟拂处、僧帽罩处，火焰即灭。

不过，他也烧得皮焦额裂，狼狈不堪。

待火焰扑灭之后，他发现蔡狂正在阴阴的笑，静静的看着他。

——如果他刚才为火所焚的一刻，蔡狂向他施袭，他可断断躲不过去。

他喘气未息，蔡狂张开了森森白牙，笑道：“还不叩谢？”

“叩谢什么？”

“我的不杀之恩啊！”

“是我先救了你！”梁癫身上的火刚刚灭，心头之火又起，疾冲上前，一掌劈去：“你杀了养养，我决不饶你！”

蔡狂格了一掌，震问：

“什么！？”

梁癫又击出一拳，气急败坏的骂道：“少装蒜，杀了养养还想抵赖！”

蔡狂勉强避过一拳，狂喊道：

“你说什么！？养养死了！？”

梁癫又踢出一脚，怒道：“她死了，你现在给我偿命来！？”

砰的一声，这一脚踢个正中，蔡狂竟未避得过去，也未及运功抵御，而且竟也未随势飞去，卸去巨劲，他只呆立在梁癫面前，硬受一击，所幸他一身内力在遭受重击时已自护体，但肋骨也碎了三根，他口喷鲜血，双目尽赤，只枪天呼地的哀哀喊问：“养养死了？养养死了！？养养死了！？”

